



中國詩史

卷中

陸侃如 馮沅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詩史

卷中

陸侃如 馮沅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本館再版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中國詩史卷一冊

(85804.3B)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著者

陸侃如
馮 沉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商

序 例

中國詩史共分三卷：卷一爲古代詩史，自中國詩的起源講起，至漢代止，以詩經，楚辭及樂府爲主。卷二爲中代詩史，自漢末講起，至唐代止，以五七言古近體爲主。卷三爲近代詩史，自唐末講起，至清代止，以詞及散曲爲主。卷首有“導論”一篇，略述本書的材料及分期等問題。卷末有“附論”，略述現代白話詩及無產詩的運動。前後論及者凡三千餘年，計五十餘萬字。

此書是我和沅君合寫的，起先我打算一個人寫。在北平讀書時，便寫成導論及古代詩史。後來在上海教書，卽以此稿作講義，並續寫中代詩史。時沅君正在上海講詞曲，故以近代詩史託付她。我自己又寫一篇附論，全書就此完成了。

這幾年來，我和沅君得到師友們的幫助很多，都是我們所極感激的。（爲行文便利計，書中均直稱其名。）

關於“散曲”一部分，材料很難搜集。南京圖書館及北平圖書館裏的朋友們都給我們種種方便，還有幾位以私人藏書見借，是尤其應該致謝的。最後讓我們謝謝大江書舖裏的朋友們，他們居然願授受這部沒有銷路的稿子。其他如北新書局等，也都願印此書，雖未成爲事實，然其好意是不應埋沒的。

民國十九年夏，陸侃如記於上海寓廬。

總目

序例

導論：中國詩史的材料與分期

卷一 古代詩史(前1401—後220)

篇一 萌芽時代(前1401—1122)

篇二 詩經時代(前1122—600)

篇三 楚辭時代(前600—207)

篇四 樂府時代(207—後220)

卷二 中代詩史(220—907)

篇一 曹植時代(220—265)

篇二 陶潛時代(265—618)

篇三 李白時代(618—755)

篇四 杜甫時代(755—907)

卷三 近代詩史(907—1911)

篇一 李煜時代(907—960)

篇二 蘇軾時代(960—1127)

篇三 姜夔時代(1127—1277)

篇四 散曲時代(1277—1911)

附論：現代的中國詩

總目終

中代詩史詳目

篇一 曹植時代 (220—265)	409
章一 導論	409
歷史的背景——曹植時代之鳥瞰	
章二 五言詩的起源	420
最早的五言詩——五言古詩辨偽	
章三 建安詩人	444
建安七子——魏氏三祖——其他詩人	
章四 曹植	481
曹植傳略——曹植的詩	
章五 正始詩人	515
阮籍——阮派詩人	
篇二 陶潛時代 (265—618)	535
章一 導論	535

歷史的背景——陶潛時代的鳥瞰	
章二 元康詩人.....	543
左思劉琨與郭璞——其他詩人	
章三 陶潛.....	56
陶潛傳略——陶潛的詩	
章四 元嘉詩人.....	591
謝靈運——鮑照——其他詩人	
章五 新體詩人.....	613
新體詩的提倡——新體詩的作者	
篇三 李白時代 (618——755)	647
章一 導論.....	647
歷史的背景——李白時代的鳥瞰	
章二 初唐詩人.....	655
反齊梁派——準齊梁派	
章三 王維及其派.....	688
王維——王派詩人	
章四 岑參及其派.....	710
岑參——岑派詩人	

章五 李白…………… 730

李白傳略——李白的詩

篇四 杜甫時代 (755—709) …… 747

章一 導論…………… 747

歷史的背景——杜甫時代的鳥瞰

章二 杜甫…………… 756

杜甫傳略——杜甫的詩

章三 韓愈及其派…………… 786

韓愈——韓派詩人

章四 白居易及其派…………… 816

白居易——白派詩人

章五 其他詩人…………… 842

中唐詩人——晚唐詩人

詳目終

篇一 曹植時代

章一 導論

歷
史
的
背
景

西歷二二〇年，漢帝國亡。這是三國開始的一年，也是中代詩史開始的一年。因為當二三世紀之交，正是中國詩壇上五言詩正式成立的時候。這一點，一面結束古代自由詩的風尚，一面預示新時代的來到。在中國詩史上，這是第一個大關鍵，故我們藉以做古代中代分界的標識。

曹植時代乃是中代詩史上第一個段落，從三國開始的一年起，至三國終了的一年止。我們要敘述此時期內歷史的背景，必須上溯漢末的政治狀況。我們都知道東漢是個外戚與宦官衝突的時代。最後一次在一八九年，一面為靈帝后兄何進，一面為張讓趙忠等十常侍，結果是兩敗俱傷，而便宜了第三者董卓。他乘機竊得政

權後，便萌異圖——廢少帝，立獻帝，弑太后，掘帝陵，鬧不清楚。結果呢，變成衆矢之的而敗滅了。同時漢國的元氣却大傷，人人知其必亡。州牧太守均各爲自立計，霸佔本郡的財賦甲兵來互相攻伐。其見於正史而勢力較大者，約十二人。東北部是曹操，公孫度及劉虞。東南部是孫策，陶謙及袁術。西南部是劉焉及張魯。西北部是馬騰及韓遂。中部是袁紹及劉表。在這樣一個混亂的羣雄割據的局面中，居於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而最稱雄材大略的，是曹操。所以，他們都次第爲操所滅。

當他併吞羣雄的時候，有兩個漏網之魚。一是東南部的孫權。他是孫策之弟，席父兄之蔭，蔚爲一方重鎮。一是西南部的劉備。他本在陶謙部下，謙卒，備繼領徐州牧。由是而荊州，而益州，又得諸葛亮爲輔，遂不願居人下。二〇八年，權備并力破操於赤壁；從此操的兵力不能越過長江，遂成三分之勢。二一六年，操自進爲魏王；二二〇年，操子丕篡漢位，國號魏。二一九年，備自稱漢中王；二二一年，卽帝位，國號蜀。同年，權自稱吳王；二二九年，卽帝位，國號吳。三國的局面算是正式成立。但吳蜀自劉備諸葛亮陸遜孫權相繼逝世後，便無

第一流的人才。而魏自二四九年曹爽被誅後，國政便統一於司馬懿之手。後其子師昭相繼執政，於二六三年率師入蜀，備子禪出降，蜀遂亡。翌年，昭自稱晉王；再過一年，昭子炎篡魏自立，國號晉。二八〇年，晉師入吳，權孫皓出降，吳亦亡。這是三國的結局。

以上我們略述從漢末混亂到晉初統一的歷史。在這短短的數十年中，又可分成兩個段落：一是建安黃初間，一是正始嘉平間。詩人的生活狀況，在這兩個段落中是不同的。我們先述第一個段落。此時的中心人物曹操父子是極愛重文人的。詩品說：

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蔚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平原兄弟”指丕植言，因植曾封平原侯；近人有誤認指機雲言，謂當改作“子桓兄弟”者，實非。）

文心雕龍亦說：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

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時序。）

曹植與楊修書有一段相同的話：

時人人自謂掘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我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

而曹丕的信裏則更詳述當時的情狀：

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開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皜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悽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這是給吳質的信。吳質即是“以文才爲文帝所善”而“封列侯”的人。又有一封信說：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這兩封信告訴我們，當時的文士詩人是怎樣的優遊閑暇，當時的執政者是怎樣的敬重他們，懷念他們。

然而到了正始以後，便不然了。正始名士的領袖何晏既於二四九年爲司馬懿所殺，竹林七賢的領袖嵇康又於二六二年爲司馬昭所殺。其他文人之不得善終者尙多。到了這個時候，他們不再“託乘於後車”，而轉向藥和酒裏尋安慰了。所謂藥，名叫寒食散，亦叫五石散。牠的來源很早。世說新語注引寒食散論說：

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尙書何晏首獲神効，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大概何晏是服散運動的中興人物。世說新語卷一也說：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五石”之名亦見博物志：

上藥養命，爲五石之鑿形，六芝之延年。

抱樸子則詳述藥的成分如下：

五石：丹砂，雄黃，白礬，石曆，青礞石也。

這本是種毒藥，但服得其法亦可轉弱爲強。服後必須走路，名曰行散。走後全身發燒，燒後又發冷。冷時宜脫去衣服，以冷水澆身，吃冷物而喝熱酒，否則便有喪生的危險。過後便不能常洗澡，穿衣宜寬大，宜舊，鞋襪也不能穿而改用屐，否則皮肉易破。如非深知藥性，常要得到很壞的結果，至少會變成癡呆或發狂。這種古怪的嗜好與清末的鴉片相似。同時喝酒的風氣也是特別盛。我們引兩件有趣的故事：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世說新語卷五。）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

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同上。）

總之，當時的文人，差不多不是藥鬼，便是酒徒。有些人便真個沉迷於藥和酒中，養成束書不讀，閉眼瞎說的清談世界，矯僞之風於斯爲盛。但第一流的才人却知道藥和酒不過是避免無謂的犧牲的工具，熱烈的內心是始終保存着的。如八十幾首的詠懷詩之類，便是這種內心的外洩。

當時文人的生活既先後互異，故產生的作風也不一致了。然這不同的作風，却同樣的使曹植時代成爲中代詩史上一個光榮的時期。

曹 植
時 代 的
鳥 瞰

現在我們要把曹植時代的詩歌該括的述一述。第一先要注意到五言詩起源的問題。相傳五言詩起於漢初，如玉台新詠所

載枚乘詩，文選所載蘇李詩，以及古詩十九首之類。但是我們從各方面觀察，這些詩都是偽作，其時代總在漢末或更後。所以，五言詩的真正的來源，不在牠們而在漢樂府。較早的郊廟歌中，是沒有五言分子的；稍後的鏡歌中，有幾篇是雜言中夾以五言的詩句；而最晚起的相和清商中，則有不少的純粹的五言詩。因此，便引起文人的模仿。最早爲一世紀的應亨與班固二人，二世紀前半期有蔡邕秦嘉二人，後半期有酈炎趙壹高彪蔡琰四人。他們的詩篇雖不多，文學的技術雖不甚高明，然五言詩所以能在建安黃初間正式成立者，實在是他們的功績。這一點在中代詩史開始時，是不能不特別表彰一下的。

其次，便要講到“七子”“三祖”了。七子中，就詩而論，當以阮瑀應瑒爲最下。孔融的雜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徐幹的室思，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在七子中可列入中等。地位最高的却要算王粲與劉楨。劉楨的詩有兩方面。一是慷慨磊落的，贈五官中郎將第三首爲代表，一是輕妙秀麗的，公讌及贈徐幹詩中寫景的部分爲代表。王粲差可與劉楨比肩，如七哀及從軍等均爲傑

作。至三祖中，當以曹操爲最重要。他愛好音樂，所作詩全係樂府。其中又可分爲兩個時期。前期的樂府大都是模擬漢樂府的，沒有很高的價值；不過有幾首無韻詩，却值得我們注意。後期則可說是創製的。在創製的樂府詩中，有些是關於政治的，常喜直用經文，遂致減色不少。又有些是抒情的，乃是曹操最成功的詩。曹丕的作品則樂府與徒詩各半。樂府中除一部分仿詩經與漢樂府外，有兩首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七言詩的始祖燕歌行，一是長篇歌行的始祖大牆上蒿行。徒詩中笨拙者多，惟雜詩及清河作等篇稍佳。曹叡存詩較少，都是樂府。其中半爲四言詩，較曹丕爲佳，因爲他與曹操同樣的能脫離三百篇的束縛。五言詩則與曹丕同樣的拙劣，只有長歌行是較好的作品。大概三祖中，操爲上，丕次之，叡爲下。與七子三祖同時的，還有幾位小詩人。例如繁欽，他的定情詩實爲建安時的傑作之一。此外，繆襲的挽歌亦頗著稱。應璩的百一詩雖不甚佳，然也是轟動一時的作品。而左延年秦女休行的質樸而自然的風格，也是很難得的。

在這一羣詩人中，曹植乃是最偉大的一個。他的徒

詩與樂府存者近一百首。徒詩年代多可考，能藉以看出演進之跡。壯年的詩，以與當時文士徐幹應瑒王粲輩贈答之作爲佳。中年受曹丕的壓迫頗劇，作詩不多，而以發牢騷的贈白馬王彪詩最稱傑構。晚年頗思有所建樹，雜詩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亦是佳作。他的樂府的年代不大可考。其中以抒情的與描寫的幾篇爲佳。說理的與祝頌的幾篇大都無精采，而遊仙的幾篇則完全是模仿漢樂府的。總之，在第一流的大詩人中，如屈平杜甫等，曹植是遠在其下。在第二流中，如阮籍蘇軾等，他是無愧色的。

以上都是我們前邊所說第一段落的产品。如以唐詩喻之，有類於安史之亂以前的時期。到正始以後，便有點像唐詩的後半期了。（參看後邊論唐詩的幾章。）此時最重要的詩人是阮籍。他生當亂世，看到名譽與生命的無常，看到富貴與友誼的無常，引起他蔑視凡人，企慕遊仙，而把他所感到的寫下來，成詠懷八十餘首。嚴格的說，詠懷有三種缺點：一是教訓氣味太重，一是使事太隱晦，一是前後重複太多。但這是無關宏旨的，這八十餘首歷千數百年而仍爲我們所愛讀。與他同派的

詩人很不少，較重要的是嵇康。他的詩以四言爲主，大都能擺脫詩經的束縛，而努力說自己的話。在形式方面特點頗多：一是以四言詩殿以五言，一是六言詩句句協韻，一是騷體詩句中用韻，一是樂府詩字句有定——這都值得我們注意。他如何安，劉伶，嵇喜，阮侃及郭遐周等，也都有詩篇流傳下來，爲嵇阮的羽翼。

以下我們便分章詳述：

章一終

章二 五言詩的起源

最早的

五言詩

上文曾說，詩史上的古代與中代，是以五言詩的成立來畫分的。所以，五言詩的起源的問題，是中代詩史上應該首先解決的問題。

講起五言詩的起源，我們應該遠溯之於古代詩史上的樂府。漢樂府本來可以分成三組。第一組是貴族特製的樂府，如郊廟歌，燕射歌與舞曲等。這一組時代較早，其中五言的成分幾乎沒有。第二組是外國輸入的樂府，如鼓吹曲與橫吹曲等。這一組時代較後，頗雜有不少的五言詩句。我們舉上陵為例：

上陵何美美，

下津風以寒。

問客從何來，

言從水中央。

桂樹爲君船，
青絲爲君竿，
木蘭爲君櫂，
黃金錯其間。

再舉有所思爲例。

有所思，
乃在大海南。
何用問遺君？
雙珠玳瑁簪，
用玉紹繚之。
聞君有他心，
拉雜摧燒之。

此外如戰城南，君馬黃等亦然。第三組是民間採來的樂府，如相和歌，清商曲與雜曲等。這一組時代最晚，(大都是東漢的作品)，而五言的成分也最多。例如相和歌中的雞鳴：

舍後有方池，
池中雙鴛鴦；
鴛鴦七十二，

羅列自成行；
鳴聲何啾啾，
聞我殿東廂。

又如清商曲中的飲馬行：

客從遠方來，
遺我雙鯉魚；
呼兒烹鯉魚，
中有尺素書；
長跪讀素書，
書中竟何如？
上有“加餐食”，
下有“長相思。”

又如雜曲中的冉冉孤生竹行：

千里遠結婚，
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
軒車來何遲！
傷彼蘭蕙花，
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採，
將隨秋草萎。

其他類此者尚多。——我們縱觀漢樂府，則五言詩起源的歷程便瞭如指掌。最早是沒有五言的（如第一組），其次在雜言詩中夾些五言的詩句（如第二組），最後方有純粹的作品（如第三組）。

以上是五言詩在樂府範圍以內的演進。在樂府範圍以外的，也是如此。西漢流行的歌辭，如戚夫人所唱的與李延年所唱的，都是雜言中夾些五言。到東漢方漸漸有作純粹五言詩的詩人。現在可考者計八人：

- (1) 應亨（西歷六〇年左右）。
- (2) 班固（三二——九二年）。
- (3) 蔡邕（一三三——一九二年）。
- (4) 秦嘉（一六〇年左右）。
- (5) 鄺炎（一五〇——一七七年）。
- (6) 趙壹（一八〇年左右）。
- (7) 高彪（一八〇年左右）。
- (8) 蔡琰（二〇〇年左右）。

此外如傅毅張衡辛延年宋子侯等，已詳前論雜曲中；孔

融等建安七子，則歸後文討論。只有這八位，我們可以拿來代表五言詩的起源時期，故在此分別研究。

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言，應亨是第一個作五言詩的詩人。他的生平事蹟不可考，作品存者也僅贈四王冠詩一首，并有自序說：

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故貽之詩。

這年是西歷六一年。五言詩時代之確鑿可考者，這是最早的了。全詩共八句，致祝頌之意：

濟濟四令弟，
妙年踐二九。
令月惟吉日，
成服加元首。
人咸飾其容，
鮮能離塵垢。
雖無兕觥爵，
杯醴傳旨酒。

這樣質樸直率的詩，距離五言詩成功的時期當然很遠。

其次是班固。他是史學家班彪之子，字孟堅，扶風

安陵人(今陝西咸陽附近)。他九歲即能屬文，九流百家之言無所不窺。其父以史記未載太初以後事，便另作一史，未成而卒。他潛精研思，欲就其業，竟以私作國史，被收下獄。其弟超詣闕上書，具言著述之意。明帝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作成一部漢書，凡百篇。漢書以外，他還有幾篇賦，以兩都為最著。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征匈奴，請他做中護軍。憲以諸子多不遵法而敗，他也免官，捕繫獄中，遂死，年六十一歲。他的五言詩留下來的只一篇詠史。詩品說：

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嘆之詞。其實這首詩的技術甚為拙劣。大意述文帝時緹榮為父請廢肉刑之事：

小女痛父言，
死者不可生；
上書詣闕下，
思古歌雞鳴；
憂心摧折裂，
晨風揚激聲。

不過這是詩人所作五言詩中之較早者，故我們也不當

忽視。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今河南杞縣附近）。他師事太師胡廣，好文辭，善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棺知道了，便命陳留太守督促遣發。他不得已，走到偃師，稱疾而歸。靈帝建寧中，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請他做尙書侍中。及卓被誅，他在王允坐中言之而歎。允收付廷尉治罪，遂死獄中，年六十歲。他長於碑銘，集中最多。他的詩除飲馬行疑不能明外，存者有三篇，其中只有翠鳥是五言的。翠鳥的性質頗近荀況的賦篇，名爲詠物，實則說理。例如他說：

翠鳥時來集，
振翼修形容；
回顧生碧色，
動搖揚縹青。

這是描寫翠鳥的，但下文又說：

幸脫虞人機，
得親君子庭。

就技術方面看來，並不比班固高明。

與蔡邕同時的是秦嘉。後漢書無傳，所以他的事蹟

很難考知。他們夫婦間贈答的詩有一短序。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上計。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引他的與婦書，注道：

桓帝時仕郡，舉上計掾。入洛，除黃門郎，病卒於津鄉亭。

不知所據何書。關於他們夫婦的事蹟，還有數處。如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一引杜預女記：

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

又引她給兄弟的誓書，中有云：

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

通典卷六十九引晉賀嶠妻于氏上表：

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

可見秦嘉卒時年歲很輕，子女或非親生。他的詩存者六篇，只有留郡贈婦詩三篇是五言的。其妻也長於詩，故詩品說：

夫婦事既可傷，文亦悽怨。

我們試看他怎樣的“悽怨”：

省書情悽愴，
臨食不能飯。……
夜長不能眠，
伏枕獨輾轉。(其一。)
顧看空房中，
髣髴想姿形；
一別懷萬恨，
起坐爲不寧。(其三。)

在東漢五言詩人中，他的作品不但最多，而且最佳。

酈炎乃文苑傳中人物，是酈食其的後裔，字文勝，范陽人(今河北定興附近)。他既有文才，又解音律。靈帝時州郡解命，皆不就。性至孝，而病荒忽；遭母憂，病甚發動。時妻始產，受驚死。妻家和他打官司，收繫獄。他病不能理對，遂死獄中，年才二十八歲。他的作品存者兩篇，原來並無標題；但詩紀却加以“見志”的題目，而藝文類聚則稱第二篇爲“蘭詩”。其實兩篇意義是相似的，第二篇以芝與蘭並舉，不能題作蘭詩；而且後漢書曾說“有志氣，作詩二篇”，所以詩紀之題較妥。我們

要注意的是對偶的地方：

修翼無卑棲，
遠趾不步局；
舒吾凌霄羽，
奮此千里足。

這種偶句大概是二世紀的風尚，如秦嘉詩中的“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蔡邕詩中的“回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之類，不過酈炎用得更多些。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今甘肅伏羌附近）。體貌魁梧，美鬚豪眉；而恃才傲物，爲鄉黨所擯。後屢抵罪至死，友人救得免，作刺世疾邪賦，末附秦客之詩與魯生之歌。光和元年舉郡上計，至京師，見司徒袁逢，長揖不拜，逢延置上坐。河南尹羊陟尤極傾慕，與逢共薦之，名動京師。州郡爭致禮命，十解公府不就，終於家。上文所說秦客與魯生的兩篇詩，都是五言的。詩品說：

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

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我們懂得他的境遇，懂得他的性格，方能了解他的作品。例如秦客的詩：

順風激靡草，
富貴者稱賢：
文籍雖滿腹，
不如一囊錢！

這種憤激的話，顯然是有所感而發。魯生的歌似較和婉：

賢者雖獨悟，
所困在羣愚；
且各守爾分，
勿復空馳驅。

這兩首的文學技術並不高明，但在漢末五言詩中却也自成一派。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今江蘇無錫附近）。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一回他到馬融門下，“欲訪大義”，融稱疾不見。他生起氣來，寫信給融，奚落了幾句。融不好意思，想要見他，他却不睬融了。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靈帝很看重他。時第五永督幽州，百官祖錢，蔡邕等皆賦詩，他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後遷內黃令，帝詔東觀畫他的

像以勸學者。尋病卒於官，有集二卷。文章多亡佚，詩歌存者爲藝文類聚卷三十二所引的清誠一篇，共五言二十八句。（也有認清誠是文不是詩的，故嚴可均收入全後漢文，而丁福保全漢詩則拒而不載。然馮惟訥詩紀及王闓運八代詩選都認他是詩不是文。）這是一首說理的詩，如：

天長而地久，
人生則不然。……
上士愍其痛，
抗志凌雲烟。……
退修清以淨，
吾存玄中玄。

此詩雖不佳，然說理實漢末詩壇的風氣，（如上文所說趙壹的作品及仲長統的四言詩述志之類）。

這些詩人中，最後一個是蔡琰。他是蔡邕之女，字文姬，一作昭姬（見列女後傳）。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初適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遣使者以金璧贖之，重嫁於董祀。祀爲屯田都尉，法當

死，她蓬首徒行，叩頭請曹操赦免。操因請她傳鈔家中藏書，她便把能記憶的四百餘篇寫下來。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第一章是五百幾十字的長篇五言詩，從董卓之亂敘起，繼寫她自已被擄的情狀。後來贖回了，但是——

登高遠望眺，
魂神忽飛逝：
奄若壽命盡，
旁人相寬大；
爲復彊視息，
雖生何聊賴！
託命於新人，
竭心自勗勵；
流離成鄙賤，
常恐復捐廢。
人生幾何時？
懷憂終年歲！

她的身世本極可憐，故能有這樣的傑作產生。在這八位最早的五言詩人中，只有她與秦嘉兩人的作品是有不

朽的價值的。(第二章是騷體，故不備論。)

以上我們略述東漢八位五言詩人的作品。五言詩一方面靠樂府來滋長，一方面靠詩人去試作，歷二三百年之久，到東漢的末年便成立了。自此以後，五言詩統一詩壇者，垂五百年，而古代的“自由詩”便絕跡了。詩史上的古代與中代，以五言詩的成立來畫分者，以此。

在敘述最早的五言詩以後，本來可以接着討論建安詩人了。但是相傳有許多西漢的五言古詩，若不先證明其偽託，則五言詩起源的真相一定要被混淆了。所以不得不再在這裏贅論幾句。

五言古
詩辨偽

這些“古詩”，有的有主名，有的無主名。有主名的是：

- (1) 西北有高樓。
- (2) 東城高且長。
- (3) 行行重行行。
- (4) 涉江采芙蓉。
- (5) 青青河畔草。

- (6) 蘭若生春陽。
- (7) 庭前有奇樹。
- (8) 迢迢牽牛星。
- (9) 明月何皎皎。(以上玉台新詠所載枚乘詩。)
- (10) 良時不再至。
- (11) 嘉會難再遇。
- (12) 攜手上河梁。(以上文選所載李陵詩。)
- (13) 有鳥西南飛。
- (14) 燦燦三星列。
- (15) 寂寂君子坐。
- (16) 晨風鳴北林。
- (17) 陟彼南山隅。
- (18) 鍾子歌南音。
- (19) 鳳皇鳴高崗。
- (20) 紅塵蔽天地。(以上古文苑所載李陵詩。)
- (21) 骨肉緣枝葉。
- (22) 黃鶴一遠別。
- (23) 結髮爲夫妻。
- (24) 獨燭晨明月。(以上文選所載蘇武詩。)

- (25) 童童孤生柳。
 (26) 雙鳧俱北飛。(以上古文苑所載蘇武詩。)
 (27) 鸞如山上雪。(文選所載卓文君詩。)
 (28) 新裂齊紈素。(文選所載班姬詩。)

無主名的是：

- (29) 行行重行行。
 (30) 青青河畔草。
 (31) 青青陵上柏。
 (32) 今日良宴會。
 (33) 西北有高樓。
 (34) 涉江采芙蓉。
 (35) 明月皎夜光。
 (36) 冉冉孤生竹。
 (37) 庭中有奇樹。
 (38) 迢迢牽牛星。
 (39) 回車駕言邁。
 (40) 東城高且長。
 (41) 驅車上東門。
 (42) 去者日以疏。

- (43) 生年不滿百。
(44) 凜凜歲云暮。
(45) 孟冬寒氣至。
(46) 客從遠方來。
(47) 明月何皎皎。(以上文選所載古詩十九首。)
(48) 上山採蘼蕪。
(49) 懷懷歲云暮。
(50) 冉冉孤生竹。
(51) 孟冬寒氣至。
(52) 客從遠方來。
(53) 四座且莫喧。
(54) 悲與親友別。
(55) 穆穆清風至。(以上玉台新詠所載古詩八首。)

以上五十五首中，重出者十二首，實僅四十三首。這四十三首中，有三首已列入古代詩史的樂府內討論（禮如山上雪，冉冉孤生竹及驅車上東門），又有十首的偽託是無容討論的（古文苑所載蘇李詩十首，其不可靠久經論定），所以現在只就其餘三十首加以考證。（近來徐中舒張爲騏發表幾篇考證五言古詩的論文，都很精闢，下

文多採其說。)

我們先論有主名的枚李蘇班的詩。

枚乘詩九首中，除蘭若生春陽外，餘均在古詩十九首內。我們懷疑的理由是：

- (1) 漢書枚乘傳及詩賦略只稱他的賦，未及他的詩。詩品也說他“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
- (2) 文選以枚詩雜入古詩十九首中，李善注說，“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又說，“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徐陵爲蕭統晚輩，何所據而定爲枚作？
- (3) 而且玉台新詠載陸機等人的擬作，均題曰“擬古”，而不說擬枚乘。詩品亦稱陸機所擬的幾首古詩“人代冥滅”，更可助證。

以上證明古無枚乘作詩之說。卽就各首本文而論，亦可知其非西漢詩：

- (4) 洛陽伽藍記卷四說，清河王懌捨宅立冲覺寺，“西北有樓，出凌雲台，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雖未必卽北朝詩，然必非西漢詩。

(5) 日知錄說，“枚乘……詩‘盈盈一水間’。……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爲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

(6) 西漢有“代馬”“飛鳥”對舉的成語（如韓詩外傳及鹽鐵論末通篇），然不工切。東漢則有以“胡馬”“越燕”對舉者（吳越春秋），有以“代馬”“越鳥”對舉者（曹植朔風詩），均較工穩。枚詩亦有“胡馬”“越鳥”之對，其非西漢人手筆可知。

文心雕龍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蓋時人推測之辭，其實是沒有根據的。

至於李陵蘇武的詩，那是千餘年來久爭不決的問題。李詩的可疑處如下：

(1) 漢書李陵傳及詩賦略均未提及他的五言詩。

(2) 文心雕龍說，“李陵見疑於後代”，可見很早就有懷疑的人。

(3) 容齋隨筆卷四說，“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

- (4)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說，“觀漢書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初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於後人依託。”
- (5) 文選旁證引翁方綱論“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二句的話，“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相別則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僅云三載嘉會乎？”

蘇詩的可疑處如下：

- (6) 漢書蘇武傳及詩賦略均未提及他的五言詩。
- (7) 詩品列論西漢五言詩，已雜了不少的僞作，尚無蘇武之名。
- (8) 蘇軾答劉沔書說，“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而統不悟。”

所以我們不相信這七首是西漢時詩。

最後論班姬的詩。我們懷疑的理由是：

- (1) 文心雕龍說她的詩與李陵的詩同樣的“見疑於後代”，可見前人並不信任這首詩。
- (2) 崔述在考信錄提要裏很俏皮的挖苦蕭統道，“班婕妤有團扇詩，……班固不知也，而梁蕭

統知之！故漢書不載其一字，而其詩載於昭明文選中也！”

所以我們不能相信這首詩爲真品。

其次論無主名的詩。

古詩十九首與蘇李詩同爲千餘年來久爭不決的問題。其中冉冉孤生竹與驅車上東門二首歸入樂府中研究，又西北有高樓等八首已在枚乘詩中討論，故現在只辨其餘九首：

- (1) 文選李善注說，“詩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藝苑叢談說，“宛洛爲故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兩宮’‘雙闕’亦似東京語。”
- (2) 北堂書鈔卷一百十引“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二句，以爲曹植詩。雖未必植作，然時代當在漢末，方致與植詩互瀾（如馮延巳詞與歐陽修詞互瀾，相距僅數十年）。
- (3) “促織鳴東壁”之促織，其名不見於爾雅方言等書，時稱之爲蜻蛚或蟋蟀（如方言，鹽鐵論，蔡邕月令章句，呂氏春秋高誘注等）。至漢末

緯書始見促織之名（春秋考異郵及詩緯記歷樞），故此詩必作於漢末。還有一點，我們當附帶說一說：此詩敘秋景而有“玉衡指孟冬”之句，李善注說，“漢書曰，‘高祖十月至壩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然高祖之制至武帝又改，故信古的人便得意道，“此其太初以前之詩乎？”（何焯讀書記。）疑古的人也只能武斷道，“冬字當作秋。”（費錫璜漢詩說。）其實當依張庚的解釋，“史記天官書，‘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堯時仲秋，夕杓指西，衡指仲冬。’此言衡指孟冬，則是杓指申，爲孟秋七月也。”（古詩十九首解。）

（4）詩品說，“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舊疑建安中曹王所製。”此與今日良宴會之“彈箏奮逸響”二句同例。

（5）朱彝尊書玉台新詠後說，“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則西門行古辭也。……剪裁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

(6)“錦衾遺洛浦”與“遊戲宛與洛”同例。

(7)詩云，“四五蟾兔缺。”月中有兔始於楚辭天問，月中有蟾始於淮南子精神訓，而蟾兔並居月中則始見張衡靈憲。漢末緯書（春秋元命苞）及石闕（少室神道石闕銘及閼母廟石闕銘）中，亦多以二物象月。此詩當亦漢末時作。

其餘如迴車駕言邁及客從遠方來兩首，亦可從這七首作於漢末而推定為非西漢時詩。（有以客從遠方來為擬孟冬寒氣至下半首者，其說亦通。）

玉台新詠所載古詩八首，四首與文選同。其餘四首，並未確指為西漢詩，不過一般人的意識中總覺得“古”字彷彿是指西漢似的。這實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例如偽列子說堯大夫稱康衢謠為“古詩”，史記說孔丘刪“古者詩三千餘篇”，班固說“賦者古詩之流也”，世說新語王恭問“古詩中何句最佳”，詩品說“古詩眇邈，人世難詳”——這些“古詩”之名都是泛指時代略早而作者失考的詩，也可以說漢以前，也可以說漢以後。所以這四首之非西漢詩，是不必深辨的。

以上算是把這三十首詩辨明了，以下我們要來研

究建安詩人。

章二終

章三 建安詩人

建 安
七 子

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從西歷一九六年至二一九年。這是中代詩史上第一個光榮的時期。在這時期的詩人中，我們首先要講到“建安七子”。七子之稱，始見於曹丕論的論文：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驎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從此“建安七子”便成文學史上的習語了。今依次分述於後。

孔融（西歷一五三——二〇八年）在七子中年最長，乃孔丘二十世孫，字文舉，魯國人，（今山東兗州附近）。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李膺許為偉器。十三喪父，哀

毀逾恆；兄褒以事繫獄，融與兄爭死：這兩件事都可表示他至性過人。後辟司徒楊賜府，尋舉高第，爲侍御史。又辟司空掾，拜中軍侯，遷虎賁中郎將。以事忤董卓，轉爲議郎，後舉爲北海相。建安元年，獻帝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時曹操雄詐漸著，他常以詭詞嘲之，深爲操所忌憚；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他對董曹兩人的態度，又可表示他的骨格。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時丞相軍謀祭酒路綽，枉狀奏融圖不軌，又與禰衡跌蕩放言，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所著有春秋雜議難五卷，集十卷，今存詩八首。其中六言詩三首有云：

從洛到許巍巍，

曹公憂國無私。

與融平日言行不合，疑出僞託。又“歸家酒債多”一首，亦疑由他的“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二句衍來，都不甚可靠。即使真是他做的，那也與離合詩及臨終詩同樣的不高明，我們可以不管。（離合詩是一種字謎，隱“魯國孔融文舉”六字，臨終詩是一首淺薄的教訓詩。）比較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雜詩兩首。第一首說：

呂望老匹夫，

苟爲因世故。

管仲小囚臣，

獨能建功祚。

其風格頗不與建安相似。然首段用“巖巖”“赫赫”“昂昂”疊字則與十九首爲近。第二首似是哭殤子之詩，如云：

寒裳上墟丘，

但見蒿與薇。

白骨歸黃泉，

肌體乘塵飛。

生時不識父，

死後知我誰！

孤魂遊窮暮，

飄飄安所依！

這幾句頗極沉痛。在孔融的詩中，這一首是最好的了。

後孔融四年死的是阮瑀（西歷？——二一二年），字元瑜，陳留人（今河南開封附近）。少受學於蔡邕，故解音律，能鼓琴。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不就。曹操亦聞其名，辟之，他逃入山中。操焚山得瑀，請他

做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出其手：如初征荊州時，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時，又使作書與韓遂。他作書與遂時，正從曹操出行，因於馬上作成；操擘筆欲有所改定，而竟不能增損。後爲倉曹隸屬，建安十七年卒，有集五卷。曹丕稱“元瑜書記翩翩”，然而並不以詩見長。他的詩今存者十二首，可說沒有一首是高明的。比較的可算是他的傑作的大約是駕出北郭門行。例如述一孤兒的話：

親母舍我歿，
後母憎孤兒：
饑寒無衣食，
舉動鞭捶施，
骨消肌肉盡，
體若枯樹皮。
藏我空屋中，
父還不能知！

胡適說，“也是一篇社會問題的詩”，但又說，“是笨拙的白話詩”。如篇末“傳告後代人，以此爲明規”二句，即是蛇足。所以在七子中，他怕是殿尾的一位了。

西歷二一八年，是詩史上損失最大的一年。二一九年曹丕與吳質書說，“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即指此事。生年可考知的只有徐幹（西歷一七一——二一八年）。他字偉長，北海人（今山東昌樂附近）。事蹟不詳，只知道做過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中郎將文學。裴松之魏志注引先賢行狀說：

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他的詩今存九首。最重要的要算室思六首。後代選本有以前五首爲雜詩，末一首爲室思者實誤，當從玉台新詠合爲一題。六首所寫的都是別離後女思男之詞，不僅是徐幹的傑作，簡直可算曹植時代的傑作之一。我們隨便抄其中的兩首：

浮雲何洋洋，

願因通我詞：

.....

自君之出矣，

明鏡暗不治；

思君如流水，
何有窮已時！（其三。）
人靡不有初，
想君能終之。
別來歷年歲，
舊恩何可期？
重新而忘故，
君子所尤譏。
寄身雖在遠，
豈忘君須臾？
既厚不爲薄，
想君時見思。（其六。）

第三首的“自君之出矣”四句，歷來擬者極多，然都不免“畫虎”之誚。第六首兩個“想君……”具見詩人溫柔敦厚之教，這才當得起“怨而不怒”的評語。詩中句子頗有與古詩十九首相近者，如第二首的

君去日已遠，
鬱結令人老。
人生一世間，

忽若暮春草。

這可與“相去日已遠”“思君令人老”“人生寄一世”“忽如遠行客”等句參看，但不知究竟誰抄誰。

陳琳（西歷？——二一七年）字孔璋，廣陵人（今江蘇揚州附近）。初爲何進主簿。進召四方猛將，脅太后以誅宦者，琳諫，不聽。後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最著名的是爲紹移責曹操的書。及紹敗，琳歸操，操說，“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不怪他，反令他作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草軍國書檄甚多。操苦頭風，一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說，“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後徙門下督。有集十卷，今存詩四首。其中有一篇飲馬長城窟行是最可注意的。一位去“築長城”的“男兒”憤憤然說：

男兒寧當格鬪死，

何能怫鬱築長城！

他自問無生還望，故

作書與內舍：

“便嫁莫留住！

善事新姑嫜，

時時念我故夫子！”

最沉痛的是：

生男慎莫舉，
生女哺用脯。
君獨不見長城下，
死人骸骨相撐拄！

其風格與建安詩人頗不相類。牠實開唐人諷諭的新樂府的先聲。全詩三之一爲七言，也是特殊的。

應瑒（西歷？——二一七年）字德璉，汝南人（今河南汝陽附近）。祖父奉（字世叔）及伯父邵（字仲遠）俱以著述名世，爲漢儒者。邵弟珣（字季瑜），爲司空掾，卽瑒父。曹操辟瑒爲丞相掾屬，轉爲平原侯（植）庶子，後又爲五官中郎將（丕）文學。有集二卷，今存詩九首。我們上文說，以詩而論，七子中要算阮瑒做殿尾。阮瑒而外，應瑒也可陪他同坐個末席。差強人意的是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中自敘身世的一段，他以“朝雁”自喻，說：

往春翔北土，
今冬客南淮。

遠行蒙霜雪，
毛羽日摧頹，
常恐傷肌骨，
身隕沈黃泥，
簡珠墮沙石，
何能中自諧？
欲因雲雨會，
濯翼陵高梯。
良遇不可值，
伸眉路何階？

然而下文“公子敬愛客”幾句，又落了阿諛的套調了。所以雖上引幾句也可說是“梗概而多氣”，而終不能算傑構。

劉楨（西歷？——二一七年）字公幹，東平人（今山東泰安附近）。父梁（字曼山），亦有文才，終於野。曹操辟楨爲丞相掾屬，辭旨巧妙，爲諸公子所親愛，丕嘗特賜廓落帶。一天，丕宴請諸文學，命甄夫人出拜，楨平視不伏。曹操有點不高興，然也沒有重責他。在七子中，他是第一個以詩見稱的。曹丕與吳質書說：

公幹有逸氣，但未遵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

(魏志注引魏略。)

詩品也說：

植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諤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思王以下，植稱獨步。

現在植詩之存者計十五首。依詩品的標準看來，賜五官中郎將四首的第三首可算是他的代表作：

秋日多悲懷，
感慨以長歎。
終夜不遑寐，
敝意於濡翰。
明燈曜閨中，
清風淒已寒；
白露塗前庭，
應門重其關；
四節相推斥，
歲月忽欲殫。
壯士遠出征，

戎事將獨難。
涕泣灑衣裳，
能不懷所歡？

然而鍾嶸所賞識的，只是劉楨的一方面——慷慨磊落的一方面。這是他的抒情詩的特點。他的另一方面，則可舉下列幾句爲例：

月出照園中，
珍木鬱蒼蒼。
清川過石渠，
流波爲魚防。（公讌。）
紅柳夾道生，
方塘含清源。
輕葉隨風轉。
飛鳥何翻翻。（贈徐幹。）

這種寫景詩的特點是輕妙秀麗，也是劉楨的一方面。我們必須認識他的兩方面，方知他怎樣的“妙絕當時”。還有一點我們附帶要說及的，便是他所受詩經的影響，例如“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萬舞在中堂”“聊且爲大康”“四牡向路馳”“勉哉脩令德”“僮僮安能追”“磷磷

水中石”“安得肅肅羽”“會戰此中唐”等句。這可證明他受古文學的薰染很深。

最後，我們要講到王粲（西歷一七七——二一七年）。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今河南修武附近）。曾祖龔（字伯宗）及祖父暢（字叔茂）均為漢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年僅十四，蔡邕見而奇之，說，“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不就；到荊州依劉表，以貌寢不見重。表卒，粲年已三十二，曹操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他的記憶力極強，以博洽著稱。他長於算學，更長於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有集十一卷，今存詩二十六首。在七子中，受詩經影響最深的，除劉楨外，便算王粲。最顯著的如太廟頌（即顯廟頌）之仿周頌，贈蔡子篤詩及贈士孫文始等篇之仿二雅。大概他倆受古文學的薰染最深，而在詩的技術上也最成功。我們抄他的詩兩首為例：

白日半西山，
桑梓有餘暉。

蟋蟀夾岸鳴，
孤鳥翩翩飛。
征夫心多懷，
悽愴令吾悲。
下船登高防，
草露濡吾衣。
迴身赴床寢，
此愁當告誰！(從軍詩之三。)
出門無所見，
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
抱子棄草間，
願聞號泣聲，
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
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
不忍聽此言。(七哀詩之一。)

詩品所謂“發愴愴之詞，文秀而質羸”者，便是。從軍詩

惜多阿諛語，然尚有沈鬱頓挫之致。七哀詩的“西京亂無象”一首，本是王粲著名的傑作，而“未知身死處”二語尤爲沉痛。其餘幾篇，未能稱是。就大體看來，他似乎上了博洽的當，故其詩典贍則有餘，自然則不足。有幾句好像後代的拗律句，如：

菴蒲竟廣澤，

葭葦夾長流。（從軍詩之五。）

曲池揚素波，

列樹敷丹榮。（新詩。）

北臨清漳水，

西看柏陽山。（雜詩四首之一。）

這真是所謂“建安體”的詩，下開六朝詩人的風氣的。

我們縱觀七子的詩，當以劉楨王粲爲最佳，應場阮瑤爲最下，徐幹陳琳孔融三人可列入中等。然而他們都同樣的輔助曹植造成詩史上一個特殊的時代。

魏	氏
三	祖

中代的詩人們，大都是依附貴族的。建安時的七子或七子以外的作家，顯然是曹家所豢養的門客。而曹氏一門，也是人才

輩出；卽就詩歌而論，實足以領袖當時而無愧。其中最著者，要推所謂“三祖陳王”。沈約在謝靈運傳論裏說：

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

注說：

三祖——魏武帝，文帝，明帝也。

“三祖”二字乃是文學史上的習語，王僧虔也說過“魏氏三祖風流可懷”（樂府詩集引）。我們在講完七子以後，不可不研究研究三祖。（陳王卽曹植，下文另有專章。）

曹操（西歷一五五——二二〇年）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人（今安徽亳縣附近）。本姓夏侯，其父夏侯嵩（曹嵩）爲漢費亭侯曹騰嗣子，遂姓曹。他從二十歲舉孝廉到五十四歲爲丞相的三十餘年中，一切志願和事業都詳見建安十五年（二一〇年）十二月的一篇“自傳式”的令。今據裴松之魏志注引魏武故事所載，節錄於後：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遠達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

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尙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學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疆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尙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疆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

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這一段記事告訴我們這位詩人怎樣漸漸的平定羣雄而造成他一人專政的局面，比他人的敘述有趣的多了。後來，二一三年，進位魏公；二一六年，進爵魏王，立下他兒子丕篡漢位的基礎。二二〇年正月，卒於洛陽，年六十六。

他的著作有孫子略解一卷，兵書接要三卷，兵書要略九卷，兵法一卷，集三十卷，逸集十卷。詩之存者計二十三首，其中塘上行一首究爲誰作尚不可定。他的詩全是樂府。裴松之魏志注引曹瞞傳說：

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

晉書樂志也說：

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絕，不可

復知。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

胡適說此時“主要事業在於制作樂府歌辭”，說他們“從做樂府歌辭裏得着文學的訓練”（白話文學史第五章），而曹操實為其中健將。

曹操的樂府大約可分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模擬古樂府的，第二時期是藉樂府以說自己的話的。我們在上文說過，兩漢是樂府的時代；因為就詩論詩，只有樂府能代表兩漢。不過當時的文人所努力的却在辭賦而不在樂府。曹操是第一個能夠認識樂府的真價值的人。他能接受樂府時代的遺產而蔚成第三世紀文學之盛。最初，自然不免從模擬入手。這第一期的樂府，形式是雜言的，內容是遊仙的。我們要注意的有二點：第一，這些遊仙的擬樂府，大都是無韻詩。例如：

東到蓬萊山，
上至天之門。
玉關下，
引見得入，
赤松相對。

四面顧望視，
正焜煌開。
王，心，正興。(氣出唱。)
厥初生，
造化之陶物，
莫不有終期。
莫不有終期，
聖賢不能免，
何爲懷此憂？(精列。)

中國的無韻詩起的很早。詩經中的周頌，樂府中的鏡歌，便多無韻的。韻的作用不過在以同樣的音調重複之以悅耳，是增加詩的美的許多方法之一，而並不是唯一的方法。周頌鏡歌既可協律，則韻的有無自無關係。不過後代文勝日甚，無韻詩幾絕迹。除譯佛典者偶一用之外，(如佛本行經與佛所行讚經)，曹操是唯一的無韻詩人了。第二，這些詩的字句常有定數。例如：

晨上散關山，
此道當何難！
晨上散關山，

此道當何難！
牛頓不起，
車墮谷間。
坐盤石之上，
彈五弦之琴，
作爲清角韻，
意中迷煩。
歌以言志，

晨上散關山。(秋胡行。)

這是第一解。每解各十二句，首四句互疊，次六句，次“歌以言志”一句，末句疊首句。這是各解均同的。後來嵇康所擬秋胡行亦然，不過每句字數比較整飭些。這不是偶然的，因爲當時樂府音節還可以識別。其他如繆襲章昭所擬鏡歌亦同此例，可作旁證。

到了後來，技術上漸漸進步了，不再僅僅的做古樂府的奴隸了，於是便進入第二期。這時雖還用古樂府的舊調子，其實是作自己的新詩的。這些詩可分兩類：一是政治的詩，一是抒情的詩。漢末政治是一個極瀾亂的局面，而曹操是其中的主角，他做的政治的詩應該有

小雅般的悱惻，楚騷般的沉痛。然而不然。不知是因爲如孩提亂離保姆，故未能行動自如，抑還有別的原因，他的政治的詩竟可算全集中最壞之作。固然各首中也有差強人意者，如：

鎧甲生蟻蝨，
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
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
念之斷人腸！（蒿里行。）

然而究竟拙劣者居多。曹操喜歡直用經文，恐怕也是拙劣的原因之一。例如：

賜與廟胙，
命無下拜。
“小白不敢爾，
天威在顏咫尺。”（短歌行。）
三年耕，
有九年儲。
倉穀滿盈，

斑白不負戴。(對酒。)

這裏用左傳和孟子的成文，毫無詩的意味。

他最成功的是那些抒情的詩。曹操若無那幾首，則他能否在詩史上佔篇幅尙不可知。抒情詩中好詩極多，試抄幾段爲例：

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步出東西門行。)
我心何怫鬱！
思欲一東歸。
水深橋梁絕，
中路正徘徊。(苦寒行。)

更不用提那脍炙人口的“對酒當歌”篇了。詩品所謂“甚有悲涼之句”者，當即指此等處而言。有時抒情中也雜些白描的部分，如：

秋風蕭瑟，
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
若出其裏。(步出東西門行。)
樹木何蕭瑟！
北風聲正悲。
熊羆對我蹲，
虎豹夾路啼。
谿谷少人民，
雪落何霏霏！(苦寒行。)

這樣描寫滄海，描寫寒景，在建安詩中當屬第一流。

總之，曹操在當時是個很重要的詩人。他富於創造力。漢代四言不脫三百篇舊套，獨他的四言不如此，(短歌行雖直用鹿鳴句而全篇風格自殊)。他的五言也能漸脫漢樂府的束縛而自鑄偉辭。

當曹操正在打算“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的時候，他的長子曹丕(西歷一八七——二二六年)誕生了。丕字子桓，母卞夫人，本倡家女，亦擅文墨，有一封給楊彪夫人的信傳世。所以，丕生性穎

悟，“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裴松之魏志注引魏書）。他的性格詳典論自敘，摘錄於後：

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少爲之賦。

建安中，舉茂才，不行。西歷二一一年，爲五官中將郎，副丞相。二一六年，曹操自進爲魏王，次年立丕爲魏太子。二二〇年，操卒，丕嗣位爲丞相，魏王。冬，受漢禪，卽帝位，改元黃初。七年夏，卒於嘉福殿。

丕“好文學，以著述爲務”（魏志），“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魏志注引魏書），又有列女傳頌一卷。今存詩四十四首，半爲樂府，半爲徒詩。我們先研究他的樂府。其中有些是模擬詩經的，如短歌行，善哉行等，又有些是模擬漢樂府的，如臨高台，艷歌何嘗行等，我們可以不管。現在所要講的有兩首傑作：一是人入都知道

的燕歌行，一是人人所不注意的大牆上蒿行。燕歌行是七言的。共兩首，今抄一首爲例：

秋風蕭瑟天氣涼，
草木搖落露爲霜，(一解。)
羣燕辭歸鷓南翔。
念君客遊多思腸，(二解。)
慊慊思歸戀故鄉，
君何淹留寄他方？(三解。)
賤妾甃甃守空房，
憂來思君不敢忘，(四解。)
不覺淚下霑衣裳。
援瑟鳴弦發清商，(五解。)
短歌微吟不能長。
明月皎皎照我床，(六解。)
星漢西流夜未央；
牽牛織女遙相望，
爾獨何辜限河梁？(七解。)

中國的七言詩始於荀況成相詞，後來漢郊祀歌也有七言的部分；此外如東漢的四愁詩及建安的飲馬長城窟

行，也都雜有七言。然而純粹的七言詩却始於曹丕，這是詩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至於詩的音調的和諧，表情的沉鬱，又其餘事了。大牆上蓋行約八十句，近四百字。全詩可分七段：

- (1) 第一段自“陽春無不長成”至“我今隱約欲何爲”句，大意是說：

人生居天壤間，
忽如飛鳥棲枯枝。

- (2) 第二段自“適君身體所服”至“何不恣意遨遊，從君所喜”句，大意說我們應該及時行樂的話。

- (3) 第三段自“帶我寶劍”至“雖不如君劍良”句，大意是說寶劍的。因為作者是擅長擊劍的，故這段詳寫吳越楚韓及苗山羊頭的劍，認為人生第一樂事。

- (4) 第四段自“綺難忘”至“蓋何足觀”句，大意是說衣冠的。

- (5) 第五段自“排金鋪”至“蕩氣回腸”句，大意是說植倡女嬋的歌舞是怎樣的

聲協宮商，
感心動耳。

(6)第六段自“酌桂酒”至“爲我行觴”句，大意是說宴飲之樂的。

(7)第七段自“今日樂不可忘”至末句“使我心悲”，與第一段同意。

王夫之說，“長句長篇，斯爲開山第一祖。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爲樂府獅象。”然而除王夫之之外，似乎沒有第二個批評家注意牠。所以我們詳述牠的內容，使讀者們知道曹丕詩集中有這樣一篇傑作。

其次，我們研究他的徒詩。雖然偶有些四言的如黎陽作，六言的如令詩，騷體的如寡婦，然究以五言爲主。他的詩誠如詩品所說，“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瞻可翫，始見其工矣。”西北有浮雲全文如後：

西北有浮雲，
亭亭如車蓋。
惜哉時不遇，
適與飄風會；

吹我東南行，
行行至吳會。
吳會非我鄉，
安得久留滯？
棄置勿復陳，
客子常畏人。

這首借浮雲寓飄零之感，另有一首漫漫秋夜長是寫遊子的歸思的，二首同題“雜詩”。魏晉人多作雜詩，蓋卽“詠懷”或“無題”之流，而這些詩又常常是詩人的傑作，如曹植的高台多悲風，王讚的朔風動秋草等便是。曹丕的兩首雜詩也是他五言詩中的傑作。此外就要算到挽船士新婚與妻別與清河作兩首較佳。結句都說：

願爲雙黃鶴，
比翼戲清池。（挽船士新婚與妻別。）
願爲晨風鳥，
雙飛翔北林。（清河作。）

曹氏兄弟都喜歡用這種句調，植詩如“願爲西南風”“願爲比翼鳥”“願爲南流景”等句是其例。此蓋起於張衡的“願爲羅衾幃”，到後來則很通行，故無名氏古詩亦有摸

擬之者。就二曹的幾句而論，則不不如植明甚。至於其餘幾首如於謙作，夏詩等等，的確“鄙質”得很，可以不必提起了。

西歷二〇三年四月，曹操進軍入鄴。時袁紹已前卒，城破，不納紹子熙妻甄夫人。丕年才十七，甄夫人長於丕五年。翌年，生曹叡（西曆二〇四——二三九年）。叡字元仲，幼時即“有岐嶷之姿”，曹操很喜歡他，常令在左右。西歷二一九年，封武德侯。翌年，曹操卒，曹丕篡漢位。二二一年，爲齊公；二二二年，爲平原王。是年，曹丕賜甄夫人死，葬於鄴。二二六年，不病篤，立叡爲皇太子。丕卒，即帝位。他是一個提倡文學的人。文心雕龍說：

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編章之士，置崇文之館，何劉羣才，迭相照耀。（時序。）

曹植卒於西二三二年，不久曹叡也死了（後植七年）。

叡有集七卷，今存詩十一首，全是樂府，其中半爲四言，半爲五言。詩品說“叡不如丕”，其實不盡然。他的四言詩似勝於丕。例如善哉行寫出征時的景色：

輕舟竟川，
初鴻依蒲。

又如斥孫權劉備爲

假氣遊魂，
魚鳥爲伍。

又如步出夏門行說：

丹霞蔽日，
彩虹帶天，
弱水潺潺，
落葉翩翩，
孤禽失羣，
悲鳴其間。

這些表示出一種特殊的風格，頗能脫離三百篇的束縛。作四言詩而能不模擬詩經，在曹植時代不過三數人而已。他的五言詩則的確不大高明，如苦寒行悼曹操，懼歌行敘征吳，都是很笨拙的詩。種瓜篇是擬漢雜曲冉冉孤生竹行的，也無深意。只有長歌行較佳。牠先說中夜聽到鳥獸的悲鳴，不寐而起，看見星月，又看見孤燕，更加感傷。末段說：

余情偏易感，
懷往增憤盈；
吐吟音不徹，
泣涕沾羅纓。

這幾句很可藉以窺見曹叡的性格。他雖身為天子，然而也是個多愁善感的詩人，所以還能勉強與操丕並稱三祖。

關於曹植以外的建安詩人，我們已在上文論過七子與三祖。他們所佔的位置，自然比較重要一些。此外與他們同時而有詩歌流傳下來的，還有好幾位。我們現在不能一一論列，只提出四家——繁欽，繆襲，應璩，左延年——來講一講。

繁欽（西歷？——二一八年）字休伯，潁川人（今河南禹縣附近）。以文才機辯，幼時即得名於故鄉。他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曹丕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魏志注引典略）。曾為丞相主簿，有集十卷，今存詩六首。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是定情詩，共五言六十四

句。但李善注洛神賦引此詩有下列二句：

何以消滯憂？

足下雙遠遊。

此爲今本所無，可見存者已非全篇。詩作女子口吻，大意可分四段：

(1) 第一段自“我出東門遊”至“君亦悅我顏”，敘二人相遇相愛的因緣。

(2) 第二段自“何以致拳拳”至“白絹雙中衣”，共分十一層，(或許應該連上佚文合作十二層)，詳寫二人以投贈表情。

(3) 第三段自“與我期何所”至“悲苦愁我心”，分寫“東山隅”“山南陽”“西山側”“山北岑”四處幽會的失信。

(4) 第四段自“愛身以何爲”至“淚下如連絲”，寫失戀後的悲哀。

其中第二段與第三段的句調有一點別致。他寫十一種投贈，每種二句，上句一定是“何以……”，下句一定舉衣飾中的一件，如上引佚文之例。他寫四處幽會，今舉一處爲例：

與君期何所？
乃期東山隅。
日旰兮不來，
谷風吹我襦。
遠望無所見，
涕泣起踟躕。

餘三處均類似。這種句調與國風較近，我們疑是當時民間原有此歌謠，經繁欽潤飾，乃成名作；或繁欽擬民歌而作，而猶不失民歌的風趣的。無論如何，這定情詩總歸是曹植時代的傑作之一。

繆襲（西歷一八六——二四五年）字熙伯，東海蘭陵人（今山東嶧縣附近）。父菱（字文雅），為漢末名儒，曾徵博士，六解公府，公卿舉任侍中，均不就。襲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官至尚書光祿勳。史稱他“亦有才學，多所述敘”。所作有魏鼓吹曲十二首，以楚之平擬漢朱鷺，以戰滎陽擬漢思悲翁，以獲呂布擬漢艾如張，以克官渡擬漢上之回，以舊邦擬漢翁離，以定武功擬漢戰城南，以屠柳城擬漢巫山高，以平南荆擬漢上陵，以平關中擬漢將進酒，以應帝期擬漢有所思，以邕熙擬

漢芳樹，以太和擬漢上邪。這十二首實在與章昭的吳鼓吹曲同樣的不高明。我們只愛讀他的挽歌：

生時遊國都，
死沒壘中野，
朝發高堂上，
暮宿黃泉下。
白日入虞淵，
懸車息駟馬。
造化雖神明，
安能復存我？
形容稍歇滅，
齒髮行當墮。
自古皆有然，
誰能離此者？

挽歌起自國風的黃鳥，漢初的蒿里薤露亦此類。蒿里及薤露本是公用的挽歌，疑繆襲此篇也許奉命而作，為時人所通用。然而生命短促的悲哀，却已很委婉地表顯出來了。

應璩（西歷？——二五二年）字休璩，為應場之弟。

史稱其“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明帝時，他做散騎常侍。齊王卽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他又做侍中，典著作，卒贈衛尉。有集十卷，今存詩七首。當曹爽執政的時候，甄以其多違法度，嘗作詩以調，“其言雖多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這大概是指百一詩。文選李善註引楚國先賢傳說：

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宴獨無怪也。

丹陽集說：

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詩五篇，皆璉所作。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爲風將雛。二篇傷翳桑二老無以葬妻子，而已無宣孟之德可以贖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爲子孫積財。末篇卽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似有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獻，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詩乎？

因爲百一詩本有一百數十(或言三十)篇，現在亡了不少，所以不大能夠知道牠的真相。至於“百一”之義，則有好幾種解釋：

(1)“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文選注引百一詩序。）

(2)因為共有一百零一篇，所以叫做“百一。”（據張方賢楚國先賢傳。）

(3)“以百言爲一篇，或謂之百一詩。”（文選注引七志。）

(4)“此所謂百一者，庶幾百分有一補於爽也。”（丹陽集。）

(5)“應璩作百一詩，大概取揚雄‘勸百而諷一’的話的意思。”（胡適白話文學史第五章。）

其中(2)(3)兩說，李善已闢過。餘三說均可通。

左延年（生卒無考）的事蹟，我們沒有詳細的記載，只知道他在黃初中“以新聲被寵”（晉書樂志），大約是李延年一流的人。他的作品見存樂府兩篇，一是秦女休行，一是從軍行。從軍行今不全，從殘句上看來，却與五百餘年後的石壕吏相近。秦女休行是一篇故事詩。女休好像是“燕王婦”，因“報讎”而被捕，判死刑——

殺人都市中，

傲我都市西。
丞卿羅東向坐，
女休悽悽曳楛前。
兩徒夾我持刀——
刀五尺餘。
刀未下，
臆臆擊鼓赦書下。

此卽曹植薙舞歌所謂“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大約是當時一個很流行的故事。左延年此詩也許是把民間流行的歌曲寫定，再加以修改，使能入樂，（樂府詩集引入雜曲歌辭）。無論如何，這種樸質而自然的故事詩，決不是七子之流所能作的。

章三終

章 四 曹 植

曹 植
傳 略

曹植（西歷一九二——二三二年）字子建，曹操之子，曹丕之弟。他生時，操年三十八，丕年六歲。董卓即死於是年，正是漢末最混亂的時代，不過曹植的傳記與當時的政治史關係却很淺。我們現在分四個段落來敘述。

第一段自一九二年至二一一年。當二三世紀之交，正是羣雄角逐的時候，他只在那裏“誦讀詩論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曹操見他年僅十歲多，問道，“汝情人邪？”他答道：

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情人！

二一〇年，銅雀台成，他的賦最先作成，深爲操爲喜。所以楊修給他信，說：

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

由此可見他的捷才了。同時，他還講戀愛。文選注引記說：

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

甄逸女即袁熙妻，於西歷二〇三年歸曹丕，時丕年十七，甄夫人年二十二，而曹植則僅十二歲。這樣，曹操把她給大兒子，也不能算偏心；然而小兒子便大不高興，竟害起相思病來了。記的下文又說，她死後，丕以其枕與植，植見而泣下；於是她的靈魂便來與植相會於洛水上，說：

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

並獻珠於植，植遂作感甄賦，後曹叡改名洛神賦。此說確否不可知，不過洛神賦即作於她死後的一年，或許有相當的關係罷。

第二段自二一一年至二二〇年。他的父親是文學家而兼政治家，所以一方面喜歡他的詩賦，一方面又希望他能辦事。二一一年正是他二十歲的時候，曹丕被任爲五官中郎將兼副丞相，他也被封爲平原侯。越三年，

徙封臨淄侯。七月，操南征孫權，命他留守，戒他道：

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可見操對他的希望很大。一般無聊文人，望風承旨，替他捧場，於是“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魏志）。他們把他迫入了政治的旋渦，同時也就把他迫上了晦運。這一點可從兩方面去說明。第一，他根本上不是個有幹材的人。他做詩可博曹操的贊許，然辦事則大不得他的歡心。我們舉三件事爲例：（1）二一七年私開司馬門，操曾下令責之，而立丕爲太子也定於此。（2）二一九年操命救曹仁，他醉不能受命。（3）同年，他的密友楊修（袁氏外甥）以罪被誅，他頗不自安。第二，曹操的寵愛雖不甚久，然已引起曹丕的妒忌。例如救曹仁事，傳說是丕迫他醉的。同時，一般文人又在那邊挑撥離間。我們舉兩件事爲例：（1）操出征，丕作詩不及植，吳質教他流涕以表依戀，果真操認爲植不及丕之誠。（2）操命丕植各出一門，陰令門者阻止，楊修便又替植出主意以求勝。這種種都是他的晦運的原因。但此時環境雖不如意，他却還能優遊閑暇，與詩人文士相酬對。最有趣的

是他見鄆邯淳的故事：他先洗澡傅粉，科頭拍袒，大講俳優小說，既又著衣幘，整儀容，暢論聖賢優劣之差，行兵倚伏之勢，於是鄆邯淳五體投地，謂爲天人。敖陶孫詩評說：

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此固評其詩，亦可狀其人。遙想當年“搔頭傅粉對邯鄲”（王士禛句）的風趣，殊令我人自慚形穢。

第三段自二二〇年至二二七年。操卒後，子丕嗣位，受獻帝禪。植以爲漢帝遇害，便與蘇則發喪；且自傷失操意，便怨激而哭。曹知道了，大生氣，說：

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

他把曹植一黨的人如丁儀丁廙等，統統殺了，又令植與諸侯並就國，還派有監國監視。監國很驕橫，有二事爲證：（1）二二一年，監國奏植醉酒悖慢，有司請治罪。（2）二二三年，植與白馬王自京還國，監國不許同路。所以魏氏春秋說，“是時待遇諸國法峻。”最動人的是魏略所載一段故事：

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

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鉄鎖，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

所以此時的他晦運較前期尤甚。

第四段自二二七年至二三二年。二二七年丕卒，子叡卽位。叡對植的惡感較丕爲輕，故植頗思有所建樹。他雖乏幹才，然亦不甘以文人終老。他壯年與楊修書說：

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君子哉！

到此時便上表求自試：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雖身分蜀境，首縣吳國，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非臣之所志也。

然而結果還是閒散以終老。而且此時與曹不在位時有一種同樣的痛苦，就是時常改封。所以魏志說，“十一年

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他自己的詩也說

東西經七陌，
南北越九阡。……
當南而更北，
謂東而反西。……
飄飄周八澤，
連翩歷五山。（吁嗟篇。）

在這樣飄泊窮愁的環境中，曹植便死了，時年四十一。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便葬在這兒。

他的家庭，也該附帶說一說。關於他的妻，我們知道的很少，只有魏志崔琰傳說：

植，琰之兄女嬀也。

由此知道她姓崔。又世語說：

植妻衣繡，太祖登台見之，以爲違制，命還家，賜死。（魏志注引。）

由此知道她並未善終。不知後來封陳王妃者爲誰（集有謝妻改封陳妃表）。植有二子，他有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詔書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

不知是否崔氏所生。植卒，志嗣位。晉受魏禪，以志爲樂

平太守，遷散騎常侍，轉國子博士祭酒。後遭母喪，因哀得疾，喜怒失常，西歷二八八年卒。（那麼，他似非崔所生。）此外，又有二女，均早卒。集有金瓠哀辭，序說：

金瓠，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

又有行女哀辭，序云：

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

此外，我們便不大知道了。

總結上文，列爲一表：

西	歷	中	歷	曹植	歷史	的傳	記	的文	學的
一九二	年	漢獻帝初	平三年	一	董卓被殺。	曹植生。		祭 <u>凰</u> 卒。	
二〇三	年	建安八年	一	二	曹不取 <u>甄</u> 夫人。	與不爭 <u>甄</u> 夫人。			
二一	年	一六年	二〇			封 <u>平原</u> 侯。			
二一	年	一九年	二三			徙封 <u>臨菑</u> 。			
二一	年	二四年	二八		曹操請 <u>植</u> 友 <u>楊修</u> 。	操命救 <u>曹仁</u> ，以			
						辭罷。			

二二〇年	魏文帝黃初元年	二九	操卒，子不受漢禪。	與獻則代漢帝發喪。	
二二一年	二年	三〇	甄后賜死。劉備即帝位。	貶安鄉侯，改置城侯。	
二二二年	三年	三一		立爲 <u>魏城王</u> ，朝京師。	作洛神賦。悼甄后。
二二三年	四年	三二	<u>任城王</u> 卒。	徙封 <u>雍丘</u> ，又朝京師。	喬康生。
二二七年	明帝太和元年	三六	曹叡嗣位。	徙封 <u>浚儀</u> 。	
二二八年	二年	三七		還封 <u>雍丘</u> 。	
二二九年	三年	三八	<u>孫權</u> 即帝位。	徙封 <u>東阿</u> 。	
二三二年	六年	四一		封 <u>陳王</u> 。卒葬 <u>東阿魚山</u> 。子志嗣，封 <u>濟北王</u> 。	<u>張華</u> 生。

曹植的詩

曹植的作品，編集很早。他死後約六七年（景初中，西歷二三七——九年），詔令“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錄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隋時，他的全集凡三十卷。唐時，有三十卷與二十卷兩種本子。宋代亦然，然已有據類書附入

者，並非唐人舊傳。元時，有十卷本，共二百十篇，較景初時反多一倍，其不可靠可知。沿至晚近丁晏的曹集錄評（十卷），篇數更多了。特抄於後，以供比較：

- （1）賦四十五首，（卷一至三）。
- （2）詩四十二首，（卷四）。
- （3）樂府五十五首，（卷五）。
- （4）頌八首，
- （5）贊二十五首，（以上卷六）。
- （6）表三十四首，（卷七）。
- （7）序五首，
- （8）書六首，（以上卷八）。
- （9）論二十一首，
- （10）說六首，（以上卷九）。
- （11）誄九首，（卷十）。
- （12）碑，銘，章，令，文，七，詠，哀辭等十六首，（散見卷六，七，八，十）。
- （13）詩，樂府佚文十二首，
- （14）賦，贊，頌，表，令，論，辨等佚文十八首，（以上卷首）。

我們現在無暇考證他的全集，只就他的徒詩與樂府來研究。二者之中，我們先研究他的徒詩，因為大部分均可攷出年月，比樂府更易看出演進之跡。

他的徒詩之年月可攷者，如下：

- (1) 離友二首。——序云，“王師振旅，夏侯威送予於魏邦”，詩云，“涼風肅兮白露滋”。此與離思賦相同。賦序云，“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賦云，“在肇秋之嘉月”。可見此詩也作於建安十六年（西歷二一一年）。
- (3) 三良詩。——王粲阮瑀均有詠三良的詩，他們常常詩酒往還，也許同時作此題。年月雖不能確定，然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則必作於此時以前（西歷二一二年以前）。
- (4) 送應氏二首。——見下。
- (6) 贈徐幹。——見下。
- (7) 贈王粲。——見下。
- (8) 贈丁儀王粲。——以上五首年月不能確定。不過我們知道應瑒徐幹王粲三人死於建安二十

二年，則牠們必作於此年以前（西歷二一七年以前）。

- (9) 公宴。——見下。
- (10) 侍太子坐。——此二詩內容相同，大約年月也近。曹不於建安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二十五年（即黃初元年）即帝位，則牠們必作於此四年中（西歷二一七——二二〇年中）。
- (11) 贈丁儀。——見下。
- (12) 贈丁廙。——此二詩年月不能確定。但二丁均於黃初元年被殺，則詩必作於此年以前（西歷二二〇年以前）。
- (13) 元會詩。——詩云，“初歲元祚”，故丁晏作定嘗作於黃初元年（西歷二二〇年）。
- (14) 責躬詩。——見下。
- (15) 應詔詩。——二詩均見魏志本傳。黃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獻詩二篇”，即此。（西歷二二二年。）
- (16) 贈白馬王彪七首。——序云，“黃初四年，……與白馬王還國，……憤而成篇。”（西歷二二二

年。)

(23) 七步詩。——世說新語說，“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可見必作於黃初元年至七年中（西歷二二〇——二二六年中）。（近人多疑這詩爲僞托，張爲駢主之尤力，嘗作專篇論之。其實本集雖未載此詩，然曹植集本非景初之舊，載的詩未必全真，未載的未必卽僞。且此詩始見世說，距植僅二百年，豈不較千餘年後所編的曹集爲可信？至於“東阿王”雖是明帝時的封號，然亦未必是僞托之證；卽如曹彪至黃初七年始封白馬王，而植在四年作詩卽題贈白馬王彪，序亦稱白馬。難道這個傑作亦是僞託？所以我們認爲七步的傳說是可信的。)

(24) 喜雨。——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引喜雨詩云，“太和二年大旱，三麥不收，百姓分於饑餓”，丁晏云，“此疑喜雨詩序”，可見詩作於太和二年（西歷二二八年）。

(25) 雜詩六首。——李善文選注云，“別京已後，在

鄆城思鄉而作。”然詩中“吳國爲我仇”云云，與太和二年求自試表所謂“雖身分蜀境，首縣吳國，猶生之年也”一樣，可見亦作於是年（西歷二二八年）。

- (39) 門雞。——鄴都故事說，“魏明帝太和中，築門雞台”，此詩大約作於太和元年至六年中（西歷二二七——二三二年中）。

此外尚有朔風，矯志及閨情等首，時代難考，暫付闕如。

我們看了他的徒詩的年月，顯然可分三個時期：離友到贈丁廙十二首爲第一期（即上文所述曹植的生平中的第二段），元會到七步十一首爲第二期（即第三段），喜雨到門雞八首爲第三期（即第四段）。現在先研究第一期的詩。當時有一個特殊的文學集團，以曹氏父子爲頭目，而王粲徐幹等若干人便是他們底下的嘍囉。曹植第一期的徒詩，大都是他和這集團中人的相互贈答或酬應的詩。其中除離友爲騷體外，餘均五言。五言中，三良公宴及侍太子坐三首較乏真性情，此外贈送應徐王丁的詩七首乃是曹植壯年最成功的作品。題目雖是普通的贈答，內容却是方面很多。或歎時事：

遊子久不歸，
不識陌與阡。
中野何蕭條，
千里無人烟。
念吾平生居，
氣結不能言！(送應氏一。)

或敘別情：

山川阻且遠，
別促會日長。
願爲比翼鳥，
施翮起高翔！(送應氏二。)

或述交誼：

顧念蓬室士，
貧賤誠足憐。……
慷慨有悲心，
與文自成篇。……
良田無晚歲，
蒼澤多豐年。……
親交誼在敦，

申章復何言！(贈徐幹。)

或寫宴飲：

嘉賓填城闕，
豐膳出中廚。
吾與二三子，
曲宴此城隅。
秦箏發西氣，
齊瑟揚東謳。
看來不虛歸，
觴至反無餘。(贈丁翼。)

有時致訓勉之意：

重陰潤萬物，
何懼澤不周？
誰令君多念，
自使懷百憂？(贈王粲。)
丁生怨在朝，
王子歡自營。
歡怨非貞則，
中和誠可經。(贈丁儀王粲。)

而偶雜些白描的句子也是絕妙的：

驚風飄白日，
忽然歸西山。
園景光未滿，
衆星粲以繁。(贈徐幹。)
初秋涼氣發，
庭樹微銷落。
凝霜依玉除，
清風飄飛閣。(贈丁儀。)

自東漢秦蔡諸人以來，直到這個時期，五言詩才進步擴張到無所不包的地步，才正式宣告成立。

第二期正是他頂不得意的時候，作的詩不多。其中如元會責躬應詔三首四言詩，只有詩的形式，毫無詩的內容。他恭維曹丕，他向曹丕請罪，然而都非由衷之言，所以不能算好詩。贈白馬王彪與七步詩均五言，而七步詩太質直，缺乏蘊藉含蓄之致，故第二期的傑作要推贈白馬王彪。詩共七首，其實只是一首，不過分作七段罷了。全篇八十句是一氣呵成的，而七段間相互的連絡乃是從大雅文王既醉二篇學來的。這二篇的前章末句

必與後章首句相應，如文王第二章末句爲“不顯亦世”，第三章首句爲“世之不顯”，又如既醉第二章末句爲“介爾昭明”，第三章首句爲“昭明有融”，以下四五等章均如此，只第一章末句與第二章首句是例外。贈白馬王彪亦然，如第二章末句爲“我馬玄以黃”，第三章首句爲“玄黃猶能進”；如第三章末句爲“攬轡止踟蹰”，第四章首句爲“踟蹰亦何留”；如第四章末句爲“撫心長太息”，第五章首句爲“太息將何爲”；如第五章末句爲“咄咄令心悲”，第六章首句爲“心悲動我神”；如第六章末句爲“能不懷苦辛”，第七章首句爲“苦辛何慮思”。序云“憤而成篇”，全詩怨憤之氣實在充滿於字裏行間，所以分段可以使這股氣舒緩些，而不至直率無餘味。至如“玄黃猶能進”“踟蹰亦何留”等句更可看出他每分一段必更進一層。此詩佳處，須看全篇方能領略到，但我們不能全抄，只述詩意於後：

(1) 第一首說朝京師後返國時的心境：

泛舟越洪濤，
怨彼東路長。
顧瞻戀城闕，

引領情內傷！

(2)第二首說路中如何的困頓：

霖雨泥我塗，
流潦浩縱橫。
中達絕無軌，
改轍登高崗。

(3)第三首說行路之難倒沒有什麼，只是曹丕所派的監國不讓他與白馬王同路走倒是使他很難受，甚至要詛咒：

鴟梟鳴衡軛！
豺狼當路衢！
蒼蠅問黑白！
讒巧令親疏！

(4)第四首說路中看見

歸鳥赴喬林，
翩翩厲羽翼；
孤獸走索羣，
銜草不遑食。

於是睹物增悲，不禁太息。

(5)第五首返念初朝京師時還有任城王，現在是死了：

孤魂翔故域，
靈柩寄京師。……
自顧非金石，
咄嗟令心悲！

(6)第六首勉強說了一點慷慨的話：

丈夫志四海，
萬里猶比鄰。……
憂思成疾疹，
無乃兒女仁！

(7)第七首以勉勵語與白馬王相別：

離別永無會，
執手將何時？
王其愛玉體，
俱享黃髮期。

總之，在曹植集中，這是一篇最偉大的作品了。

第三期怕是他才盡的時候了，作的詩較第二期更少。喜雨詩很壞，鬥雞較好些，但亦無深意。如果如我們

上文的考證定雜詩爲他晚年的作品，則只有雜詩是他第三期中最好的詩了。牠們與曹植第一期的贈答詩同樣可作五言詩進步擴張到無所不包的地步的例證。詩中或敘離思：

之子在萬里，
江湖迴且深。
方舟安可極，
離思故難任！(雜詩之一。)

或歎遲暮：

時俗薄朱顏，
誰爲發皓齒！
俯仰歲將暮，
榮耀難久恃。(雜詩之四。)

或寫思婦：

妾身守空閨，
良人行從軍。……
願爲南流景，
馳光見我君。(雜詩之三。)

或憐兵士：

類此遊客子，
捐軀遠從戎。
毛褐不掩形，
薇蕘常不充。(雜詩之二。)

或思討吳：

遠遊欲何之？
吳國爲我仇！……
閒居非吾志，
甘心赴國憂。(雜詩之五。)

或欲征蜀。

國讎亮不塞，
甘心思喪元！
拊劍西南望，
思欲赴太山。(雜詩之六。)

我們在上文曾說過“雜詩”的性質，并說魏晉詩人的“雜詩”常是本人得意之作。現在這六首雜詩，在曹植集中也是第一流的作品。

所以，如果我們爲認識曹植的詩的最高點而要選擇他的代表作，則只要第一期中與應徐王丁贈答的詩。

第二期中的贈白馬王彪，與第三期中的雜詩，便夠了。

以上是研究曹植的徒詩，現在研究他的入樂的詩。他的徒詩的年代大都可攷，而他的樂府則大半時代難考。如丹霞蔽日行大約作於漢亡後，鞞舞歌大約作於黃初中，然不過一二篇，所以不能接着時代先後來講。

曹植的樂府有兩篇大約是漢辭誤入的：

- (1) 善哉行“來日大難”。——樂府詩集卷三十六作古辭，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亦然。惟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引爲植作，宋人據以入曹集，似不甚妥。
- (2) 君子行“君子防未然”。——文選卷二十七作古辭，樂府詩集卷三十二亦然。惟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引爲植作，似誤。

今本所以較景初中所搜集的更多的，即因後人輯遺文者太麻胡，以致真偽混淆，不易辨別。如此二首即當除外。又有悲歌行“爲君既不易”，有古詩（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三）不詩（北堂書鈔卷二十九）植詩（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三說。然樂府詩集卷四十二亦云植作，似尚可

信。

除去滲入的古辭及零篇斷句(如文選注引結客篇，太平御覽引長歌行等)，他的樂府大約還有四十餘篇可供我們的研究(自然不能担保牠們全真)。牠們的年代不可考，故依內容分類來研究。然而分類是件困難的工作，茲姑就我們所見到的而言，大約可分成五類：

- (1) 抒情的——如箜篌行，薤露行等。
- (2) 說理的——如野田黃雀行，當事君行等。
- (3) 遊仙的——如升天行，仙人篇等。
- (4) 描寫的——如白馬篇，苦熱行等。
- (5) 祝頌的——如聖皇篇，靈芝篇等。

以下便依次論列。

先論抒情的樂府。這些大都是他發洩身世之感的。最沉痛的自然要推前邊所引的吁嗟篇，完全爲十一年三徙都八改封而言。其他如門有萬里客及盤石篇等亦然。有時他要嘆生命的短促：

驚風飄白日，
光景馳西流。
盛時不再來，

百年忽我遒。
生存華屋處，
零落歸山邱。
先民誰不死？
知命復何憂！（箜篌行。）

有時則作為思婦之詞，如種葛篇，浮萍篇，棄婦篇等，而傑作要推悲歌行：

明月照高樓，
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婦，
悲歎有餘哀。
……………
“願為西南風，
長逝入君懷。
君懷良不開，
賤妾當何依！”

這一類的詩，舊注“望文帝悔悟”，未免穿鑿。不過曹植自己是個失意的人，對於世間一般失意的人如棄婦之流自然更易表示同情，而他的筆下自然更易做出好詩。

或者在歌詠棄婦的詩中，不知不覺的流露一點自己的身世之感，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磊”，倒也是有的事。

次論說理詩。他所說的理，大都關於治亂興亡，君臣之道。我們讀了，覺得毫無意味。胡適說漢儒不識楚辭，誤當作“忠臣教科書”。曹植的說理詩，可真是“忠臣教科書”，或“聖君教科書”。如豫章行，丹霞蔽日行，悲歌行，鯢鮪篇，惟漢行，當牆欲高行，當欲遊南山行，當事君行等，無一不可作如是觀。唯有一篇野田黃雀行，可以算作一個例外。他以一個避鶴而誤投羅中的黃雀爲喻：

羅家得雀喜，
少年見雀悲，
拔劍捎羅網，
黃雀得飛飛——
飛飛摩蒼天，
來下謝少年。

胡適說，“這種愛自由，思解放的心理，是曹植的詩的一個中心意境。”在說理詩中，這是傑作了。其餘幾篇中，

我們須特別提出一講的，是當事君行。我們舉四句爲例：

人生有所貴尚，
出門各異情。……
百心可事一君，
巧詐寧拙誠。

丁晏說，“一句六言，一句五言合韻，別是一格。”這與當車以駕行合四言五言成篇同爲詩史上不常見的體例。

次論遊仙詩。胡適說，“同樣愛自由的意境有時又表現爲羨慕神仙的思想，故曹植有許多遊仙詩，如苦思行，遠遊篇，都是好例。”（白話文學史第五章。）其實不止這二篇，餘如升天行，仙人篇，遊仙，五遊詠，平陵東，桂之樹行，飛龍篇等都是。不過我們要知道曹植乃是個反對方士的人。贈白馬王彪詩末章說：

虛無求列仙，
松子久吾欺！

所以我不相信曹植遊仙詩是他的自由解放的思想的表現。他的遊仙詩數量之多，我的解釋是他對於漢樂府的模擬。試看曹操的樂府，我們說過半爲擬作，半爲創作。

而他的擬作中幾乎全是遊仙詩。曹植也是如此，我們隨便舉幾個例：

(1) 升天行的

蘭桂上參天，
玄豹遊其下，
翔鶴戲其巔，

抄自董逃行的

但見芝草落葉紛紛，……
山獸紛綸麟解邪，
其端鳴鷄聲鳴。

(2) 仙人篇的

湘娥拊琴瑟，
秦女吹笙竽，
玉樽盈桂酒，
河伯出鯉魚，

抄自妍歌的

天公出美酒，
河伯出鯉魚，……
南斗工鼓瑟，

北斗吹笙竽。

(3) 仙人篇的

玉樹扶道生，

白虎夾門樞，

驅風遊四海，

東過王母廬，

抄自步出夏門行的

過謁王父母，

乃在太山隅。……

桂樹夾道生，

青龍對伏趺。

(4) 遊仙的

人生不滿百，

歲歲少歡娛，

抄自西門行的

人生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

(5) 五遊詠的

王子奉仙藥，

羨門進奇方，

抄自善哉行的

仙人王喬，

奉藥一丸。

(6) 五遊詠的

服食享遐紀，

延壽保無疆。

抄自長歌行的

主人服此藥，……

延年壽命長。

(7) 平陵東的

東上蓬萊采靈芝，

靈芝采之可服食，

抄自長歌行的

導我上太華，

攬芝獲赤幢，

(8) 桂之樹行的

要道甚省不煩，

抄自善哉行的

要道不煩。

(9) 飛龍篇的

乘彼白鹿，

抄自王子喬的

參駕白鹿，

及長歌行的

仙人騎白鹿。

(10) 飛龍篇的

西登玉堂，

金樓複道，

抄自董逃行的

黃金爲闕班璘，……

小復前行玉堂，

所以這幾首在曹植樂府中實在沒有重要的位置，我們讀者也不必十分注意。

次論描寫詩。這類詩中，以描寫英雄與美人比較最爲出色。寫美人的如妾薄命：

袖隨禮容極情，

步舞仙仙體輕。

裳解履遺絕纓，
俛仰笑喧無呈。
覽持佳人玉顏，
齊舉金爵翠盤。
手形羅袖良難，
腕弱不勝珠環。

又如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
采桑歧路間。……
攘袖見素手，
皓腕約重環。……
羅衣何飄飄，
輕裾隨風還。
顧盼遺光采，
長嘯氣若蘭。

寫英雄的如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
連翩西北馳。
借問誰家子？

幽并遊俠兒。
少小去鄉邑，
揚聲沙漠垂。……
長驅蹈匈奴，
左顧陵鮮卑。
棄身鋒刃端，
性命安可懷！

又如名都篇：

左挽因右發，
一縱兩禽連。
餘巧未及展，
仰手接飛鳶。
觀者咸稱善，
衆工歸我妍。

前人評曹植樂府“如和璧隨珠，希世之寶，異采陸離”，這幾篇描寫詩似可當之，昭明所選亦注重這一方面。此外如艷歌當車以駕行的摸擬，梁甫行苦熱行之枯窘，便不必提了。

最後論祝頌詩。他的樂府中唯鞞舞歌五首是帶有祝頌意味的。鞞舞乃漢雜舞的一種，宋書樂志說：

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饗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

南齊書樂志說：

漢章帝造鞞舞歌。

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說：

漢曲五篇：一曰關東有賢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樂長久，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樹；並章帝造。

然據宋志則又有漢吉昌及狡兔兩篇，不知是否即樂長久與四方皇之異稱。曹植作序云：

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熲，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

由此可知其性質與繆襲章昭的鼓吹曲相同。今略述五篇內容如下：

(1) 聖皇篇。——當漢章和二年中。頌文帝即位，

兼述就藩國時的別情。

- (2) 靈芝篇。——當漢殿前生桂樹。述古孝子的事。末有亂辭，頌魏德教之宣。
- (3) 大魏篇。——當漢漢吉昌。述宴飲時羣臣頌聖之詞。
- (4) 精微篇。——當漢關中有賢女。述古賢女的事，並頌魏的德教。
- (5) 孟冬篇。——當漢狡兔。寫田獵的情形。末有亂辭，也是頌聖的話。

曹植集中頌詩最少，這幾篇也不是純粹的頌詩，祝頌中帶有抒情和說理的成分。他所以高出時人者在此，但我們要知道牠們並不是他的傑作。

總之，在曹植樂府中，我們不必注意說理，遊仙和祝頌的幾篇，那不是第一流的作品；我們應該注意抒情和描寫的幾篇，那才是他的傑作。

章四終

章五 正始詩人

阮籍

魏明帝卒後，廢帝卽位，年號正始。在歷史上，正始與建安是同樣的光榮，因那個時期產生了不少的轟動一時的所謂“名士”。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說：

嵇康廬居河南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秀向，籍兄子咸，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

因此，後人稱他們爲“竹林七賢”，或稱爲“竹林名士”，而詩史上也可稱爲“竹林詩人。”文心雕龍明詩篇說：

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宴之徒率多浮淺，惟嵇〔康〕旨清峻，阮〔籍〕旨遙深，故能標焉。

我們爲與前之建安，後之元康對照起見，不妨稱爲“正始詩人”。在這一羣詩人中，技術最高影響最大的當推

阮籍爲第一，其餘幾位（無論在不在“七賢”內），只能算他的附庸。現在我們先論阮籍，再論“阮派詩人”。

阮籍（西歷二一〇——二六三年）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今河南開封附近）。父瑀爲建安七子之一，知名於世。籍生了不久，他的父親就死了。他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關了門看起書來，可以幾月不出去；倘若出門遊玩起來，也可以鎮天忘了回家。在古書中，他喜歡老莊。他愛喝酒，又善彈琴，當他得意忘形的時候，就博得人家一個“癡”字。“癡”是“非常”，非常也可在常人上，也可在常人下。我們記他三件軼事：

- (1) 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晉書四十九。）
- (2) 隣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同上。）
- (3) 兵家有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同上。）

舊史未載年月，或許是他少壯時事。我們從此可以看出他的性格。

族兄文業常常嘆服，以為勝己，一般人方漸漸的看起他。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太尉蔣濟也特地辟他。然而他見王昶則終日不交一言，對蔣濟則上書謝絕。濟大怒，親友共勸他，他勉強去了，不久又謝病歸。後來又做過尚書郎，不久亦以病免。及曹爽輔政（西歷二四〇年以後），召為參軍，他也以病辭。然而我們不能因這三次病便相信他是淡泊的人。他一天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道：

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又嘗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行這兩次嘆息可知他不能忘情世事。不過魏衰象已見，不願與魏同盡罷了。所以司馬氏二世（懿，師）二次命他做從事郎中，他都沒有辭；而且在司馬師立高貴鄉公時（西歷二五四年），他還做散騎常侍，封關內侯；到司馬昭輔政時，他自己說願到東平做官。所以宋人詩話說他有傾向司馬的嫌疑，却也沒有冤他。

但是我們並不是蔑視阮籍的人格。第三世紀中年，

是魏晉交替的時候，是生命最沒有保障的時候。他所以遠魏，只是“明哲保身”之意而已；他所以近晉，只是“避世金馬門”之意而已。試看司馬昭爲子炎求婚，他醉六十日，不得言而立，可見他對晉並無所希求。在亂世，喝酒是惟一的辦法。他聽說步兵廚營人善釀酒，貯三百斛。於是求爲步兵校尉。他母親死了，他圍墓不止，又飲酒二斗；及葬，也飲二斗酒：然而兩次都吐血數升，可見他是以酒來遣愁的。母喪中，弔客來者，他大都作白眼，並且散髮箕踞，直視不哭。惟嵇康來，則作青眼。所以禮法之士，疾之若讎。其實他也自知非正軌，故他對子渾說：

仲容已豫我此流，汝不得復爾。

仲容卽咸。此可見他的思想行動乃是時勢所逼成的，自己也不認爲正軌。年五十四，卒於家。有集十三卷，今存詩八十餘首。

他是以八十二首詠懷詩著稱的。牠們都是五言的。（讀書敏求記謂又有四言詠懷十三首，今僅存三首。）第一首是：

夜中不能寐，

起坐彈鳴琴。
薄帷鑑明月，
清風吹我襟。
孤鴻號外野，
翔鳥鳴北林。
徘徊將何見？
憂思獨傷心。

這一首可說是八十二首的引子。月明風清的夜間，聽着鴻號鳥鳴，起坐彈琴以寫憂思——在這樣淒清的環境裏，便產生出數十首傑作。

阮籍到底“憂思”些什麼？我們縱觀他的八十多首詩，知道他所憂思的是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無常”。

如何金石交，
一旦更離傷？(其二。)
讒邪使交疏，
浮雲令晝冥。(其三十。)

這是友誼的無常。

一身不自保，
何況戀妻子？(其三。)

朝生衢路旁，
夕瘞橫溝隅。(其五十九。)

這是身家生命的無常。

黃金百鎰盡，
資用常苦多。(其五。)
布衣可終身，
寵祿豈足賴？(其六。)

這是富貴的無常。

千秋萬歲後，
榮名安所之？(其十五。)
榮名非己寶，
聲色焉足娛？(其四十一。)

這是名譽的無常。——總之，在我們詩人看來，什麼都是無常的。屈平要與天地比壽，與日月齊光，然而我們的詩人却說“日月有浮沉”，“朝陽不再盛”。這一點實在是詠懷詩的中心思想。

這一個中心思想的因和果，我們也可大略說一說。阮籍生於漢亡前十年，卒於魏亡前二年。他幼年眼看着漢魏的交替，暮年又眼看着魏晉的交替，中間再加以吳

蜀興亡的穿插，很容易使他感到一切事物的無常。這是第一種因。而且，我們知道他自幼便喜讀老莊之書——尤其是莊周的影響更爲明顯。莊周說，“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齊物論。）又說，“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秋水。）不過莊周認爲這些變化是當然的，正如一張紙的兩面似的，用不着“憂思”或“傷心”，而阮籍則似乎沒有那麼達觀，似乎只接受到莊周思想的一半。無論如何，總可說這是第二種因。至於果的方面，也有兩種。一是對於“凡人”的輕視：

豈與鄉曲士，
攜手共言誓？（其四十三。）
豈與蓬戶士，
彈琴誦言誓（其五十八。）

一是對仙人的企慕：

獨有延年術，
可以慰我心。（其十。）
願登太華山，

上與松子遊。(其三十二。)

這種例子很多，不必徧舉。前者可以使我們明瞭他白眼看人的意義，後者可以做劉勰所謂“詩雜仙心”的話的例證。

詠懷詩一向認為難懂。詩品說：

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怯言其志。

文選注也說：

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相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然而，我們若能懂得“無常”是阮籍的中心思想，便不難了解詠懷詩的意義。而且還可以更進一步的認識詠懷詩的價值。晉書本傳說：

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反。這顯然他另有所感，否則何必痛哭。他對於世態，認識得太深刻了，感覺得太靈敏了。一般人雖比較膚淺，比較遲鈍，然友誼的無常，富貴的無常……等等，却是不可諱飾的事實。阮籍所以是個偉大的詩人，便是因為他能將一般人所感到的無常，更深刻的更靈敏的寫下來，使人們讀了，不但覺得如出諸己，並且覺得更勝於己。

所以，詠懷詩歷千數百年而仍爲人們所愛讀。

最後，我們要指出詠懷詩的三個缺點。我們在上文說過，他對於一般醉生夢死的“凡人”是很輕視的。固然，他的詩大部分是含蓄不露，頗得風人之致的。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態度是輕視而不是憫憐，所以有一部分未免教訓或詛咒的氣味太重。如：

人誰不善始，
尠能尠厥終。(其四十二。)
違禮不爲動，
非法不肯言。(其六十。)
人知結交易，
交友誠獨難。(其六十九。)

這未免太質直了。又如：

鑒茲二三者，
憤懣從此舒。(其五十九。)

陳祚明說：“趨炎之人亦有不終者，以是聊快所憤。”“聊快所憤”豈是詩人的態度？這是第一個缺點。同時，有幾首使事太隱晦了，使讀者不易了解。如：

西遊咸陽中，

趙李相經過。(其五。)

趙李是誰？顏延年說是李夫人及趙飛燕，楊愔說是成帝時“小臣趙李”，丁福保又說是“輕俠趙季李款”，但是誰也不能斷定到底是誰。此外類此者尚多。這是第二個缺點。還有，因為八十二首非一時一地所作，所以前後重複者頗多。如：

(1)登高望所思。(其十五。)

登高眺所思。(其十九。)

臨路望所思。(其三十七。)

(2)一日復一夕。(其三十三。)

一夕復一朝。(同上。)

一日復一朝。(其三十四。)

一昏復一晨。(同上。)

(3)長劍倚天外。(其三十八。)

長劍出天外。(其五十八。)

(4)念我平常時。(其六十一。)

念我平居時。(其六十四。)

這是第三個缺點。但是牠們都是無關宏旨的：對於阮籍，仍不害其為第一流的詩人，對於詠懷詩，仍不害其

爲第一流的作品。

阮 派
詩 人

正始詩人中，自然以阮籍爲主。上文已略述阮籍，現在要述幾位阮派詩人。阮派詩人中，只有嵇康是與阮籍並稱爲“嵇阮”的。其餘竹林詩人中如山濤，向秀，阮咸，王戎等，都沒有詩篇流傳下來，只有劉伶倒還存有十四句詩。還有不在“七賢”之列的，如何晏，嵇喜，阮侃，郭遐周，郭遐叔等，也要連帶敘一敘。

嵇康（西歷二二三——二六二年）字叔夜，譙國銍人（今河南夏邑附近）。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避怨徙銍，銍有嵇山，家於其側，遂以爲氏。康早孤，有奇才，美詞氣。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尤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他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嘗采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遊。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作書告絕。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後安爲兄所枉訴，并累及康。初康居貧，嘗激水園一柳樹，與

向秀共鍛樹下以自給。鍾會往訪，康不爲禮。鍾會生氣，將走，康問：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會答：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及是，會譖康於司馬昭，遂遇害，時年四十。有集十五卷，今存詩五十三首。

這五十三首中，七首是樂府（其實只是一首分爲七解），四十六首是徒詩。徒詩中有一首是騷體的，有十首是六言的，十首是五言的，二十五首是四言的。單就數量方面看，我們也可知道四言詩是嵇康最重要的作品。四言自詩經以後，很少好的作品。偶有些可讀的，都是能夠擺脫詩經的束縛的。嵇康的四言詩固然不免有模仿國風或大雅的地方，然大部分實在是楚詞的影響更顯著。例如：

乘風高遊，
遠登靈丘。
託好喬松，
攜手俱遊。

朝發太華，

夕宿神州。

彈琴詠詩，

聊以忘憂。(贈秀才入軍之十六)

此外如“夕宿中洲”，“咀嚼蘭蕙”，“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顯然是鎔鑄屈宋的辭句的，故較那仿詩經者更饒別致。

話雖如此說，嵇康也有他的特殊風格。鍾嶸評他的詩，說：

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

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詩品。)

這裏有兩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是峻切，一是清遠。這是嵇康的詩的風格的兩個方面。前者的代表是幽憤詩：

嗟余薄祜，

少遭不造。

哀莞靡識，

越在襁褓。……

爰及冠帶，

憑寵自放。
抗心希古，
任其所尚。

幽憤詩本是他與呂安友善，因而受累入獄所作，故有“評直露才”之譏。後者的代表是贈秀才入軍：

風馳電逝，
躡景追飛。
凌厲中原，
顧盼生姿。(其九。)
日送歸鴻，
手揮五弦。
俯仰自得，
游心太玄。(其十四。)

題雖贈入軍，全詩實無入軍意。我們看他“日送”“手揮”，“顧盼生姿”，真是“未失高流”。——這些例子便不是詩經，不是楚詞，而是嵇康自己。

在思想方面，與阮籍同樣的受老莊影響很深。晉書本傳說他好老莊，自己也說“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與山濤絕交書）。在詩裏，再三提到老莊或黃老：

託好老莊，
賤物貴身。(幽憤詩。)
猗歟莊老，
棲遲永年。(酒會詩之四。)
莊周悼靈龜，
越穆嗟王輿。(答二郭之三。)
顏氏希有虞，
隰子慕黃軒。(與阮德如。)
黃老路相逢，
授我自然道。(遊仙詩。)

此外襲用老莊字句者尚多，更是明證。我們還要注意的，便是他在詩中揭發皈依自然之旨，如：

至人遠鑒，
歸之自然。(贈秀才入軍之十八。)
冲靜得自然，
榮華安足爲！(述志詩之一。)

歸自然，得自然，以及上文引的授自然，與陶潛“復得返自然”意同，而嵇康實爲先驅。這是正始詩人對於後代的重要影響之一。

最後，我們談談他的詩的形式。形式上的特點大約有四種。第一，凡合若干首作一題者，前幾首用四言，末一首用五言。如贈秀才入軍十九首及酒會詩七首，都是如此。同時如郭遐叔的贈嵇康五首，也是前四首四言，第五首五言。第二，他的六言詩每首均四句，四句均入韻：

二人功德齊均，
不以天下私親。
高尚簡樸茲順，
寧濟四海蒸民。(惟上古堯舜。)

只有第二首(唐虞世道治)是例外。第三，他的騷體的思親詩喜歡用“句中韻”：

奈何愁兮愁無聊，
恆惻惻兮心若抽。
愁奈何兮怨思多，
情鬱結兮不可化。

第一句第一個愁字及第三句的何的都是入韻的。第四，他的樂府秋胡行七解(或七首)每解首四句均疊句，末段同用“歌以言之”句，與曹操秋胡行相同，也是特殊

的例。

嚴格地說，阮籍嵇康以外，正始便沒有詩人了。但爲明瞭他們一派的情形起見，我們不能不把當時幾位小詩人略述一下。

何晏（西歷一九〇？——二四九年）是所謂“正始名士”之一，實爲嵇阮的前輩。他字平叔，南陽宛人（今河南南陽附近）。何進之孫，曹操之“假子”，曹丕不很忌他。到正始中，始爲曹爽所賞識，官至侍中尚書。終於因曹爽的原故，爲司馬懿所殺。有集十一卷，今存五言詩二首：一爲鴻鵠比翼遊，一爲轉蓬去其根。大旨以鴻鵠浮萍自喻，以轉蓬爲戒：亦懼禍思退之意。他在當時頗負重名，而詩則不大高明。

劉伶（西歷二一〇？——二七〇年？）是“竹林七賢”之一，字伯倫，沛國人（今江蘇徐州附近）。他不妄交遊，獨喜與阮籍嵇康爲友。家貧，好喝酒，著酒德頌。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以無用罷，壽終於家。酒德頌外，還流傳一篇五言的北芒客舍詩。中有句云：

繩彼終不曉，

斯嘆信難任。

何以除斯嘆？

付之與瑟琴。

可見他的風格是近阮而不近嵇。

嵇喜（西歷二二〇？——二八五年？）字公穆，爲嵇康之兄。喜有當世才，舉秀才，爲太僕宗正，遷揚州刺史。晉太康三年，爲徐州刺史。他的作品有答嵇康四首。他可說是阮派詩人中的一個叛徒。如說：

列仙狗生命，

松喬安足譽？（其三。）

都邑可優遊，

何必棲山原？（其四。）

其用意與嵇阮相反。不過合四五言爲一題，怕是受嵇康的影響。

阮侃（生卒無考）字德如，爲阮藉同族，但不知其行輩。父共爲魏衛尉卿。侃有俊才，與嵇康友善。風儀雅潤，筋以名選。官至河內太守。他的作品有答嵇康二首，均五言。每首長至三十句或三十八句，均一韻到底。嵇康本有贈阮德如詩，現在這個答詩大底是敘景慕之意，

別離之感，却沒有什麼精采。

郭遐周與郭遐叔（生平均無考）也是嵇康的朋友，康曾有答二郭詩，即指他們。作品都不高明，但形式上可看出與嵇阮有些源淵。遐周有贈嵇康三首，本是五言，而中間雜以騷體，如：

歸我北山阿，
自逍遙以倡佯。
同氣自相求，
虎嘯谷風涼。

這是阮籍所特有的章法，如：

離合雲霧兮，
往來如飄風。……
邵平壽東陵兮，
一旦爲布衣。……
寒暑代征邁兮，
變化更相推。（采薪者歌。）

遐叔有贈嵇康五首，前四首五言，末首五言，顯然是模仿嵇康的特殊章法的。

篇二 陶潛時代

章一 導論

歷
史
的
背
景

我們稱三國爲曹植時代，稱六朝爲陶潛時代。“六朝”二字的解釋歧異很多，而我們所謂陶潛時代則指二六五至六一八年間。自二六五至三一七年的四十年，與自五八九至六一八年的三十年，勉強可算是南北統一的時候；自三一七至五八九年的二百七十年，則完全是分裂的局面。現在將當時分合的情形略述一下。

二六五年，司馬炎受魏禪，打破三分的局面。然而不久便有賈后之亂（名南風，惠帝后，賈充女），及八王之亂（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顥，東海王越），沒有片刻的安寧。外邊又有北方胡族的侵擾，懷帝愍帝相繼被擄，西晉遂亡。

三一七年，琅邪王容即位建康，是爲東晉。中經王敦，蘇峻，桓氏之亂，主動者都是藩鎮，結果釀成劉裕的篡位，東晉亦亡，時爲四二〇年。劉裕建國曰宋，歷八帝，凡六十年。到四七九年，蕭道成弑順帝而自立，是爲南齊。齊歷七帝，凡二十四年。到五〇二年，蕭衍弑和帝而自立，是爲梁。梁歷四帝，凡五十六年。到五五七年，陳霸先弑敬帝而自立，是爲陳。梁未亡時，昭明子詒以正嫡不得立，攻元帝，得宇文泰之助，於五五五年自立爲帝，是爲後梁，(或稱西梁)。到五五八年，陳後主及後梁帝琮均降於隋，江南偏安的局面始告結束。

江北方面則落在異族手裏。此事遠因當在漢代。當時國勢正盛，四方異族多爲所并吞。戰後則虜略其民而致之內地，任意奴使，不加教養。政府無事，他們尚有所畏。到三世紀以後，政府無統御力，他們便思脫羈絆，在腹地作起亂來。史書稱之爲“五胡十六國”。屬於匈奴的，有前趙劉氏，北涼沮渠氏及夏赫連氏。屬於鮮卑的，有前燕慕容氏，後燕慕容氏，南燕慕容氏，南涼禿髮氏及西秦乞伏氏。屬於羯的，有後趙石氏。屬於氐的，有前秦苻氏，後涼呂氏及成漢李氏。屬於羌的，有後秦姚

氏。餘如前涼張氏，西涼李氏及北燕馮氏，則爲漢族。自三〇四年起，至四三九年止，共紛亂了百餘年，方統一於拓跋氏，是爲北魏。到五三四年，魏將高歡宇文泰二人各擁魏主孝靜孝武而分爲東西二魏，五五〇年，東魏孝靜禪位於高洋，國號北齊。五五七年，西魏恭帝禪位於宇文覺，國號北周。五七六年，北齊滅於北周。五八一年，北周禪位於楊堅，國號隋。隋統一江南北不久，即遇到個荒淫無度的楊帝，又回到漢末羣雄爭奪的局面。到六一八年唐高祖即位於長安，方把這三百餘年中不光榮的歷史結束了。

在這三百餘年中，就文人的生活看，與曹植時代同樣的可分兩個段落。晉宋爲第一個段落，與從前正始相似。試看當時文人不善終的事實罷：

- (1) 張華——三〇〇年。
- (2) 石崇——三〇〇年。
- (3) 潘岳——三〇〇年。
- (4) 陸機——三〇三年。
- (5) 陸雲——三〇三年。
- (6) 劉琨——三一八年。

- (7) 郭璞——三二四年。
(8) 謝靈運——四三三年。
(9) 范曄——四四五年。
(10) 鮑照——四七〇年。

所以，一部分的文人便不肯露頭角，以求苟全。同時，任意歌唱挽歌的風氣便起來了：

- (1) 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世說新語卷五。）
(2) 張麟酒後挽歌甚淒苦。（同上。）
(3) 范曄……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宋書范曄傳。）
(4) 顏延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南史顏延之傳。）
(5) 謝幾卿……醉則執鐸挽歌。（同上謝幾卿傳。）

因此，此時詩歌的基本思想大都是不健全的。

齊梁以後爲第二段落。此時的文人較前舒服得多了。北史文苑傳序說：

太和在運，銳情文學……明皇御歷，文雅大盛。
……有齊自霸業云啓，廣延俊髦。……後主雖溺

於羣小，然頗好詠詩。……周氏創業，屬運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

南史文苑傳序也說：

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甚。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

所以，文學的獨立，也從這時候起。劉師培說：

考之史籍，則宋文帝時於儒學，玄學，史學，三館外，別立文學館。……而文章志諸書亦以當時爲最盛。更卽以簿錄之學言之，……自齊王儉撰七志始立文翰之名，梁阮孝緒撰七錄易稱文集。（中古文學史第五。）

至於文筆之分，更可證明當時對於純粹文學的認識：

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梁元帝金樓子。）

凡此種種，都可看出文學環境的優良。

關於這兩段落的互異，我們有一種解釋。在晉宋時，一面感到偏安的恥辱，一面受到易代的痛苦；然而

到齊梁以後，偏安已成定局，而易代亦成家常便飯，不再能給詩人以激刺了。

陶潛
時代的
鳥瞰

此時期的詩歌，自以陶潛為主。在他以前有元康詩人，以後有元嘉詩人，最後則有新體詩。本來在西晉時，有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者，其中只有張協，陸機，潘岳及左思比較重要些。而左思尤稱大家，可與郭璞劉琨鼎足而立，為當時詩壇之重鎮。左思以詠史八首著稱，名為詠“史”，實即詠“懷”。此外，嬌女詩喜用俗語方言，亦為當時可注意的一篇。劉琨頗有儒將風度，故存詩雖少，而氣魄之偉大，風格之悲壯，實為典午第一。郭璞的傑作是遊仙詩十四首。這與左思詠史同是“詠懷”之作，故昔人譏其“非列仙之趣”實在是不必的。他們三人的地位都較潘陸輩為高。餘如傅玄張華等，也值得我們注意一下，此外便不必細論了。

到東晉便產生大詩人陶潛。他的詩的年代大都可考，我們可分三個時期來研究。三十四歲以前為第一期。此時期內的四言詩是很拙劣的，五言詩則大都已到

成功的境界。最重要的是他的歸田園居五首，他在這裏提出“返自然”的主張，爲他一生的基本思想。三十四歲至四十九歲爲第二期。此時四言詩仍是沒有成功，五言詩則較前期似覺進步。而飲酒詩二十首——或嘆盛衰的無常，或悲生命的短促，或借物以喻意，或咏史的見志，或寫自己的饑寒，或述自己的操守——尤爲傑構。四十九歲以後爲第三期。四言詩已不再嘗試了。五言詩的題材則集中於一個“貧”字。他便在這窮愁中死了，死時還留下三篇挽詩。他在當時人心目中，恐怕沒有很高的地位，詩品列入中品可證。到唐代以後，如王孟韋柳等都極力模仿，宋代蘇辛等也都崇拜他。到現在，他久已被定爲第一流的大詩人了。

與他同時或略後，還有一羣詩人。其中最重要的是謝靈運與鮑照。靈運好遊歷，導山水詩之先路，與陶潛開田園一派相同。但他有兩種缺點：一是駢偶句太多，一是用經子成句太多。同時，許多寫景的好句却是不該埋沒的。他固然不及阮陶，然較之潘陸猶高一籌。鮑照在當時頗爲人所輕視，其實他的才氣却不在靈運之下。他的作品中，徒詩不及樂府，樂府中五言不及七言。他

的七言的樂府——尤其是行路難十八首——實爲中代詩史上不常見的傑作。謝鮑以外的詩人，如顏延之，謝惠連及謝莊等，都與靈運走的一條路。他們有靈運之短而無其長，所以品位更低。不過二謝的七言詩却可爲鮑照的羽翼，在七言詩的發展史上，是很有幫助的。

最後，我們要講到當時文人所提倡的新體詩。以前有兩種趨勢：一是對偶的趨勢，一是小詩的趨勢。對偶在古代詩史上已見其端，中代初期的大詩人如曹植、阮籍及陶潛等的作品中亦多此例。小詩亦起於古代，晉宋後則更盛。所以，永明詩人便以“四聲”“八病”相號召，而演成後代的律詩與絕句。當時作者，南方以謝朓爲主，北方以庾信爲主。此外，如南方的沈約，江淹，王融，徐陵，庾肩吾，吳均，何遜，江總，陰鏗等，北方的王褒，蕭愨，盧思道，薛道衡等，可爲謝庾的羽翼，而梁簡文帝及隋煬帝也不失爲一時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固然不能比前之曹阮陶謝，後之王孟李杜，然也可代表一時的風尚。

以後，我們便分章敘述。

章一終

章二 元康詩人

左 思
劉 琨 與
郭 璞

當西歷三世紀末期至四世紀初期的數十年中，頗有幾位轟動一時的詩人。習慣上，我們稱之爲“太康詩人”，或稱之爲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這是因爲詩品裏有這一段：

迨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然而三張二陸兩潘的作品實在沒有很高的價值，只有左思還比較值得我們研究。左思以外，還有那“雋上之才”的郭璞，及“清剛之氣”的劉琨，也可與左思鼎足而立，蔚爲西晉詩壇的重鎮。然劉郭二人時代較晚，到太康末年還不滿二十歲。若以“永嘉”爲號，恐難包括左思。因此，我們想及謝靈運傳論裏的話：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緡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探南皮之高韻。

“元康”可指潘陸，當然包括左思；時思年約四十餘，劉郭則正在壯年。所以，我們把這三位西晉的大詩人，合稱“元康詩人。”

左思（西歷二五〇？——三〇五年？）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今山東臨淄附近）。他的生年，我們不很知道；據晉書三十一，其妹芬於泰始八年拜修儀，由此推測他當生於魏廢帝嘉平初年。家世儒學，父雍官殿中侍御史，妹芬後為貴嬪。他幼時學書鼓琴都不成，雍謂友人：

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

他為所激，勤於所學，善屬文，辭藻壯麗。貌寢，口訥，不好交遊，惟以閒居為事。曾化一年的功夫，作成一篇齊都賦。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他擬賦三都，訪著作郎張載，問岷邛之事。又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史稱其構思之苦：

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文選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

而時人頗加非笑。陸機與弟雲書：

此間有倫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壺耳。（晉書九十二引。）

十年之後，賦作成了。居然有太子中庶子皇甫謐作序，中書著作郎張載及中書郎劉逵作注，司空張華也說：

班張之流也！

於是豪貴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陸機本欲作此賦，竟爲之擱筆。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心讀書。齊王冏徵爲記室，以病辭不就。太安中，張方大掠洛中，思遷家冀州。數歲，以疾終，約當惠帝末年。有集五卷，今存詩十四首。

他的傑作是詠史八首。他作詠史大約在西歷二七〇至二八〇年的十年中，因爲詩中有這幾句：

弱冠弄柔翰，
卓犖觀羣書。……
長嘯激清風，
志若無東吳。（其一。）

吳亡於二八〇年，詩必作於吳未亡時。詩中有的是自抒抱負的話：

左眄澄江湘，
右盼定羌胡。
功成不受爵，

長揖歸田廬。(其一。)

有的是發牢騷的話：

世胄躡高位，
英俊沉下僚。
地勢使之然，
由來非一朝。(其二。)

有的是自己安慰自己的話：

寂寂揚子宅，
門無聊相與。……
悠悠百世後，
英名擅八匹。(其四)

所以題雖詠“史”，詩實詠“懷”。在他以前，如班固王粲所作，那是純粹詠的史事。自他以後，詠史詩便換了一個方向。

詠史以外如悼離贈妹二首是不大高明的四言詩，招隱二首及雜詩均五言，風格與詠史相近，我們不必多說。另有一篇嬌女詩，為普通選本所不取的，却是一篇很有趣味的詩。“嬌女”有二：其一——

小字為紈素，

口齒自清歷。
 髻髮覆廣額，
 雙耳似連璧。
 明朝弄梳台，
 黛眉類掃跡；
 濃朱衍丹唇，
 黃吻瀾漫赤。

又其一是一——

其姊字蕙芳，
 面目瞭如畫。
 輕妝喜樓邊，
 臨鏡忘紡績。
 舉解臨京兆，
 立的復成易。
 玩弄眉目間，
 劇兼機杼役。

詩中頗多方語。如上文所引“瞭”字，丁福保說：

瞭字說文玉篇皆不載，似非梁以前字。疑當作
 粲，然宋刻玉台如是，姑存，俟攷。

此外如“舉鱗”，“鑪鉞屈”等等，注家皆爲擱筆，恐亦非雅言。其所以能刻畫盡致的，也實在爲了這一點。在駢儷漸盛的時候，這一篇的確是可貴的作品了。

詩品評其詩：

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

這大概是指詠史詩。他又說：

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

所謂“野”，也許指嬌女詩。沈德潛却提出抗議：

此不知太冲者也！太冲胸次高曠，而筆力又復雄邁。陶冶漢魏，自製偉詞，故是一代作手。豈潘陸輩所能比埒！

他把左思提高，與潘陸分開，是很有見地的批評。潘陸是低能詩人，而左思是阮陶間一大作者。我們引他詠史中兩句，以代表他的風格，並以結束本文：

振衣千仞岡，
濯足萬里流。

後左思二十餘年有劉琨（西歷二七一——三一八年）。他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今河北東南部）。祖邁爲相

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雋朗之目，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與征虜將軍石崇，祕書監賈謐相過從，與陸機陸雲等號爲二十四友。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及齊王冏輔政，拜琨爲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爲司馬。劉喬攻許昌，爲琨所敗；又斬石超，降呂朗；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功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他在并州，頗負物望。但短於控御部下，遂爲劉聰所敗，父母俱遇害。他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愍帝卽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三年，拜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復爲石勒所敗。遂與鮮卑段匹磾結婚約以共戴晉室。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進侍中太尉，餘如故，并贈名刀。後匹磾與從弟末波有隙，末波誘琨子翠共圖匹磾，匹磾遂留琨不令歸。琨素負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他自知必死，而神色自若。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諡曰愍。有集十卷，別集十二卷，今存詩三首。

薛能稱卻縠爲“儒將……風流”，我們可以移贈劉琨。晉書六十二說：

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閒，文詠頗爲當時所許。

又說：

〔琨〕素奢豪，嗜聲色；雖督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

這可以證明他對於文學與音樂的愛好。晉書又說：

〔琨〕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這也許有點誇張，然他的風度尚可令千載下的我們悠然神往。可是生在第三世紀的末年，喪亂頻仍，不遑安處。所以答盧諶書說：

自頃轉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

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

由這樣的性格與這樣的環境，便生出劉琨的詩。故見存詩篇雖少，而他不失爲當時第一流詩人。

我們舉幾段爲例：

逆有全邑，
義無完都！
英蕊夏落，
毒卉冬敷！（答盧謏。）
功業未及建，
夕陽忽西流；
時哉不吾與，
去乎若雲浮。
朱實隕勁風，
繁英落素秋；
狹路傾華蓋，
駭駟摧雙轡。
何意百鍊剛，

化爲繞指柔！(重贈盧謨。)

繫馬長松下，

發鞍高岳頭。

烈烈悲風起，

冷冷澗水流。

揮手長相謝，

哽咽不能言！

浮雲爲我結，

歸鳥爲我旋。(扶風歌。)

這些都是被匹磾拘留後所作，所以晉書六十二說：

琨詩託意非常，摯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謨。

然而盧謨是個庸人，無補於事。英雄是死了，只留得三篇“悽戾”而“清拔”的詩。沈德潛說得好：

越石英雄失路，萬緒悲涼。故其詩隨筆傾吐，哀音無次。讀者烏得於語句間求之！

因爲是“隨筆傾吐”，所以較之“爲文乃患太多”的陸機輩，高明得多了，

他的詩相傳還有一篇胡姬年十五。四庫提要卷一

百九十二列舉廣文選的錯誤，有一條說：

又胡姬年十五一篇，本梁劉琨作，郭茂倩樂府詩集可考，而沿文翰類選之誤，以爲晉劉琨。

我們看了詩中的

花將面自許，
人共影相憐，

之句，便知其聲律不類晉人，風格更非劉琨，其爲錯誤可知。

與劉琨差不多同時的是郭璞（西歷二七七——三二四年）。他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今山西絳縣附近）。父瑗官至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諛於言論。時國事日非，他避地京南，一路遇將軍趙固及廬江太守胡孟康，都很敬重他，宣城太守殷祐還請他做參軍。祐遷石頭督護，璞也隨去。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元帝初鎮建鄴，後爲晉王，以至卽帝位，都遇事諮詢。曾著江賦，傳誦一時；又作南郊賦，元帝嘉之，以爲著作郎。不久，又遷尙書郎，多所匡益。明帝在東宮，與溫嶠亮庾等並爲布衣交，璞亦在內，論者美之。永寧初，璞以母憂去

職。不久，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敦謀逆，璞不從，遂被害，年四十九。及王敦平，他追贈弘農太守。著作有(1)爾雅注五卷，(2)音二卷，(3)圖十卷，(4)贊二卷，(5)方言注十三卷，(6)三蒼注三卷，(7)穆天子傳注六卷，(8)山海經注二十三卷，(9)圖贊二卷，(10)水經注二卷，(11)周易林二卷，(12)洞林三卷，(13)新林四卷，(14)又，九卷，(15)卜韻一卷，(16)楚詞注二卷，(17)子虛上林賦注一卷，(18)集十七卷。今存詩二十二首。(晉書卷七十二有他的傳，鬼話連篇，甚不可信。大概他喜卜筮也許是真的，但那些靈異的傳說未必是事實。故在上文的敘述裏一概沒有採入。)

他的傑作自然是遊仙詩十四首。遊仙詩來源很遠。漢樂府中有董逃行，步出夏門行，王子喬等等，後來曹操曹植詩中也多此類的詩。“遊仙”二字始見於曹植樂府的遊仙篇，後來嵇康張華，何劭張協等也有遊仙詩，其次便是郭璞。不過郭璞以前的遊仙詩是確詠赤松王喬的，到郭璞則遊仙其名而詠懷其實——正如左思所作詠史詩似的。例如：

漆園有傲吏，

萊氏有逸妻。
進則保龍見，
退爲觸藩羝。
高蹈風塵外，
長揖謝夷齊。(其一。)
六龍安可頓？
運流有代謝；
時變感人思，
已秋願復夏；
淮海變微禽，
我生獨不化！(其四。)

這些顯然是感憤之辭，所以詩品說：

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違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這話完全是錯的。史稱璞“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有“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婆於林窟”之句，與上文所引遊仙詩句同意。這種有真性情的抒情詩，難道劣於何劭等不乖於玄宗的詩？

其他的詩却未能稱是。唐文館詞林所載四首贈答詩，都是四言的。雖沈德潛稱贈溫嶠“異苔同岑”句爲“造語新俊”，然就大體看來，似遠遜於曹操曹叡嵇康劉琨的四言詩。餘如藝文類聚所載三首及初學記所載一首，大都有闕文。完全的只有“杞梓生南荆”一首，亦有以爲陸機作者，而且也不大高明。

以上三位是我們認爲值得仔細研究的，是西晉的第一流的詩人。以下我們再略談一談幾位不大值得研究的小詩人。

其他詩人

西晉的“小詩人”，據馮惟訥丁福保所搜集的，幾近百人。其中自然有許多僥倖流傳到現在而毫無文學的價值的詩人，如荀勗，傅咸，曹摅，盧諶之流，我們可以不提。就是偶有一二篇傳誦當時的，如孫楚“零雨之章”，王讚“朔風之句”以及石崇明君之辭，束皙補亡之作，要皆無關宏旨，不必詳述。我們現在只講五個人——晉初的代表傅玄與張華二人，及“三張二陸兩潘”的代表協，機，岳三人。

傅玄（西歷二一七——二七八年）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今陝西耀縣附近）。祖夔爲漢漢陽太守，父韓爲魏扶風太守。他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州舉秀才，除郎中，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將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封鶡觚男。武帝爲晉王，以他爲散騎常侍。及卽帝位，進爵爲子，加驃馬都尉，掌諫職。俄遷侍中，以事免官。西歷二六八年，後爲御史中丞。翌年，遷太僕。尋轉司隸校尉，又以事免官。卒於家，年六十二，謚曰剛。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有集五十卷，今存詩六十四首。他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貴遊懾伏，台閣生風。而他的言情詩則頗婉轉可誦：

雷隱隱，

感妾心。

傾耳清聽非車音。（雜言。）

君安遊兮西入秦，

願爲影兮隨君身。

君在陰兮影不見，

君依光兮妾所願。（車遙遙篇。）

其傑作則要推短歌行：

昔君視我
如掌中珠，
何意一朝
棄我溝渠！
昔君與我
如影與形，
何意一去
心如流星！
昔君與我
兩心相結，
何意今日
忽然兩絕！

接連三排，意深而筆健，在傅玄詩中要算上乘。此外如雜詩“志士惜日短”篇，悽婉清俊，亦頗膾炙人口。其餘則未能稱是。沈德潛說他“長於樂府”，然他的樂府中有極無聊者。如艷歌行“日出東南隅”篇，幾乎全是模仿漢辭的，篇末竟說：

天地正厥位，
願君改其圖！

這真太唐突羅敷了。

張華（西歷二三二——三〇〇年）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今河北北平附近）。父平爲魏漁陽郡守。他少孤貧，以牧羊爲生。然勤於學業，遂善屬文，辭藻溫麗。嘗作鶴鷄賦，爲阮籍所稱賞，由是知名。初爲太常博士，轉河南尹丞，又除著作佐郎，遷長史，兼中書郎，時華年約三十。晉受禪，拜爲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及吳平，以擘畫功，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爲荀勗所譖，出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又以譖言，徵爲太常。及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後以誅楚王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以事爲趙王倫及孫秀所讎，遂被害，年六十九。集十卷，今存詩三十二首。他的詩，意境未嘗不好，只是筆不足以達之。例如他的門有車馬客行寫一個久別重逢的同鄉：

語昔有故悲，
論今無新喜。……

詞端競未究，
忽唱分途始。

這是一個很好的題材，而這幾句詩是笨極了。比較好一些的是情詩：

清風動帷簾，
晨月照幽房。
佳人處遐遠，
蘭室無容光（其三。）
巢居知風寒，
穴處識陰雨。
不曾遠別離，
安知慕儔侶？（其五。）

又如雜詩：

重衾無暖氣，
挾纊如懷冰；
伏枕終遙夕，
寤言莫予應。（其一。）

詩品所謂“其體華艷”，“兒女情多”者，庶幾近之。又有勵志詩，是四言的說理詩。雖有模仿詩經的嫌疑，然亦

頗能避去抽象的蔽病。

張協（西歷二六五？——三一五年？）字景陽，安平人（今河北保定附近）。父收爲蜀郡太守，兄載官至中書侍郎，弟亢官至散騎幸侍。協少有雋才，與載亢齊名，初解公府掾，轉祕書郎，補華陰令。嘗爲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異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至永嘉初，復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不久，終於家。有集四卷，今存詩十三首。他以雜言著稱。其中寫景的部分如：

秋夜涼風起，
清氣蕩暄濁；
蜻蛚吟階下，
飛蛾拂明燭。（其一。）

抒情的部分如：

疇昔嘆時遲，
晚節悲年促。
歲暮懷百憂，

將從季主卜。(其四。)

這些詩雖不能上比左思劉郭，然亦可與傅玄張華成鼎足之勢，較之潘陸之倖享大名者固自不同。

陸機(前二六一——三〇三年)字士衡，吳郡人(今江蘇吳縣附近)。祖遜爲吳丞相，父抗爲吳大司馬；其家世之清華，爲西晉詩人冠。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時年僅十四。六年後，吳亡，退居舊里，閉門勤學，文賦及辨亡論等卽作於是時。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素重其名，稱爲“二俊”。太傅楊駿辟爲祭酒，遷太子洗馬，著作郎。吳王宴以爲郎中令，遷尙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中書郎，賜爵關中侯。倫敗，被收，滅死，徙邊，遇赦。成都王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爲平原內史。穎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兵二十餘萬，而爲乂所敗。宦人孟玖與將軍牽秀共譖機有異志，穎使秀密收之，遂遇害，時年四十三。有集四十七卷，今存詩一百零四首。就政治史講，他是個妄人；就文學史講，他是個笨伯：沈德潛曾痛責他：

士衡以名將之後，破國亡家；稱情而言，必多哀

怨。乃詞旨敷淺，但工塗澤，復何貴乎？

又論其劣點道：

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筆又不足以舉之，遂開出排偶一家。西京以來空靈矯健之氣不復存矣。降自梁陳，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士衡爲之濫觴也。

“塗澤”和“排偶”的例子，可謂俯拾即是。現在我們找些差強人意的部分抄錄於後：

渴不飲盜泉水，
熱不歇惡木陰。
惡木豈無枝？
志士多苦心。（猛虎行。）
辭家遠行邁，
悠悠三千里，
京洛多風塵，
素衣化爲緇。（爲願彥先贈婦。）

這些在士衡詩中都是比較超拔，比較有一點氣骨的詩。大概他是上了“以賦作詩”的當。當時風氣本來如是，故他得名最大，而作品最劣。

潘岳（西歷二四〇？——三〇〇年）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今河南開封附近）。祖瑾爲安平太守，父芑爲琅邪內史。岳少有奇童之稱，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才名冠世，爲衆所嫉。栖遲十年，始出爲河陽令，轉懷令，頗勤於政績。遂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楊駿引爲太傅主簿。未幾，選爲長安令，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去。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他少時惡孫秀，數撻辱之。及秀爲趙干倫中書令，遂誣岳爲亂，誅之，夷三族。有集十卷，今存詩十八首。他的詩與陸詩是同樣的不高明。最出名的是悼亡詩：

望虛思其人，
入室想所歷。
幃屏無髮髻，
翰墨有餘跡。
流芳未及歇，
遺掛猶在壁。（其一。）
歲寒無與同，
明月何朧朧！

展轉晒枕席，
長簟竟牀空。
牀空委清塵，
室虛來悲風。(其二。)

這些還可表示一點哀悼的深情。第三首便差得遠。卽第一首中，也有“周道仲驚別”一類不通的句子。悼亡以外的幾首，更不用說了。

章二終

章 三 陶 潛

陶 潛
傳 略

現在我們要敘述當時唯一的大詩人陶潛（西歷三七二?——四二七年）了。他的傳記，最早者爲沈約與蕭統所作的，後來晉書南史及蓮社高賢傳等都有傳，吳仁傑王質丁晏陶澍等都有年譜。近人梁啟超古直等又作有新譜。材料雖甚豐富，然而異說紛紜，莫綜一是，我們要替他作一簡單的傳記，反而無從下筆。此處不能詳細考證，只能綜合各種主張，略略敘述於後。

陶潛的生年，是各問題中之最糾紛者。據我們所知，大概有四種異說：

- (1) 晉穆帝永和八年（西歷三五二年）。
- (2) 晉哀帝興寧三年（三六五年）。
- (3)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三七二年）。
- (4) 晉孝武帝太元元年（三七六年）。

第一說是宋張縝的主張(李公煥陶集箋注引)，據辛丑年(四〇一年)遊斜川“開歲倏五十”來推算的。但辛丑一作辛酉，五十一作五日，不能算鐵證，且與他處衝突，故不能成立。第二說是古史各傳的記載，說他卒年六十三，故當生於此年，似乎可信。但全集未道及六十以後事，只說“年過五十”又說“早終非命促”，顏延年他也說“年在中身”，可證他卒年不滿六十，各傳非誤載即字譌。第四說是古直的主張，以為他卒年五十二。然而並沒有什麼證據詔示我們，且又臆改原文，如辛丑還江陵“閒居三十歲”改三為二，遊斜川序“辛丑”改為“乙丑”，簡直胡鬧，當然不能成立。所以四說中以第三說為較可信。這是梁啓超的主張。陶集中記年各篇，大都有異文，不能作證。惟辛丑還江陵“閒居三十載”無異文，依此推算，卒時年五十六，當生於三七二年。

他的名字，籍貫，世系等等，也多異說。關於名字，有四種異說：

- (1) 名潛，字淵明，(沈約所作傳)。
- (2) 名淵明，字元亮，(蕭統所作傳)。
- (3) 名潛，字元亮，(竹書本傳)。

(4) 名元亮，字淵明。(南史本傳)。

集中如孟府君傳及祭程氏抹文均自稱“淵明”，而傳說他對檀道濟却自稱“潛”，所以吳仁傑等主張“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梁啓超則以為“君子已孤不更名”，而以潛為小名。我們於此，只好存疑。關於籍貫，有三種異說：

(1) 潯陽柴桑，(沈蕭及南史的傳)。

(2) 宜豐，(明一統志引圖經)。

(3) 上京(江州志)。

陶澍說，“集中有移居詩及還舊居詩，其首句曰，‘疇昔家上京’，則江州志所說為信。當是始居上京，因火而徙柴桑之南村；後又還居上京也。圖經謂始家宜豐，未知所本。”這是不錯的；別本上京作上荆。關於世系，舊說曾祖侃，晉大司馬；祖茂，武昌太守；父逸，淩城太守；母孟氏，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嘉第四女。其中有三疑問：

(1) 曾祖是陶侃嗎？

(2) 茂一作愷，到底如何？

(3) 父名逸嗎？是淩城太守嗎？

第一個疑問是閻詠提出的，理由是“侃廬江人，元亮潯

陽柴桑人，其址貫不同”等等，但贈長沙公序明言“祖同出大司馬”，實在沒有什麼可疑，（閣詠以“大司馬”爲“右司馬”之誤，指漢陶舍不指侃，實太牽強）。第二個疑問，我們以爲茂見古史，岱見陶茂麟家譜，似乎名茂可靠些。第三個疑問，比較重要些。史傳均未提及父名，惟見李公煥所引陶茂麟家譜，其書久不傳，且晉宋志無姿城；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亦載之，但“姿城”作“安城”，未知所據，闕疑爲是。

當他壯年，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久。以不堪吏職，自解歸。後又召爲主簿，不就。躬耕自資，抱羸疾，遂爲鎮軍參軍，後又爲建威參軍。他向親朋說：

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

遂以義熙元年（四〇五年）八月，補彭澤令。至十一月，遭妹喪，自免歸。傳說當時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束帶以見，他嘆道：

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

即日解綬去職。兩說未知孰是，但他從此以後不再做官是事實。義熙末（四一八年？）徵著作郎，他不就。四二〇年，劉裕篡晉自立。元嘉四年（四二七年）九月，卒，年五

十六。子五人：長子儼，小名舒，母早卒，姓氏無考；次侯，份，佚，修，小名宣，雍，端，通，母翟夫人。鄧名世說，“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尚書”，疑有誤。

從四〇五至四二七的二十餘年中，是他閒居的時候。這期內所流傳的軼事甚多，頗可窺見他的性格——知道他是怎樣的天真瀟灑，怎樣的沉醉於酒鄉中，或流連於大自然的懷抱裏，而成爲第一流的大詩人。

總結上文，作爲一表：

紀	年	紀	事
西歷中歷	陶潛歷史的傳記的文學的		
三七二年	晉簡文帝 咸安二年	一	陶潛生。
三九〇年	孝武帝太 元十五年	一九	妻某氏卒。
三九九年	安帝隆安 三年	二八	作鎮軍參軍。
四〇五年	義熙元年	三四	三月爲建威參軍 八月補彭澤令， 十一月自免歸。作歸去來辭。
四〇八年	四年	三七	六月遇火，旋即移居。
四一八年	十四年	四七	劉裕弑安 帝。 徵著作郎，不就。

四二〇年	宋武帝永 初元年	四九	劉裕篡晉， 自立。		
四二七年	文帝元嘉 四年	五六		九月卒。	作挽歌。

陶 潛
的 詩

陶潛卒後不及百年，蕭統替他編全集，計七卷，又序傳誄爲一卷，共八卷。同時又有一種五卷的，合“錄”一卷爲六卷。北齊陽休之編爲十卷，隋志所載又有一種九卷的。唐時有五卷及二十卷二種，宋以後則不同的版本很多，這也不必細述。我們所要注意的，是集中的僞作：

- (1) 歸田園居第六首“種苗在東臯”。——韓駒說，“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李公煥引。）按此乃江淹的擬陶徵君，當刪。
- (2) 問來使“爾從山中來”。——西清詩話說，“此節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容齋隨筆說，“問來使詩諸家本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天目疑非陶居處。”蓋詩中有“早晚發天

目”句，故云然。湯漢說，“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爲之。”嚴羽說，“此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漫取以入集邪？”亦當刪。

- (3) 四時“春水滿四澤”。——彥周詩話說，“此詩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湯漢說，“此顧愷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故當刪。

他如五孝傳，讀史述，四八自，扇畫贊等，疑皆偽作，因不在詩歌範圍內，故不贅。

除偽作外，他的詩共存一百五十餘首。其中有四分之三是可以考知時代的，我們分爲三期：

- (1) 西歷三九一——四〇五年。這是他的壯年，(二十歲到三十四歲)，正在社會上服務。
- (2) 西歷四〇五——四二〇年。這是他的中年(三十四歲到四十九歲)，在故鄉做隱士。
- (3) 西歷四二〇——四二七年。這是他的晚年(四十九歲到五十六歲)，是隱士兼遺老的生活。

以下我們依次研究。

第一期中的詩，作期可攷者如下：

- (1) 命子十首。——這是命長子儼的。陶潛弱冠悼亡，儼生常在十八九歲時。詩云“漸免於孩”，知作於二十一二歲時。
- (2)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詳下。
- (3)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這詩紀年甚明，時陶潛二十九歲。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當在其前，約二十七八歲。
- (4)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一首。——時潛三十歲。
- (5) 歸田園居五首。——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知亦潛三十歲時作。
- (6) 歸鳥四首。——詩云“翼翼歸鳥……見林情依”，可見與上五首同時。
- (7)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時潛三十二歲。
- (8)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首。——同上。
- (9) 還舊居一首。——詩云“六載去還歸”，當在始

作參軍後六年，潛三十二三歲。

(10)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一首。——
時潛三十四歲。

以上共計二十八首。

命子十首是各篇中之最早者，共四言八十句。首述遠祖陶唐氏，御龍氏，豕韋，陶舍，陶青，次述曾祖陶侃及其父祖等；次述儼之生及其命名；末致訓勉之意。四言詩自詩經以後，久無嗣音。惟漢末仲長統及曹操所作，差強人意。陶潛四言詩甚多（約佔全集四分之一以上），但佳者很少，這十首也不高明。第一，抽象的恭維及訓誨的話太多，如：

麀麀丞相，
允迪前蹤。（其三。）
桓桓長沙，
伊勳伊德（其五。）
三千之罪，
無後爲急（其七。）
福不慮至，
禍亦易來。（其十。）

第二，抄襲詩經的地方太多，如：

悠悠我祖。(其一。)

於赫愷侯。(其三。)

專征南國。(其五。)

於皇仁考。(其六。)

瞻望弗及。(其七。)

溫恭朝夕。(其八。)

人亦有言。(其九。)

日居月諸。(其十。)

大概此時陶潛的文學的技術還未成熟，所以如此。歸鳥四首亦遠不如歸田園居。

其餘十四首均五言。牠們便顯出很大的進步，尤其在寫景及抒情兩方面。寫景的如：

涼風起將夕，

夜景湛虛明。

昭昭天宇闊，

皛皛川上平。(辛丑歲九月赴假還江陵。)

淒淒歲暮風，

騷騷經日雪。

傾耳無希聲，
在日皓已潔。(癸卯歲十二月中作。)

抒情的如：

目倦川途異，
心念山澤居。
望雲懸高鳥，
臨水愧游魚。(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平疇交遠風，
良苗亦懷新。
雖未量歲功，
卽事多所欣。(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從這些例子，我們不但可以預測陶詩的成功，並且可以窺見陶潛的性格：他雖在服務於社會，却時時挂念着他的園林，要回到他的農鄉生活。

所以，在第一期內最可以代表的作品，便是歸田園居五首。我們隨便舉幾段爲例：

曖曖遠人村，
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

雞鳴桑樹顛，(其一。)

白日掩荆扉，

虛室絕塵想，……

相見無雜言，

但道桑麻長。(其二。)

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

帶月荷鋤歸。(其三。)

我們要注意他在這裏揭出“返自然”的主義：

久在樊籠裏，

復得返自然。(其一。)

同時在歸去來辭裏也說：

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

這種思想來源有二：一是嵇康，曾在遊仙詩，述志詩，及贈秀才入軍裏再三讚美“自然”（詳前），陶潛顯然受有他的影響。一是孟嘉，他的外祖父。孟府君傳裏載桓溫問：

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孟嘉答：

漸近自然。

陶潛大約受有他的遺傳。總之，這五首是第一期內最重要也最成功的作品。

乙巳辭官以後，便轉入第二期。作期可考者爲：

- (1) 責子詩一首。——詩云，“阿舒已二八”，可見長子已十六歲，時潛約三十四五。
- (2) 戊申歲六月遇火一首。——時潛三十七歲。
- (3) 移居二首。——遇火而移居，約在潛三十七八歲時。
- (4) 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時潛三十八歲。
- (5) 和劉柴桑一首。——劉遺民卒於義熙六年，潛三十九歲，此詩當作於此年以前。
- (6) 酬劉柴桑一首。——同上。
- (7)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一首。——時潛三十九歲。
- (8) 飲酒二十首。——詩云，“行行向不惑”，可見是潛四十歲以前所作。

- (9) 連雨獨飲一首。——詩云，“僂俛四十年”，可見是潛四十歲時作。
- (10) 與殷晉安別一首。——序云，“殷……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劉裕以義熙七年改授太尉，時潛四十歲。
- (11) 榮木四首。——詩云，“四十無聞，斯不足畏”，約當潛四十歲左右。
- (12) 答龐參軍一首。——序云，“自爾隣曲，冬春再交”，知作於移家後，約當潛四十歲左右。
- (13) 答龐參軍六首。——同上。
- (14)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一首。——時潛四十五歲。
- (15)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首。——詩有“馬隊非講肆”句，蓋指檀韶請他們講禮事，時在義熙十二年，潛四十五歲。
- (16) 贈羊長史松齡一首。——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羊蓋往賀劉裕平關洛，時義熙三十年，潛四十六歲。
- (17) 贈長公四首。——題序均稱“長沙公”，但宋武

帝永初元年六月即詔改爲“醴陵縣侯”，可見作詩時晉尚未亡，當在潛四十九歲以前。

以上共計四十八首。

這些詩中，榮木四首，答龐參軍六首及贈長沙公四首是四言的。我們可以說，這十四首與第一期中的十首是同樣的不高明。例如：

貞脆由人，
禍福無門。
匪道曷依？
匪善奚敦？（榮木之二。）
昔我云別，
倉庚載鳴；
今也遇之，
霰雪飄零。（答龐參軍之五。）
於穆令族，
允構斯堂。……
我曰，“欽哉！
實宗之光！”（贈長沙公之二。）

這與命子犯的同一的弊病，所以不妨說陶潛是長於五

言而短於四言的。

其餘均五言。較之第一期的五言詩，我們覺得在內容上充實得多。除普通的寫景及抒情的佳句外，我們當注意的有二點：第一，抒寫濃摯的友誼。例如：

農務各自歸，
閒暇輒相思。
相思則披衣，
言笑無厭時。(移居之二。)
情通萬里外，
形跡滯江山。
君其愛體素，
來會在何年？(答龐參軍。)

第一期內如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寫雪因屬絕調，但通篇未說起他與敬遠的情誼，似遜於第二期。

第二，敘述飲酒的嗜好。如：

天運苟如此，
且進杯中物。(責子。)
過門更相呼，
有酒斟酌之。(移居之二。)

何以稱我情？

濁酒且自陶。（己酉歲九月九日。）

谷風轉淒薄，

春醪解飢劬。（和劉柴桑。）

盥濯息檐下，

斗酒散襟顏。（庚戌歲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故老贈余酒，

乃言飲得仙。（連雨獨飲。）

或有數斗酒，

間飲自歡然。（答龐參軍。）

陶潛嗜酒，爲我們所習知，然第一期各詩中絕未提及（只歸田園居第五首有“漉我新熟酒”一句），到第二期方暢言飲酒。這一點是前人未注意到的。

現在我們要提出飲酒二十首來特別講一講。陶潛有一篇自序：

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

爾。

可見非一朝一夕所作，故內容是多方面的。或嘆盛衰的無定：

衰榮無定在，
彼此更共之。……
寒暑有代謝，
人道每如茲。(其一。)

或悲生命的短促：

一生復能幾？
倏如流電驚。
鼎鼎百年內，
持此欲何成？(其三。)

或借物以喻意：

青松在東園，
衆草沒其姿；
凝霜殄異類，
卓然見高枝。(其八。)

或詠史以見志：

長公曾一化，

壯節忽失時。……

仲理歸大澤，
高風始在茲。(其十二。)

或寫自己的飢寒：

竟抱固窮節，
飢寒飽所更；
敝廬交悲風，
荒草沒前庭。(其十六。)

或述自己的操守：

是時向立年，
志意多所恥。
遂盡介然分，
拂衣歸田里。(其十九。)

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是這一首：

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
欲辯已忘言。(其五。)

這種詩讀來似覺毫不費力，然情真而意遠，迥非後人所可學步。詩品推爲“隱逸詩人之宗”，王安石謂“自詩人以來無此句”，真是不錯。總之，飲酒是第二期中的傑作，而結廬在人境又是飲酒中的傑作。

四二〇年，宋武帝篡晉自立，以後陶潛便轉入第三期隱士兼遺老的生活。作期可考者如下：

- (1) 述酒一首。——韓駒吳仁傑湯漢陶澍都說是指篡位事，文繁不錄。我們細讀原文所引史蹟，覺得他們的推測可以承認。此詩當作於潛四十九歲或以後。
- (2) 擬古九首。——詩云“飢食首陽薇”，又云“忽值山河改”，可見也是指晉宋易代事，大約也作於潛四十九歲或以後。

- (3) 雜詩十二首。——詩云，“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知是潛五十歲時作。
- (4) 遊斜川一首。——序云，“辛酉正月”，詩云“開歲倏五十”，知是潛五十歲時作。（“五十”一作“五日”，然序云“各疏年紀”，知“五日”爲誤。“辛酉”又作“辛丑”，與年歲不合，亦誤。）
- (5)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遵鄧治中一首。——詩云“僂俛五十年”，“五十”一作“六九”，可見是潛五十歲或五十四歲所作。
- (6) 於王撫軍座送容一首。——李公煥以爲是送謝瞻的詩，而瞻爲豫章在永初二年，時潛五十歲。然無確據。王宏爲江州撫軍至元嘉元年止，我們只能說作於此年以前，即潛五十三歲以前。
- (7) 九日閒居一首。——序云，“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與宋書隱逸傳所載王宏送酒事相合，大約也作於潛五十三歲以前。
- (8) 乞食一首。——此詩與蕭統載檀道濟的話相合，道濟在元嘉元年代王宏撫江州，詩當作於

潛五十三歲前後。

(9) 有會而作一首。——序云，“朝夕所資，烟火裁通”，大約與上一首同時作。

(10) 詠貧士七首。——大約與上一首同時作。

(11) 挽歌詩三首。——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合，可見是屬續時作，時年五十六。

以上共計三十八首。——三期合計一百十四首。

這一期內沒有四言詩，這是值得注意的。

我們先提出擬古及雜詩來研究一下。在魏晉時，詩人的“遊仙”“擬古”“詠懷”“詠史”“雜詩”等題，除極少數的例外外，大都不是以“仙”“古”“史”爲對像，而是發洩自己的牢愁的。所以這一類的作品常常是詩人最坦率的自白而成爲全集中之傑構。陶潛這二十餘首詩，也是如此。他說：

憶我少壯時，
無樂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
騫翮思遠翥。(雜詩之五。)

少時壯且厲，

撫劍獨行遊。

誰言行遊近？

張掖至幽州。(擬古之八。)

這是他壯年的氣概。後來飽經憂患，所以態度也便不同了：

山河滿目中，

平原獨茫茫。

古時功名士，

慷慨爭此場。

一旦百歲後，

相與還北邙。(擬古之四。)

盛年不重來，

一日難再晨。(雜詩之一。)

日月擲人去，

有志不獲騁。(同上之二。)

日月還復周，

我去不再陽。(同上之三。)

燦爛的舊夢與悲涼的窘境，打動了我們詩人的心坎，而

寫成這幾首第三期內最重要的作品。

其他幾篇的題材，便集中於一個“貧”字。例如：

飢來驅我去，
不知竟何之！(乞食。)
夏日長抱飢，
寒夜無被眠。(怨詩楚調。)
傾壺絕餘粒，
闕灶不見烟。(詠貧士之二。)
弊襟不掩肘，
藜羹常乏斟。(同上之三。)

擬古裏也曾寫過“三旬九遇食”的貧士，但他以為“道勝無戚顏”(詠貧士之五)，故能“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五柳先生傳)。臨終還很從容的寫他的自挽詩：

千秋萬歲後，
誰知榮與辱？
但恨在世時，
飲酒不得足！(挽歌之一。)
幽室已一閉，
千年不復朝。

千年不復朝，

賢達無奈何！(同上之三。)

這三首詩有以爲擬挽歌者，非。他還有一篇自祭文。自來文人臨終作詩者固不少，然常常充滿不平之氣，辭亦拙劣者多。陶潛獨不然，所以不可及。

此外，還有作期不可攷的，四言詩十餘首，五言詩二十餘首。除讀山海經十三首中的第一首膾炙人口外，餘均無關闕指，故不一一贅述了。

章三終

章四 元嘉詩人



以上略述第四世紀的詩人，現在要述第五世紀的詩人——習慣上稱之爲“元嘉詩人。”元嘉是宋文帝的年號，從西歷四二四年至四五三年。這稱謂大約來自詩品：

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舍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現在我們先提出謝靈運鮑照來講一講，然後再附論顏延年以下的小詩人。

謝靈運（西歷三八五——四三三年）爲陳郡陽夏人（今河南太康附近）。祖玄爲晉車騎將軍，父瓌生而不

慧，爲祕書郎，早卒。靈運幼便穎悟。謝玄說：

我乃生瓊，瓊那得生靈運！

謝家本爲江南大族，靈運又好學，博覽羣書，遂擅名江左，尤爲從叔混所知愛。初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史稱他：

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以爲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中郎。義熙八年（四一二年），劉裕誅毅，以靈運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劉裕伐長安，道隣留守，靈運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

到他三十六歲，（四二〇年），劉裕篡晉，降公爵爲侯，食邑五百戶，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史稱他：

性褻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

少帝卽位（四二三年），他以“構扇異同，飛毀執政”，出

爲永嘉太守。永嘉是個好去處，他又愛遊山水——

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逾旬朔。民

間訴訟，不後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焉。

做了一年，稱疾去職。在始寧縣脩營別業，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爭相傳寫，名動京師。

文帝卽位（四二四年），徵爲祕書監，命撰晉書，不久又稱疾不朝。他只管——

穿池植援，種竹樹果。……出郭遊行，或一日百

六七十里，經旬不歸。……遊娛宴樂，以夜續晝。

元嘉五年（四二八年），他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這時靈運最爲舒服。史稱他：

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

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

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一次他遊始寧臨海一帶，從者數百，太守疑爲山賊。又遊會稽，也驚動縣邑太守。讎家誣有異志，幸文帝未加罪，命爲臨川內史，賜秩二千石。但他遊放如故，遂送廷

尉治罪，減死徙廣州，不久以故棄市，時年四十九。子鳳，早卒。

我們詳述他的生平，是要先認識他的性格，然後方能了解他的作品。文心雕龍明詩說：

宋初文詠，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

靈運的詩實開山水一派，與陶潛開田園一派相同。我們舉幾段爲例：

山行窮登頓，
水涉盡洄沿。
巖峭嶺稠疊，
洲縈渚連綿。
白雲抱幽石，
綠篠媚清澗。
葺宇臨迴江，
築觀基層巔。(過始寧墅。)
客遊倦水宿，
風潮難具論。
湖島驟迴合，
圻岸屢崩奔。

乘月訴哀猿，

泄露馥芳蓀。

春晚綠野秀，

巖高白雲屯。(入彭蠡湖口。)

這樣例子很多，我們不必多舉。我們知道他是愛好遊玩的人，“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盡備”。雖然從者數百去遊山，似乎有點煞風景，然而終勝於那些不能賞鑑自然美的俗物。所以，他能夠替後代詩人開一條新的徑。

胡適說：

謝靈運……受辭賦的影響太深了，用駢偶的句子來描寫山水，故他的成績並不算好。……〔他〕只能把自然界的景物硬裁割成駢儷的對子，遠不如陶潛真能欣賞自然的美。(白話文學史第八章。)

這是不錯的。例如前引十六句，却有七付對子。又如膾炙人口的登池上樓，其中

池塘生春草

一句原很自然，不料他對上

園柳變鳴禽

一句，便減色不少；更接以

祁祁傷幽歌，
 萋萋感楚吟

二句，便毫無詩意，而成爲劣作了。又如：

含悽泛廣川，
 灑淚眺連岡。（廬陵王墓下作。）
 弄波不輟手，
 玩景豈停目？（初發入南城。）
 披拂趨南徑，
 愉悅假東扉。（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這些都是毫無價值的駢句。駢偶的風氣來源很古，然而拿不自然的駢句來寫自然的美，豈非與他從者數百去遊山同樣的可笑嗎？

他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喜用經子成句，食而不化。從前曹操樂府裏，也偶有幾首犯這毛病，謝靈運則變本加厲了。我們略舉幾個例：

在宥天下理，
 吹萬羣方悅。（九日從宋公戲馬台集送孔

令。)

這是用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也”，及“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二段。

游至宜便習，

兼山貴止託。(富春渚。)

這是用周易“水洊至習坎”及“兼山艮，……艮其止，止其所也”二段。

四城有頓讚，

三世無極已。(石壁立招提精舍。)

這是用因果經“故辭父王出四城門”及維摩經“三世菩薩不思議道”二段。這類惡例實舉不勝舉。鍾嶸曾痛論用典之非：

……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這是很不錯的。可惜謝靈運只有“池塘生春草”及“明月照積雪”兩句，其餘都免不了用典。到後來“大明秦始中文章殆同書鈔”，都是上了他的當。

這對仗與用典是謝詩二大缺點。但是有些地方，確爲他人所不及，我們也不該埋沒他。姑就賞鑑所及，摘錄於後：

密林含餘清。

遠峯隱半規。(遊南亭。)

孤嶼媚中川，……

空水共澄鮮。(登江中孤嶼。)

野曠沙岸淨，

天高秋月明。(初去郡。)

崖傾光難留，

林深響易奔。(石門新營所住。)

孟夏非長夜，

晦明如歲隔。(南樓中望所遲客。)

這些都是意境很好，詞句尤極凝鍊，爲後代五律作者所取法。前人評謝詩，稱他“鈎深極微而漸近自然”（王士禛），“追琢而返於自然”（沈德潛），其實雕琢則有之，自然則尚未，所以頗爲近代學者所呵斥。大概謝詩是深入而深出的。因爲深出，所以不是第一流，又因爲深入，所以不該一筆抹殺。前人只知他深入，故捧他太高，近人

只知他深出，故黜他過甚。比較公平一點的，是晚清施補華：

大謝山水遊覽之作，極為鑿削可喜。鑿削可矯平熟，鑿削失却渾厚。故大謝之詩勝於陸士衡之平，顏延之之澀、然視左太冲郭景純已遜自然，何以望于建嗣宗之項背乎？（覲備說詩。）

位在陸顏之上，左郭之下，乃謝詩定評。所以他雖轟動一時，而不能衣被萬世。

鮑

照

關於元嘉詩人，向以顏謝並稱。然顏延年實遠在謝靈運之下，我們留在下節與其他小詩人一起論列。現在我們先講鮑照

——他不但可與謝並峙，實有駕而上之之勢。

鮑照（西歷四一五？——四七〇年？）字明遠，東海人（今江蘇灌雲附近），本上黨人（今山西東南部）。家世貧賤，少有文思。嘗謁臨川王義慶，末見知，欲貢詩言志。有人說：

郎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

照怒，說：

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
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
與燕雀相隨乎？

詩上，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四，以爲國侍郎。王薨，始與王濬又以爲侍郎。孝武初（四五五年？）除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南史說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但宋書及虞炎序都說在孝武時。）時王多忌，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時人誤謂照才盡。後出爲秣陵令，又轉永嘉令。大明五年（四六一年），除前軍行參軍。臨海王子瑱鎮荊州，掌知內命，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宋明帝初，子瑱敗，爲亂軍所殺。集十卷，內詩四卷，有錢振倫注。

鮑照的詩，存者約二百首。其中半爲徒詩，半爲樂府。徒詩全爲五言，樂府則半爲五言，半爲七言或雜言。就我們看來，他的徒詩不如樂府，樂府中五言不如七言。七言起源很早（漢末）而成立很遲（唐初），中間六百年是醞釀時期。無論就量或質言，鮑照是七言詩醞釀時期中惟一大作家。我們隨便舉幾段例：

憔悴容儀君不知，

辛苦風霜亦何爲！(代鳴雁行。)

入君懷，結君佩，

怨君恨君恃君愛。

築城思堅劍思利。

同盛同衰莫相棄。(代淮南王。)

……霜中能作花，

霜中能作實，

搖蕩春風媚春日。

念爾零落逐寒風，

徒有霜華無霜實。(梅世落。)

紅顏難長時易戢，

凝華結藻久延立，

非君之故豈安集！(代白紵舞歌。)

然而傑作總要推行路難十八首(一作十九首)。此詩是他的少作，觀“丈夫四十強而仕，余當二十弱冠辰”二句可知。各首都是感時憤世的話，我們舉第一首爲例：

奉君金卮之美酒，

璠璵玉匣之雕琴，

七綵芙蓉之羽帳，

九華蒲萄之錦衾。
紅顏零落歲將暮，
寒光宛轉時欲沈，
願君裁悲且減思，
聽我抵節行路吟。
不見柏梁銅雀上，
寧聞古時清吹音？

其他如第三，四，六，七，九首，都是膾炙人口的。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他的才氣的縱橫。王夫之之說：

看明遠樂府，若急切覓佳處，則已失之。吟詠往來，覺遒勃如春烟，瀾漫如秋水，溢目盈心，斯得之矣。

這是不錯的。後來如李白高適岑參等，似都受他的啓發。

他本是以樂府著稱當時的。史稱他：

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

不過他的縱橫的才氣，却非五言所可容納，所以他的樂府中五言不如七言。然五言中仍有許多好詩，最可注意的是他喜歡用“比興體”，如：

食梅常苦酸，
衣葛常苦寒。
絲竹徒滿座，
憂人不解顏。(代東門行。)
夢蟲避葵堇，
習苦不言非。
小人自齷齪，
安知曠士懷？(代放歌行。)

這種例子全是摸擬民歌而得成功的。沈德潛說：

“食梅常苦酸”一聯，與青青河畔草篇忽入“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一種神理。

他不知道這“一種神理”即民歌特有的風格。此外寫戰爭的如：

少壯辭家去，
窮老還入門。
腰鎌刈葵堇，
倚杖牧雞豚。
昔如韝上鷹，
今似檻中猿。(代東武吟。)

疾風衝塞起，
沙礫自飄揚。
馬毛縮如蝟，
角弓不可張。（代出自薊門行。）

這便是所謂“抗壯之音”，便是他的詩的“骨節”，較之六朝人的靡靡亡國之音，自覺高出一籌。對於唐代岑參一派，其影響尤深。

至於他的徒詩，則不及樂府遠甚。這大概因為樂府可以任意發揮，而徒詩則常牽於酬應。我們細讀一遍，便知道他的五言詩實與謝靈運走的一條路。笨拙的對偶如登黃鶴磯的

三崖隱丹磴，
九派引滄流，

濫調的用典如送別王宣城的

發鄧流楚思，
涉淇興衛情，

以及無聊的作品如數名詩，建除詩，字謎詩等等。比較好一些的是擬古，詠史一類的詩。我們隨便舉些例：

鑿井北陵隈，

百丈不及泉。
生事本瀾漫，
何用獨精堅？(擬古。)
寒暑在一時，
繁華及春媚。
君平獨寂寞，
身世兩相棄。(詠史。)

我們在上文曾說中代詩人喜作“雜詩”“詠史”“擬古”“詠懷”等題，牠們都是詩人最真率的自白。鮑照徒詩有優有劣，也是如此。

詩品說：

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

又說：

羊曜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

張溥說：

顏延年與康樂齊名，私問優劣於明遠，誠心折之。(鮑參軍集題詞。)

從這裏，可以知道鮑照在當時的地位：人家對他，又是心折，又是忌妒。他是個喜歡雕琢的人，如“馳道直如

髮”，“絲淚毀金骨”，“九衢平若水”，“暄霧逐風收”，“驚
箭馳桂浦”，“含傷拾泉花”，“絨欺凌珠淵”等等，都是
他自造之辭。但他氣魄很大，筆力能使雕琢的詩句回復
到自然，這是謝靈運所不及的。（沈德潛說，“雕琢與謝
公相似，自然更不及”，直是夢話。）總之，他的地位縱不
能與阮籍陶潛分庭抗禮，至少可比左思劉郭，其在顏謝
以上是無可疑的。

其 他
詩 人

上文已將謝靈運鮑照二人講過了。鮑謝
以外，同時的小詩人也不在少數。其中如
劉駿（孝武帝），劉彧（明帝），劉鑠，王韶
之，何承天，殷淡，顏延之，謝瞻，謝惠連，謝莊，鮑令暉，
吳邁遠，湯惠休等，也都頗負時譽。我們現在單挑出顏
延之，謝惠連，謝莊三家講一講，其餘不大重要的只好
略過了。

顏延之（西歷三八四——四五六年）字延年，琅邪
臨沂人（今江蘇寧京附近）。曾祖合為右光祿大夫，祖約
為零陵太守，父顯為後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好讀書，嗜

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四一三年），猶未婚。後劉柳以爲行參軍，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宋國建，舉爲博士，仍遷世子舍人。宋武卽位，補太子舍人，徙尙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少帝卽位（四二三年），以爲正員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四二六年），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又領步兵校尉，出爲永嘉太守。後爲國子祭酒，遷祕書監，光祿勳太常。孝武卽位（四五四年），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子竣已貴顯，而延之不改舊則。卒年七十三，贈散騎常侍，謚曰憲。有集三十卷，逸集一卷。

延之當時與謝靈運齊名。同時詩人湯惠休評道：

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

鮑照也向延之說：

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

詩品說延之對於這些評語“終身病之”，然而他實在終身未能跳出圈外。例如早年做的北使洛的首段及晚年做的五君詠的末段：

改服飭徒旅，

首路踣險艱。
振楫發吳洲，
秣馬陵楚山。(北使洛。)
交呂旣鴻軒，
攀嵇亦鳳舉。
流連河裏遊，
側愴山陽賦。(向常侍。)

前者爲謝晦傅亮所稱許，後者引起劉湛義康的讒言，可見確是轟動一時之作；歷代選本也都選此二篇以代表延之，認爲集中最佳之詩。然而“吳洲”“楚山”之句，“交呂”“攀嵇”之辭，在我們看來，却遠在靈運之下，更不用說鮑照了。

次論二謝。

謝惠連（西歷三九七——四三三年），陳郡陽夏人，靈運族弟。曾祖鐵爲永嘉太守，祖冲爲中書侍郎，父方明爲會稽太守。惠連幼而聰敏，十歲能屬文。本州解主簿，不就。坐與杜德美贈答，被徙廢塞，不與榮伍。殷景仁愛其才，頗爲辯白。元嘉七年（四三〇年），爲彭城王

譙法曹參軍。十年卒，年三十七，無子，有集六卷，今存詩三十二首，中多闕文。

謝莊（西歷四二一——四六六年）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亦與靈運同族。父弘微官至太常。莊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壯年在始興王濬，廬陵王紹南，隨王誕屬下，聲名漸布。索虜來使，也要訪問他。袁淑也說，“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元嘉二十九年（四五二年），除太子中庶子。翌年，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帝即位（四五四年），除侍中，遷左衛將軍，拜吏部尚書。大明元年（四五七年），為都官尚書，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五年（四六一年），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改領游擊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加冠軍將軍。六年（四六二年），又為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前廢帝即位（四六四年），以事繫左尚方。明帝即位（四六五年），以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轉中書令，加金紫光祿大夫。翌年卒，年四十六，追贈右光祿大夫，諡曰憲。有集十九卷，今存詩十六首。

詩品論惠連：

小謝才思富捷，……又工為綺麗歌謠。

又論謝莊：

希逸詩氣候清雅，……與屬間長。

又論當時用典的風尚：

夫屬辭比事乃爲通談。……顏延謝莊尤爲繁密，
於時化之。故大明秦始中文章殆同書抄。

大概二謝的詩清麗有餘而渾成不足。謝靈運的兩種劣點——用典與對偶——他們都兼而有之。例如：

夷險難預謀，
倚伏昧前算。
雖好相如達，
不同長卿慢。（謝惠連秋懷。）
微芳起兩袖，
輕汗染雙題。
紈素旣已成，
君子行未歸。（同上擣衣。）
夕天霽晚氣，
輕霞澄暮陰。
微風清幽幌，
餘日照青林。（謝莊北宅秘園。）
山經兩旋覽，

水牒勸敷尋。

稽榭誠淹留，

煙台信遐臨。(同上自潯陽至都。)

秋懷與自潯陽至都是劣點之例，擣衣與北宅秘園是優點之例。他們只是大謝的羽翼，而沒有獨立的地位的。

但是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那便是他們的七言詩。我們抄幾段於後：

漢水初綠柳葉青，

朱光藹藹雲英英。

新禽啾啾又晨鳴。(謝惠連懷園引。)

南臯別鶴佇行漢，

東鄰孤管入青天。

沈疴白髮共急日，

朝露過隙詎除年。(同上山夜憂。)

四時推遷迅不停，

三秋蕭瑟葉解輕，

飛霜被野雁南征。(謝莊蕪歌行。)

沮齊音，溺趙吹，

匠石善運郢不危。

古絲眇，理參差，

單心慷慨雙淚垂。(同上鞠歌行。)

上文曾說，六朝是七言詩的醞釀時期，鮑照是這醞釀時
期中的大家作。二謝在這一點上說，又可做鮑照的羽
翼，雖然他們的七言詩並不怎樣高明。

章四終

章五 新體詩人

新體的提倡

陶潛時代的最後一幕是新體詩。什麼叫做“新體詩”？王闓運八代詩選卷十二至十四，專選自齊至隋百餘年中微有格律的作品，名曰“新體詩”。在他以前二百餘年，王夫之撰古詩評選，其中第三卷名曰“小詩”，第六卷名曰“近體”，爲闓運的先驅。“小詩”爲絕句的前身，“近體”爲律詩的前身，而“新體”二字實足以概括之，故我們不用王夫之的名稱。夫之遠溯至漢晉人詩，其實這種新的體裁實至永明詩人提倡後，始有固定的地位，故以託始於齊爲較妥。

話雖如此說，我們要明白永明詩人爲何提倡這新體詩，却不能不遠溯至古代詩史裏。比如國風柏舟說：

觀閔既多，

受侮不少。

這是很工緻的偶句。九歌湘君說：

采薜荔兮水中，
搴芙蓉兮木末。

除兮字外，平仄也很調勻。到漢代便更多，我們舉兩個樂府中的例：

頭上倭墮髻，
耳中明月珠。(陌上桑。)
秋時白零落，
春月復芬芳。(董嬌饒。)

這樣的偶句是很多的，我們也不必徧舉。因為中國的單音字甚是整齊，故在較早的時期內已不知不覺有偶句了。及至中代詩史裏，詩人對於文學的技術有種自覺的重視，而對偶之流行也是意中之事。不用說第二流以下的詩人如陸機謝靈運輩，即就當時的大詩人曹植，阮籍，陶潛三人而言，對偶的地方也不少。曹植的如：

不見舊耆老，
但睹新少年。(送應氏。)
鷓鴣鳴衡軓，
豺狼當路衢。(贈白馬王彪。)

阮籍的如：

清露被皁蘭，
凝霜霑野草。(詠懷詩之四。)
甘彼藜藿食，
樂是蓬蒿廬。(同上之五十九。)

陶潛的如：

往燕無遺影，
來雁有餘聲(九日閒居。)
榮榮窗下蘭，
密密堂前柳。(擬古。)

以上每人舉兩個例子，以見一斑。對偶既如此的流行，無怪其成爲詩的定律之一了。

一方面文人漸漸注重對偶，而一方面又興起一種新的體裁——即所謂“小詩”者是。相傳的古絕句如采葵莫傷根及藁砧今何在之類，其真僞不可知。但漢樂府裏確有不少的五言四句的作品，如：

里中有啼兒，
似類親父子；
回車問啼兒，

慷慨不可止。(上留田行。)

枯魚過河泣，

何時悔復及！

作書與魴鱖，

相教慎出入。(枯魚過河泣行。)

在南北朝的樂府裏，幾乎全是這種體裁，如·

落日出門前，

瞻矚見子度；

冶容多姿髮，

芳香已盈路。(子夜歌。)

男兒欲作健，

結伴不須多；

鶴子經天飛，

羣雀兩相波。(企喻歌。)

而文人的仿作也不少。較早如三國時孫皓的爾汝歌：

昔與汝爲鄰，

今與汝爲臣；

上汝一杯酒，

令汝萬壽春。

晉宋間其體尤盛行。我們舉謝靈運一首爲例：

可憐誰家婦，
緣流洗素足？
明月在雲間，
迢迢不可得！

此外作者有荀勗，傅玄，陸機，潘尼，孫楚，傅咸，張載，桓溫，郭璞，謝尚，王玄之，王凝之，王渙之，王徽之，王彬之，王蘊之，孫嗣，曹茂之，郗雲，庾蘊，徐豐之，謝繹，虞說，曹華，江道，李充，許詢，習鑿齒，袁山松，趙整，鳩羅摩什，劉和妻，辛蕭，何長瑜，鮑照，謝晦，荀雍，吳邁遠，袁淑，袁伯文，王微，王僧達，顏師伯，湯惠休，許瑤之，王歆之，賀道慶，陸凱等，真是盛極一時了。

這兩種趨勢——一是对偶的漸盛，一是小詩的興起——到第五世紀的時候，應該在詩壇上產生一點鮮明的變化了。

首先應運而興的是“永明詩人”。

永明詩人捉住了詩史上的趨勢，更進一步的標出“四聲”和“八病”的主張。

聲律的注意，前人亦有言之者。陸厥給沈約信裏說起曹丕劉楨的話：

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晤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宜。

陸機在文賦裏也有相同的論調：

暨聲音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雖逝止之無常，固鑄崎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敘，故澳溷而不鮮。

不過曹劉既未曾詳論，陸機也失之含糊，所以在魏晉之際似乎未發生什麼影響。

這一點，或許有待於沈約。他說：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宋書謝靈運傳論。）

又說：

宮商之義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

五聲之約；高下抵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答陸厥書。）

這種主張在當時頗得了幾位有天才的信徒。南史說：

永明末，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陸厥傳。）

當時大批評家劉勰也是贊成者之一，在文心雕龍聲律篇裏有同樣的主張。其轟動一時可知。

總之，四聲之分是他們的基本理論，而八病之忌則作文的具體條件。什麼叫做“八病”？困學紀聞引詩苑類格說：

沈約曰，“詩有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

然而每一病的解釋，則至爲紛歧。茲據文鏡秘府論，文筆心眼抄，續金針詩格，蔡寬夫詩話，詩人玉屑，唐音癸籤，杜詩詳註等書所說，綜論於後：

- (1) 平頭。——文鏡秘府論說，“平頭詩者，五言詩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同聲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聲。”這是最通行的解釋，他書均同此說。但他又引或說，“上句第一字與下句第一字同平聲，不爲病，同上去入聲一字卽病。若上句第二字與下句第二字同聲，無問平上去入皆是巨病。”又有注云，“一六之犯名水渾病，二七之犯名火滅病。”文筆眼心鈔以“水渾”作“水深”。續金針詩格解作“句首二字並是平聲”，則專指一六同平，餘不算。
- (2) 上尾。——文鏡秘府論說，“上尾詩者，五言詩中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這一點各書均同。但他有一個例外，“唯連韻者，非病也。”又注云，“或名土崩痛”，與文筆心眼鈔同。至於所謂“隔句上尾”者——“若諸雜筆不束以韻者，其第二句末卽不得與第四句同聲，俗呼爲隔句上尾”——則涉及散文的範圍。
- (3) 蜂腰。——文鏡秘府論說，“蜂腰詩者，五言詩

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言兩頭麤中央細，似蜂腰也。”詩人玉屑同此。但他又引或說，“如第二字與第五字同去上入皆是病，平聲非病也。”他下文又說，“又第二字與第四字同聲亦不能善，此雖世無的目，而甚於蜂腰。”因此，唐音癸籤即說，“第二字與第四字同聲，犯在一句內，如蜂身之中細”，文筆眼心鈔同此。究竟是指第四或第五字，現在也從無斷定。蔡寬夫詩話則有第三種解釋，“若五字首尾皆濁音，中一字獨清，則兩頭大而中間小，即爲蜂腰。”（唐鉞說，“所謂清，殆即平；所謂濁，即仄。”）

- (4) 鶴膝。——文鏡祕府論說，“鶴膝詩者，五言詩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言兩頭細中央麤，似鶴膝也。”此說各書均同，唯蔡寬夫詩話另立新解，“若首尾皆清音，中一字獨濁，則兩頭細而中間粗，即爲鶴膝。”
- (5) 大韻。——文鏡祕府論說，“大韻詩者，五言詩若以‘新’爲韻，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隣’

‘身’‘陳’等字。”此說較爲通行。不過他有一個例外，“除非故作疊韻，此卽不論。”此外又有兩種新解。如杜詩詳註說，“如‘微’‘暉’同韻，上句第一字不得與下句第五字相犯；阮籍詩‘微風照羅袂，明月耀清暉’是也。”又如文筆眼心鈔說，“五字中二五用同韻字，名‘觸絕病’，是謂大韻。”“觸絕”之名亦見文鏡祕府論，惟“絕”作“地”。

- (6) 小韻。——文鏡祕府論說，“小韻詩，除韻以外而有迭相犯者，名爲犯小韻病也。”這是第一解。唐音癸籤說，“除韻外，九字中有犯同聲者。”這是第二解。（不過唐鉞說，“‘聲’字疑當作‘韻’”，則與第一解同。）杜詩詳註說，“如‘清’‘明’同韻，上句第一字不得與下句第一字相犯；詩云，‘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襟’是也。”（唐鉞說一字“當是‘四’之誤”。）這是第三解。文筆眼心鈔說，“五字中一三用同韻字，名‘傷音病’，是謂小韻。”（文鏡祕府論亦說，“或名傷音。”）這是第四解。

(7) 旁紐。——文鏡秘府論說，“旁紐詩者，五言詩一句之中有‘月’字，更不得安‘魚’‘元’‘阮’‘願’等之字；此卽雙聲，雙聲卽犯旁紐。”這是第一解。他又引劉滔說，“傍紐者，若五字中已有‘任’字，其四字不得復用‘錦’‘禁’‘急’‘飲’‘蔭’‘邑’等字，以其一紐之中有‘金’‘音’等字，與‘任’同韻故也。”這是第二解。文筆眼心鈔說，“五字中用雙聲而隔字，名爽切病，是謂旁紐，亦曰大紐。”（文鏡秘府論說，“亦名大紐，或名爽切病。”）這是第三解。

(8) 正紐。——文鏡秘府論說，“正紐者，五言詩‘王’‘枉’‘任’‘入’四字爲一紐，一句之中以有‘王’字，更不得安‘枉’‘任’‘入’等字。”但他有一個例外，“除非故作雙聲，下句復雙聲對，方得免小紐之病也。”這是第一解。詩人玉屑說，“十字內兩字疊韻爲正紐。”這是第二解。文筆眼心鈔說，“五字十字中用同紐而疊字，亦名‘爽切病’，是謂‘正紐’，亦曰‘小紐’。”（文鏡秘府論亦說，“亦名小紐，亦名爽切病。”）這是第

三解。

總之，他們是要“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而已。

其實“八病”之說也非全出沈約。詩品說：

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

這是說沈約不是領袖。中說說：

李百藥……分四聲八病。

李是隋唐間人。且據南史所載，也只有四病。我們想，沈王之時還是草創，以後愈演愈繁，到李百藥才完備。故唐人著述多詳論八病，而南北朝則似尚不全。就文學本身論，這種愈演愈繁的規律實在有損無益。所以，詩品譏他“文多拘忌，傷其真美”，詩式則竟說“風雅殆盡。”沈約等人在這一點上，可說是利用歷史上的惡趨勢而“助桀為虐”的。他的惡影響直到近來提倡白話新詩以後方漸減少。

新體
詩的
作者

因歷史上的自然的趨勢，及沈約王融等人的提倡，遂使第五世紀以後的詩壇漸與唐代接近。當時的作家，真是不在少

數。就王闡運八代詩選所錄的而論，有——

南齊六家三十八首。

梁五十一家二百八十三首。

陳十五家七十五首。

魏二家二首。

北齊六家十一首。

周四家七十二首。

隋十三家二十七首。

我們現在分南北兩個系統來講。

南方的系統包括南齊及梁陳，其中以謝朓為代表。現在先述他的生平及作品，再附述他以外的幾位小詩人。

謝朓（西歷四六四——四九九年）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今河南太康附近）。高祖拔為謝安之第，曾祖允為宣城內史，祖述宋書有傳，祖母為范曄之姊，父緯為散騎侍郎，母為宋長城公主。朓少好學，有美名。年十九（四八二年），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越四年，遷隨王東中郎府。時竟陵文官王子良禮才好士，傾意賓客；朓

與沈約任昉范雲王融范縝王僧孺等都在那邊。二十五歲(四八八年)，轉王儉衛軍東閣祭酒；越二年，爲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翌年，隨府至荊州鎮，留二年始返都。三十一歲，(四九四年)，他奉敕按北使。尋兼尚書殿中郎，又爲驃騎將軍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祕書丞，未拜；翌年，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三十四歲(四九七年)，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翌年，行南徐州事，遷尚書吏部郎。東昏侯永元元年，以事下獄死，年僅三十六。妻王敬則女，子謨，官至王府諮議。

眺詩存者凡一百四十餘首，王闕運錄二十八首。我們統觀他的詩，知道他是長於寫景的。例如：

眇眇蒼山色，
沉沉寒水波。(出藩曲。)
葉低知露密，
崖斷識雲重。(移病還園示親屬。)
香風葉上發，
好鳥葉間鳴。(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還
上國。)
日華川上動，

風光草際浮。(和徐都曹出新亭渚。)

新萍時會水，

弱草未勝風。(章和隨王殿下。)

昔人稱其“清綺”(陸時雍)，“清俊”(沈德潛)，即指此等而言。這是因為體裁的原故。這種體裁不適宜於敍曲折的事，也不適宜於抒婉轉的情，而適宜於寫入畫的景——作者擷取最精采的一點而表現之，即成名句。就全篇而論，則很少完璧，故詩品有“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的評語。

不過他的絕句，則幾乎首首都是佳構。王闓運共錄五首：

佳期期未歸，

望望下鳴機；

徘徊東陌上，

月出行人稀。(同王主簿有所思。)

夕殿下珠簾，

流螢飛復息。

長夜縫羅衣，

思君此何極！(玉階怨。)

渠碗送佳人，
玉杯邀上客；
車馬一東西，
別後思今夕。（金谷聚。）
落日高城上，
餘光入繖帷；
寂寂深松晚，
寧知琴瑟悲。（銅雀悲。）
綠草蔓如絲，
雜樹紅英發。
無論君不歸，
君歸芳已歇。（王孫遊。）

在謝朓詩中，這些都可算上乘。他才氣不大，不足以駕御長篇。如“大江流日夜”未嘗不是名句，然末段不足以副之。所以，他寫小詩最適宜。小詩在民間醞釀了二百年，到謝朓手裏，方算正式成立。他對於詩史的貢獻，此為最重要。

與他同時或略後的南方新體詩人很多，我們現只挑出較重要的十位來講一講：

(1) 沈約 (西歷四四一——五一三年) 字休文，吳興武康人 (今浙江武康附近)。父璞爲淮南太守，於元嘉末被誅。約幼年好學，能屬文。蔡興宗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詔其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齊初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竟陵王好士，約亦往遊。時蕭衍位望日隆，約曾幾次勸他篡位。及衍受禪，封約建昌縣侯，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傅。後以事忤衍，懼而卒，年七十三，諡曰隱。王闡運錄他的詩十四首。

(2) 江淹 (西歷四四四——五〇五年) 字文通，濟陽考城人 (今河南開封附近)。在劉宋時，跟着建平王景素，做過鎮軍參軍，南東海郡丞，建安吳興令。齊高帝篡位，他勸駕有功，爲中書侍郎，驍騎將軍，兼尚書左丞，領國子博士。尋出爲宣城太守，期爲黃門侍郎，又爲祕書監。及梁武帝代齊，他微服來奔，爲冠軍將軍，遷吏部尚書。後封臨沮縣開國伯，進醴陵侯。卒年六十二，諡曰憲伯。王闡運錄他的詩一首。

- (3) 王融 (西歷四六八——四九四年) 字元長，琅邪臨沂人 (今江蘇南京附近)。他是王僧達之孫。母爲謝惠宣女，從小教他讀書。舉秀才，爲太子舍人，遷祕書丞。永明末 (四九三年)，兼主客接處使。他文辭精捷，竟陵王子良特相友好。武帝病篤，融欲立子良，不成。鬱林卽位，收融下獄，詔賜死，時年僅二十七。王闡運錄他的詩五首。
- (4) 吳均 (西歷四六九——五二〇年) 字叔庠，吳興故鄣人 (今浙江安吉附近)。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頗稱賞其文。天監初 (五〇二年)，柳惲召補主簿，日與賦詩。建安王偉爲揚州，引兼記室。王遷江州，補國侍郎，還除奉朝請。初撰齊春秋，以失實免職。又敕撰通史，未就而卒，年五十二。王闡運錄他的詩二十三首。
- (5) 何遜 (西歷四八〇?——五三〇年?) 字仲言，東海郟人 (今山東南部)。他是何承天的曾孫，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爲范雲沈約所稱

賞。天監中(五一〇年?)爲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並進。後稍失意，希復得見。晚年，廬陵王引爲記室，卒。王闓運錄他的詩十六首。

- (6) 庾肩吾(西歷四九〇?—五五二年?)字子慎，新野人(今河南新野附近)。他是散騎常侍黔婁及荊州大中正於陵之弟，八歲能賦詩。初爲晉安王綱國常侍，自是每王徙鎮，他常隨府。中大通三年(五三一年)，王爲太子，他爲東宮通事舍人，累遷至太子中庶子。及卽帝位(五五〇年)，他爲度支尚書。時侯景反，他卒於江陵。王闓運錄他的詩二十二首。

- (7) 蕭綱(西歷五〇三—五五一年)字世纘，蘭陵人(今江蘇武進附近)。他是梁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弟。他在藩時，雅好文章士，時庾肩吾徐摛劉孝儀等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及摛子陵等充其選。五四八年，侯景反；翌年，武帝以憂卒。五五〇年，他繼位；翌年，侯景廢帝於永福省，十

月被害，年四十九，諡曰簡文。王闕運錄他的詩七十六首。

- (8) 徐陵 (西歷五〇七——五八三年) 字孝穆，是何遜的同鄉。八年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晉安王引參寧蠻府軍事；及王爲太子，以爲東宮學士，累遷通直散騎侍郎。侯景反時，他使於北魏未歸。及魏陷江陵 (五五四年)，他隨蕭淵明南反。太尉王僧辯以爲尚書吏部郎。陳武帝受梁禪 (五五七年)，以爲散騎常侍，累遷吏部尚書，徐州大宗正，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七。王闕運錄他的詩七首。

- (9) 陰鏗 (西歷五一〇?——五七〇年?) 字子堅，武威姑臧人 (今甘肅武威附近)。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初爲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侯景反，當爲賊擒，遇救獲免。入陳，爲始興王中錄事參軍。徐陵薦之文帝，命賦新成安樂宮，頗蒙歎賞。累遷晉陵太守，散騎常侍，卒。王闕運錄他的詩十二首。

- (10) 江總 (西歷五一九——五九四年) 字總持，是

江淹的同鄉。年十八，爲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參軍，遷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太子中舍人。侯景反，他權兼太常卿。台城陷，他轉帳避亂，流寓嶺南。至陳文帝天嘉四年（五六三年），還爲中書侍郎，累遷至尚書僕射。入隋，爲上開府。卒年七十六。王闓運錄他的詩十四首。

以上略述各人的事蹟，以下再述他們的作品。

他們的作品共計近二百首。在內容方面，我們可以分成三類：

- (1) 寫景的。——我們在上文說過，新體詩是最適宜於寫景的，所以他們作品中以寫景詩爲最重要，最高明。若要舉例，難免挂一漏萬。現在只好選錄一二：

山光浮水至，

春色犯寒來。（沈約汎永康江。）

花飛低不入，

鳥散遠時來。（王融臨高台。）

輕雲緜遠岫，

細雨沐山衣。（吳均同柳吳興何山集送劉

餘杭。)

草光天際合，

霞影水中浮。(何遜春夕早泊。)

水光懸蕩壁，

山翠下添流。(庾肩吾奉和春夜應令。)

葉密鳥飛礙，

風輕花落遲。(蕭綱折楊柳。)

鶯隨入戶樹，

花逐下山風。(陰鏗開善寺。)

露洗山扉月，

雲開石路烟。(江總贈洗馬袁朗別。)

以上每人舉二句爲例，以見一斑。(江淹徐陵詩少，未舉。)這或許已夠證明新體詩人之長於寫景了。這一點是與謝朓一致的。

(2) 抒情的。——他們的抒情詩以“宮體”爲主。什麼是“宮體”？梁書說蕭綱——

……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簡文帝本紀。)

這種輕艷的詩，除他以外如沈約，吳均，徐陵等，都是。我們略舉一些例子：

燕裙旁日開，

趙帶隨風靡。(沈約洛陽道。)

密態隨流臉，

嬌歌逐軟聲。(蕭綱美女篇。)

羅衣恣風引，

輕帶任情搖。(同上大垂手。)

花釵玉宛轉，

珠繩金絡丸。(吳均古意。)

舞席秋來卷，

歌筵無數塵。(徐陵走筆戲書應令。)

這種詩是冶艷而不深刻的，輕佻而不莊重的，富麗而不自然的。宮體以外的抒情詩則偶有佳作，如：

夢中不識路，

何以慰相思？(沈約別范安成。)

白馬君來哭，

黃泉我詎知？(徐陵別毛永嘉。)

見桐猶識井，

看柳尚知門。（江總南還尋草市宅。）

但是這一類例子是很少的。

(3) 咏物的。——中國咏物的詩自荀況的賦篇以來，大都是借物以寓意的。純粹的咏物，却起得很晚。新體詩中有一部分是純粹的咏物詩，如：

(1) 沈約的詠湖中雁，詠麕，詠桃，詠青苔。

(2) 王融的琵琶，詠幔。

(3) 何遜的詠早梅，詠扇，詠舞。

(4) 庾肩吾的詠美人，詠舞，詠長信宮中草。

(5) 蕭綱的詠舞，詠蛺蝶，詠螢，詠芙蓉，詠梔子花，詠疏楓，蜂，詠獨舞。

(6) 陰鏗的詠伎。

不過牠們大都是不高明的。其中比較好些的則已越出咏物的範圍而變成寫景或抒情的了。如：

委翠似知節，

含芳如有情。

全由履跡少，

併欲上階生。(庾肩吾詠長信宮中草。)

銜霜當路發，

映電擬寒開。(何遜詠早梅。)

這可以證明純粹的咏物是要失敗的。

以上大約把這十位小詩人的作品概括的論述了。他們的風格大體是相近的，故合在一起研究也不妨，即使偶有些不大同的地方，那是無足重輕的了。

其次我們述北方的新體詩。

北方的系統包括拓跋魏，北齊，北周及隋代。其中以庾信爲代表，此外幾位小詩人則在後邊附述一下。

庾信（西歷五一三——五八一年）字子山，爲庾肩吾之子。他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過人。幼年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信爲鈔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甚隆。每有一文，京師莫不傳誦；與徐陵齊名，世稱爲“徐庾體”。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員郎，出爲野州別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

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台城陷，信奔江陵。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聘於西魏，值江陵陷，遂留長安。時他年已四十餘，從此便不南回了。西魏拜他爲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督都，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周在孝閔帝時，封他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益城縣侯，拜洛州刺史。時周陳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唯信及王褒留而不遣。他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頗膾炙人口。大象初（五七九年）以疾去職。隋文帝開皇元年卒，年六十九。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他的詩存者凡二百五十六首，玉樹錄六十四首。他的風格，在南朝時與在北朝時是兩樣的。南朝時詩的代表可舉詠畫屏風詩二十五首。其第一首是：

昨夜烏聲春，
驚鳴動四鄰；

今朝梅樹下，
定有花詠人。
流星浮酒汎，
粟瑱繞杯脣。
何勞一片雨，
喚作陽台神？

北朝時詩的代表可舉擬詠懷詩二十七首。其第一首是：

步兵未飲酒，
中散未彈琴；
索索無真氣，
昏昏有俗心。
涸鮒常思水，
驚飛每失林；
風雪能變色，
松竹且怨吟。
由來不得意，
何必往長岑！

這裏，他的風格由“清新”而“老……成”是很明顯的。這
個變轉的消息，可從哀江南賦裏參透：

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於時朝野歡娛，池台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五十年中，江表無事。

往日之“歡娛”既如彼，而今日之“流離”又如此：

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貌是流離，至於暮歲。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冷周粟。

所以便影響到他的詩的風格。

不過無論在南在北，他的詩的音節始終是異常和諧的。我們隨便舉一點例子：

度橋猶徙倚，
坐石未傾壺。
淺草開長埭，
行營繞細廚。
沙洲兩鶴迴，
石路一松孤。
自可尋丹竈，
何勞憶酒壚。（詠畫屏風詩。）
陽關萬里道，

不見一人歸。

唯有河邊雁，

秋來南向飛。(重別周尙書。)

試問這兩首的音節與唐代律絕有何差別？不過他雖在這一方面努力，然而在別一方面却失敗了，例如：

楚材稱晉用，

秦臣卽趙冠。

雖宮廷子產，

羈旅接陳完。(擬詠懷。)

藏山還采藥，

有道得從師。

京兆陳安世，

成都李意期。(奉和趙王遊仙。)

我們拿這兩首來同阮籍的詠懷與郭璞的遊仙作比較，便知他們的優劣了。

同時的詩人並不多，存詩也很少。現在我們挑出五位來附述一下：

- (1) 王褒(西歷五〇〇?五六三年?)字子淵，是王融的本家。起家祕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

昌縣侯，稍遷安成郡守。梁元帝卽位，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西魏陷江陵，元帝降；褒至長安，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周閔帝卽位，封石泉縣子，授太子少保。尋出爲宣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歲。王闡運錄他的詩五首。

(2) 蕭愨 (生卒無考) 字仁祖，梁宗室上黃侯暉之子。天保 (西歷五五〇——五五九年) 中，入北齊。後主卽位 (五六五年)，爲齊州錄事參軍。三年，待詔文林館，撰御覽。武平 (五七〇——五七五年) 中，爲太子洗馬。其他事蹟不可考。王闡運錄他的詩四首。

(3) 盧思道 (西歷五三四? ——五八五年?) 字子行，范陽人 (今河北涿縣附近)。幼年師事邢邵，又就魏收借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楊道彥薦爲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不持操行，居官多被譴辱。周武帝平齊 (五七七年)，授儀同三司，累遷武陽太守，散騎侍郎。未幾，卒於京師，年五十二。王闡運錄

他的詩四首。

- (4) 薛道衡(西歷五三八?——六〇七年?)字玄卿，河東汾陽人(今山西榮河附近)。祖聰父孝通均事魏。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才名遂著，爲時人所嗟賞。北齊武成帝召爲太尉府主簿，遷尙左外兵郎。齊亡，周武帝引爲御史。隋高帝受禪，除內史舍人，屢勸伐陳。陳平，除吏部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進位上開府，出爲襄州總管。煬帝卽位，轉潘州刺史，召爲祕書監，拜司隸大夫。後以事被殺，年七十。王闡運錄他的詩二首。
- (5) 楊廣(西歷五六九——六一六年)一名英，弘農華陰人(今陝西同州附近)。他是隋文帝第二子，立爲太子，所行無道，將廢。廣弑文帝自立。卽位後，大興土木，開運河，南巡至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弑，諡曰煬。王闡運錄他的詩七首。

以上略述他們的事蹟，以下討論他們的作品。

他們的作品合計不過二十餘首。就題材及風格看

來，大概可以分成三組：

(1) 第一組是北方的本色，王褒屬之。題材以邊塞爲多：

北走長安道，
 征騎每經過。(飲馬長城窟。)
 影虧同漢陣，
 輪滿逐胡兵。(關山月。)

而風格則以雄放爲主：

秋風吹木葉，
 還似洞庭波。
常山臨代郡，
 亭障繞黃河。(渡河北。)

(2) 第二組則帶一點江南的意味，盧思道屬之。

如：

深情出艷語，
 密意滿橫眸。(日出東南隅行。)
 飄動裙風入，
 妝消粉汗滋。(采蓮曲。)
 落花留寶珥，

微吹動香纓。(同上櫺歌行。)

餘光下幽柱，

夕吹舞青蘋。(上已禊飲。)

這簡直有點像蕭綱的“宮體”了。

(3)第三組則兼有上列二者，其餘三人屬之。他們一方面說：

朔路傳清警，

邊風卷畫旒。(蕭愨上之回。)

前年過代北，

今歲往遼西。(薛道衡昔昔鹽。)

唯當關塞者，

溽露方霑衣。(楊廣晚春。)

這有點近於第一組。但他們一方面又說：

芙蓉露下落，

楊柳月中疏。(蕭愨秋思。)

人歸落雁後，

思發在花前。(薛道衡人日思歸。)

清音出歌扇，

浮香飄舞衣。(楊廣宴東堂。)

這却近於第二組了。

以上略述謝朓庾信等二十餘位新體詩人。最後，我們要附帶說明二點：第一，他們的新體詩雖只是全集的一小部分，然已可代表當時詩壇的主要潮流了。第二，他們雖以四聲八病和號召，然並未能絕對遵守。即就提倡最力的謝朓王融沈約三人而論：謝朓的玉階怨“長”“思”犯平頭，“簾”“衣”犯鶴膝；王融的古意“遊”“行”犯平頭，“氣”“鏡”犯鶴膝；沈約的洛陽道“陽”“中”犯蜂腰，“中”“開”犯鶴膝。此外類此者尚多。不過，我們要知道，詩到南北朝時，一般的趨勢已側重聲律方面，漸漸成功唐以後“古”“律”分途的局面了。

篇二終

篇三 李白時代

章 一 導 論

歷 史
的
背 景

現在我們要研究唐詩了。依習慣，常常分唐詩爲四個時期：七世紀初年至八世紀初年爲初唐，八世紀初年至八世紀中年爲盛唐，八世紀中年至九世紀中年爲中唐，九世紀中年至十世紀初年爲晚唐。這種分法完全是不通的。例如李白與杜甫，因爲年代相近，故同列入盛唐；其實李白是承前的，杜甫是啓後的，完全屬於兩個不同的時期。所以，我們廢棄舊說，另外分爲前後兩期：前期自唐初至李白止，後期自杜甫至唐末止。這兩期的分界是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亂。此次變亂在唐詩上的意義，一向被忽略着。胡適是第一個注意這一點的人。他在白話文學史第十四章裏說：

這次大亂來的突兀，驚醒了一些人的太平迷夢。有些人仍舊過他們狂醉高歌的生活；有些還捨着貢諛獻媚，做他們的靈武受命頭，鳳翔出師頭；但有些人却覺悟了，變嚴肅了，變認真了，變深沉了。

又說：

開元天寶是盛世，是太平世；故這個時代的文學只是歌舞昇平的文學，內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傲作的。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個亂離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是寫實的，意境是真實的。

這個變遷是很明顯的。在這變遷以前，我們稱爲李白時代，變遷以後稱爲杜甫時代。

現在我們先述李白時代的歷史背景。

我們知道，七五五年以前的唐代，是個光榮的歷史。當七世紀初年，隋煬帝浪跡江南的時候，北方羣盜並起，知名者有王薄，竇建德，杜伏威，輔公佑，李子通，朱粲，林士弘，徐圓朗，高開道等。而隋室的命官，如羅藝，劉武周，梁師都，薛舉，李軌，沈法興，宇文化及，王

世充，李淵等，也都割據一方以稱雄。李淵爲西涼武昭王暠七世孫，時方留守太原，以拒突厥不利，煬帝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及子世民等遂稱兵自立。煬帝欲保江東，但不久爲宇文化及所弑。同時李淵次第平定各方面割據的羣雄，而建立一個統一的唐帝國。這是漢帝國以後唯一的大帝國。太宗(世民)是個英雄，高宗玄宗也都是有爲之主。他們次第征服東西突厥，鐵勒，高麗，百濟，高昌，龜茲，吐火羅，昭武九姓，吐谷渾，黨項，吐蕃等等。而且太宗時的房玄齡與杜如晦，玄宗時的姚崇與宋璟，也都是代名相。所以，在安史之亂以前，可說是一帆風順。其中雖有幾次后妃的搗亂，也還無很大的損害。

同時，他們又都注意於文學的提倡。唐代的太宗有點像漢代的武帝。他初建秦邸，卽開文學館，設十八學士。及卽位，於殿左置弘文館，有空便來討論典籍，雜以文詠。他承齊梁遺風，好作艷詩。虞世南雖諫他，然自己的詩亦沿聲律之體。大唐新語說武后時——

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詩人如李嶠，張說，宋之問，沈佺期，李適等都引來預修三教珠英。

她遊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中宗亦然。他於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者百餘篇，結綵樓於殿前，命昭容評選。那時京城裏正月望日，熱鬧極了：

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游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游，馬車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謝无量引大唐新語，胡適說唐代叢書本無此條。）

這一種沈酣於娛樂中的風氣，到玄宗時而觀止。他在東宮時，已搜羅女樂；即位後，每在勤政樓設酺會，必令太常樂立部伎與坐部伎依點鼓舞；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號梨園弟子。他自己精音樂，能正樂工之誤，又製新曲四十餘。——這是漁陽鞀鼓驚破霓裳羽衣以前的太平景象。

大概安史之亂以前的狀況，有點像建安黃初時。當時一般文人圍繞着曹氏父子，雖亦爲古詩的黃金時代，然終沒有正始以後那樣深刻。唐代前半與後半的異點亦然。

李 白
時 代 的
鳥 瞰

現在我們述一述唐代前期的詩歌的概況。在最初數十年中，承齊梁詩之後，有兩種不同的派別：一是反對齊梁的，一是繼承齊梁的。前者以王績，王梵志及陳子昂三人為代表。後者以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沈（佺期）宋（之問）及杜審言七人為代表。隋唐間擾亂的局面把王績迫上了酒徒的生活，這種生活使他崇拜阮籍陶潛，因而他的詩的風格也超過齊梁而回到魏晉。陳子昂是第一個正式宣言反對齊梁的。王梵志是個最近方發現的白話詩人，（他的作品在唐宋時似很風行，但六七百年來漸漸埋沒了），顯然與齊梁異趣的。四傑的詩使五律與七言詩完成，宋沈的詩使七言的律絕完成，都是對於詩的形式方面有貢獻的。四傑還有兩種特點——一是音節的婉媚 一是字句的秀麗——對齊梁詩可說青勝於藍。沈宋詩除形式外毫無足取，杜審言則較高明一點。我們知道了這十位詩人，則對於初唐的詩已可瞭然了。

到了八世紀的前半期，詩壇上便熱鬧得多了。最重

要的是王維一派和岑參一派。我們先說王維。他是一位可與李(白)杜(甫)鼎足而立的詩人。他愛用“靜”“澹”“遠”“閑”一類字樣，而這幾個字也可以代表他的風格。他帶上一付閑靜的眼鏡，去觀察大自然，來在筆端寫出，便成一種特殊的風格，這風格於五言詩爲宜——這可舉輞川集爲代表。同派詩人很多，較重要者爲孟浩然，儲光羲，裴迪，丘爲，綦毋潛，祖詠等。孟浩然是一個與王維齊名的詩人。他的風格完全與王維一樣，但有兩個小的異點：王維集中尚有不少的七言詩，其中也有膾炙人口的，但孟浩然則幾乎全是五言的，此其一；孟浩然較之王維，更喜用駢偶的句子，此其二。儲光羲也是王維的嫡派，但也有不同處，第一他喜歡仿民歌的句調，第二他多以田園爲歌詠的對象。裴迪以下四人的地位比較的低些，風格則都迫近王維，只有祖詠的一部分的作品稍近於岑派。

岑派自以岑參爲首。岑參與高適齊名，但就詩而言則高遠不如岑。岑詩特點有三：一，長於七言，二，喜寫戰爭，三，風格雄放。這都與王派相反的——王派是長於五言，喜寫自然的美，風格澹遠。岑參若寫風定是大

風，寫雪定是大雪，或是大熱大寒，總之與王派不同。高適可說是岑參的嫡派，但也略有不同處：岑參固然長於七言，但五言詩也有不少的佳作，至於高適則幾乎沒有一首好的五言詩。此外，王昌齡，王之渙，李頎等都可算是岑派詩人。二王長於樂府，所作七絕大都可歌。其歌詠戰爭的幾篇，與岑參略有異點；岑詩大都是贊美戰爭的偉大的，二王則大都是詛咒戰爭的罪惡的。李頎的詩也有點詛咒戰爭的意味。此外，他還擅長寫音樂。

這時期最偉大的詩人是李白。他的詩有一部分近於王派，如望終南山，訪馮道士，敬亭獨坐等。又有一部分則近於岑派，如戰城南，北風行，廬山謠等。由此可知，他是兼擅兩派之長的。他一方面要像王派隱士那樣提着酒壺去賞鑑自然的美，一方面要像岑派豪士那樣喝醉了去上馬殺賊，所以他的詩中常常以酒為題材，如襄陽曲，下終南山，江上吟等。但是他既不是真隱士，又不是真豪士，酒對於他只是消愁忘機的工具而已。落魄的身世，迫他走上頹廢的路，飲醇酒不已，又加以近婦人。他的詩中多描寫女性的佳作，如清平調，行樂詞，長相思等。他的作品最可以代表唐代前半期的詩壇——

七五五年安史之亂以前的詩壇。

以下我們便分章敘述。

章一終

章二 初唐詩人

反 齊
梁 派

初唐的一百年中——從西歷七世紀初年到八世紀初年——產生的詩人很多。其作品至今尚在者，恐亦在三百人以上。我們現在自然不能一一細述，只選出比較重要的幾位講一講。齊梁詩有一種特殊的風格，是不用說的。初唐詩人便因此而有不同的兩派：

(1) 王績，王梵志，陳子昂等——他們是違反齊梁的風尚的，我們稱爲反齊梁派。

(2) “四傑”及沈佺期宋之問等——他們是繼承齊梁而加以發揮的，我們稱爲準齊梁派。

以下我們便依次分述。

王績(西歷五九〇? —— 六四四年)是唐代最早的詩人，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今河北龍關附近)。他是王通之弟，通生於陳後主至德二年，通弟凝亦績之兄，可

知績大約生於隋文帝開皇中。自幼“性簡放，不喜拜揖”，所以不管家事，也不參與鄉族的慶弔冠昏。大業四年（六〇八年），舉孝悌廉潔，授祕書省正字。他不願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劾去。時在隋唐之際，天下大亂，歎曰：

羅網在天，吾且安之！

他家有田十六頃，又有隱者仲長子光爲隣，便決意還鄉里。子光病瘖，兩人未嘗交語，而對酌甚歡。他有時率奴婢種黍釀酒，養鳧蒔花，有時乘牛經酒肆，留數日不反，有時讀讀老莊周易，有時住在北山東臯著書。他的壯年，便在這樣的生涯中度過。雖在亂世，總算享盡了清福。唐武德初（六二〇年左右），他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或問待詔何樂，他說：

良醞可戀耳。

照例日給酒三升，侍中陳叔達特給他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六三〇年左右），以疾罷。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酒，他求爲丞；吏部不許，他固請。革死後，其妻尙送酒不絕；歲餘又死，他說：

天不使我酣美酒邪？

於是棄官去，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立杜康祠，以革配享。他能飲至五斗不亂，著五斗先生傳，又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必往。刺史崔喜請相見，他不睬。老友杜之松爲刺史，請講禮，他也不去。暮年想續成其兄凝所撰隋書，但沒有完成。貞觀十八年卒，遺命薄葬，並且誌其墓。集五卷，詩存五十餘首。

我們讀了王績的傳，便知他是一個酒徒。詩集中“酒”字凡十九見：

- (1) 酒勸後園春。(田家之二。)
- (2) 平生唯酒樂。(田家之三。)
- (3) 月照芳春酒。(山中敘志。)
- (4) 散誕時須酒。(薛記室收過莊見尋。)
- (5) 桂樹凌雲濁酒杯。(北山。)
- (6) 滿甕營春酒。(春日。)
- (7) 家豐松葉酒。(採藥。)
- (8) 無人送酒來。(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善爲。)
- (9) 問君梅酒外。(獨坐。)
- (10) 祇爲酒家笑。(過酒家之一。)

- (11) 對酒但知飲。(過酒家之四。)
 (12) 慚愧酒家胡。(過酒家之五。)
 (13) 山中春酒熟。(山中別李處士。)
 (14) 偏宜酒甕香。(初春。)
 (15) 還向酒家來。(題酒店壁。)
 (16) 山酒灑陶巾。(嘗春酒。)
 (17) 鶯啼酒甕春。(被召謝病。)
 (18) 不如多釀酒。(獨酌。)
 (19) 從來作春酒。(看釀酒。)

此外暗示飲酒者尚多，如云“相逢一醉飽”（田家之一），
 “時取醉消愁”（贈程處士），“春釀煎松葉”（贈學仙者），
 “此日長昏飲”（過酒家之二），“竹葉連糟翠”（過酒家之
 三）等等，不及徧舉。總之，王績的詩的唯一的題材是
 “酒”。

因此，我們詩人所想慕的，便是阮籍陶潛一般人了。試舉他的詩爲例：

阮籍生涯懶，
嵇康意氣疏。……
 草生元亮徑，

花暗子雲居。(田家之一。)
 嘗愛陶淵明，
 酌醴焚枯魚。(薛記室收過莊見尋。)
 庚桑逢處跪，
 陶潛見人羞。(晚年敍志示翟處士。)
 誰知彭澤意，
 更覓步兵那。(贈學仙者。)
 阮籍醒時少，
 陶潛醉日多。(醉後。)
 且逐劉伶去，
 宵隨畢卓眠。(戲題卜鋪壁。)
 野觴浮鄭酌，
 山酒漉陶巾。(嘗春酒。)

而且王績之留連酒家及爲酒而求太樂署丞，與阮籍求爲步兵及醉臥壚邊何異；至於他不喜拜揖，不樂在朝，自號五斗先生，更顯然是仿着五柳先生的。

以上似閒話而實重要。王績因嗜酒而崇拜阮陶，更因崇拜阮陶而使他的作風超脫齊梁而復於魏晉。例如古意六首，我們很容易知道是受阮籍詠懷的影響。第

一首說：

幽人在何所？
紫巖有仙躅，
月下橫寶琴，
此外將安欲？……
百金買一聲，
千金傳一曲。
世無鍾子期，
誰知心所屬？

以下五首分詠竹、龜、松、桂、鳳五物爲喻。其用意與阮籍詠東陵瓜，木槿花等等完全相同，都是發揮“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的意思的。至於陶潛的影響，更是不消說得。我們隨便舉一些例子：

憶我少年時，
攜手遊東渠，
梅李夾兩岸，
花木何扶疏。（薛記室收過莊見尋。）
晚歲聊長想，
生涯太若浮。

歸來南陌上，
更坐北溪頭，
古岸多磐石，

春泉足細流。(晚年敘志示翟處士。)

此外如寫菊花（贈李徵君大壽，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善爲及黃頰山等），寫耕種（田家，採藥及秋夜喜遇王處士等），都是受陶的影響的明證。陶潛是中世紀的唯一大詩人，在當時却未爲人所注意，他的地位是到唐以後才顯著的。而在唐代詩人中，王績是第一個承受他的影響的。

總之，隋末的紛亂把王績迫上了酒徒的路，酒徒的生活又引他的詩回到魏晉以上。如果我們承認齊梁是詩的厄運，那麼他對於唐詩的貢獻也可明白了。

王梵志（生卒未詳）是一位與王績差不多同時的白話說理詩人。唐宋時人，都知道他。然自十三世紀以來，沉晦者六七百年。最近胡適作白話文學史，表章了一下，方漸爲人知。

關於王梵志及其詩的參考資料，胡適搜集得下列

八種：

- (1) 無住語錄 (敦煌本歷代法寶記)；
- (2) 馮翊桂苑從談 (唐代叢書初集)；
- (3) 太平廣記卷八十二；
- (4)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六；
- (5) 費袞梁溪漫志卷十；
- (6) 陳善捫虱新話五；
- (7) 慧洪林間錄下；
- (8) 曉瑩雲臥紀譚上。

此外，我們還可補加一種：

- (9) 釋皎然詩式“駭俗。”

今抄錄時代最早，記述最詳的一條於後：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

誰人育我？

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

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

我家長育，可姓王也。

作詩諷人，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桂苑叢談。）

胡適說，“此雖是神話，然可以考見三事：一爲梵志生於衛州黎陽，即今河南濬縣。一爲他生當隋文帝時，約六世紀之末。三可以使我們知道唐朝已有關於梵志的神話，因此又可以想見王梵志的詩在唐朝很風行，民間才有這種神話起來。”（白話文學史第十一章。）關於他的生年，太平廣記引史遺作“隋文帝時”，故此處說是六世紀末年；若依馮翊泛說“隋時”則也許是七世紀初年。

他的詩集，胡適搜得四種本子：

- (1) 漢乾祐二年己酉(九四九) 樊文昇寫本。
- (2) 己酉年(大概也是乾祐己酉) 高文□寫本
- (3) 宋開寶三年壬申(按開寶五年爲壬申，西歷九七二；三年爲庚午) 閻海真寫本。
- (4) 漢天福三年庚戌(漢天福只有一年，庚戌爲乾祐三年，九五〇) 金光明寺僧寫本。

詩集共三卷：前三種本子均係第一卷，而閻寫本爲最完全；後一種爲第三卷；其第二卷闕。他的作品大都是說

理的小詩，如：

梵志翻著襪，
人皆道是錯。
乍可刺你眼，
不可隱我脚。

又如：

城外土饅頭，
餡草在城裏。
一人喫一個，
莫嫌沒滋味。

又如：

世無百年人，
強作千年調。
打鐵作門限，
鬼見拍手笑。

大抵都可發人深省，然而謂之格言則可。謂之詩則不可。我們拿末首“世無百年人”與樂府西門行及古詩“生年不滿百”來對照，便知格言與詩的分別了。

如果梵志在詩史上佔得一個位置，原因決不是他

的說理詩而是下列幾首描寫他的“貧而樂”的生活的詩：

吾有十畝田，
種在南山坡。
青松四五樹，
綠豆兩三窠。
熱卽池中浴，
涼便岸上歌。
遨遊自取足，
誰能奈我何！

又如：

草屋足風塵，
牀無破氈臥。
客來且喚入，
地鋪稿薦坐。
家裏元無炭，
柳麻且吹火。
白酒瓦鉢澆，
鑊子兩脚破。

鹿脯三四條，
石鹽五六課。
看客只寧馨，
從你痛哭我！

拿樸素的白描詩句，來寫自由而快樂的生涯，在詩史上是很難得的作品。梵志固未揭藥宗尚魏晉，而他的詩顯然與齊梁以來的詩異趣的。

最後，我們要論列公然提倡“漢魏風骨”而鄙棄“齊梁間詩”的陳子昂（西歷六五六——六九八年）。他字伯玉，梓州射洪人（今四川射洪附近）。他是富家子，年十八未知書。後感悔，苦節讀書，尤善屬文。高宗末（六八三年？）入京舉進士，而不爲人知。有賣胡琴的，價百萬，子昂竟買了來，觀者驚問。他說：

“余善此。”

“可得聞乎？”

“明日可入宣陽甲。”

到時，他備了酒肴，說：

“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不爲人知。——此賤工

之技，豈宜留心！”

便擊碎胡琴而以文章分贈客人。一日之內，名滿都下。京兆司功王適見他的感遇詩三十八首，驚曰：

“此子必爲天下文宗矣！”

乃請交子昂。其爲時人推重如此。及高宗崩，他上書討論山陵的地址，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遂擢麟台正字。垂拱初（六八六年？）他勸興明堂太學。后召見，賜筆札。他曾向中書省條上利害，討論吐蕃問題，生羌問題。后復召見，遷右衛胄曹參軍。及后稱皇帝（六九〇年），他上受命頌以媚后。遭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會武攸宜討契丹，以子昂爲參謀；但意見不合，徙署軍曹。聖歷初（六九八年？）以父老解官。父元敬，曾舉明經，官文林郎。時爲縣令段簡所辱，尋卒。子昂居喪哀痛。段簡又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子昂，竟死獄中，時年四十三。他全集十卷，今存詩一百二三十首。子光復亦善屬文，終商州刺史，孫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韓愈說：

國朝盛文章，

子昂始高蹈。

唐書本傳也說：

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

兩個“始”字證明子昂在唐代文學上地位之重要。他對於詩的主張詳見與東方公書：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邈遠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相篇，骨端氣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睹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

由此可知他主張(1)詩要骨端氣翔，而不要彩麗競繁；(2)推崇建安正始，而非薄晉宋齊梁。這顯然是繼承王績一派的。

我們先看他的感遇詩三十八首。牠們的內容和形式顯然與他的主張是一致的。我們知道南朝詩的內容

方面，大都是淺薄而濫調的豔情，故有“宮體”之稱；形式方面大都是雕琢而空泛的駢句，故有“新體”之稱。這個“詩=宮體+新體”的風尚，陳子昂是完全反對的。他的感遇詩第一不言情，第二不對偶。我們舉兩首爲例：

蘭若生春夏，
芊蔚何青青！
幽獨空林色，
朱糝冒紫莖。
遲遲白日晚，
嫋嫋秋風生。
歲華盡搖落，
芳意竟何成！（其二。）
本爲貴公子，
平生實愛才，
感時思報國，
拔劍起蒿萊。
西馳丁零塞，
北上單于台，
登山見千里，

懷古心悠哉！
誰言未忘禍，
磨滅成塵埃？（其三十五。）

這種詩真當得起“骨氣端翔，音情頓挫”的評語。我們可以推想張說許為“天下文宗”，多半是指這種與齊梁相反的風格。

然而我們也不能把他太恭維了。感遇以外的詩，實未能稱是。我們細讀他的全集，實在找不出多少好詩。固然他對於“不詠豔情”的信條似乎很能遵守，全集中的確沒有一首有“宮體”嫌疑的詩。但是“新體詩”却已成爲當時很流行的體裁，且漸進而成爲律絕，所以他的詩中有許多可以說是“五律”或“五絕”的詩。而這些五律或五絕却沒有一首是高明的。說也奇怪，比較爲我們所愛讀的，倒是在幾首近於“騷體”的雜言詩。例如春台引：

感陽春兮生碧草之油油，
懷宇宙以傷遠，
望高台而寫憂，
遲美人兮不見，

恐青歲之遂逝。

.....

願一見而道意，
結衆芳之綢繆，
曷余情之蕩漾，
啣青雲以增愁！
悵三山之飛鶴，
憶海上之白鷗。

然而傑作終要推登幽州台歌：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寥寥四句，自然而極悲壯。在子昂詩中，這是最膾炙人口的一首。

這一派，我們現在舉王績，王梵志，陳子昂三人爲列。初，唐太宗承宮體餘風，“戲作艷詩”。虞世南諫道：

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

太宗很嘉許他懇誠，賜絹五十疋。其實虞世南的詩仍是齊梁一派的。同時魏徵的述懷，“猶有古意”，然作品不多。到王陳方有可述者。後來張九齡寒山等，便為盛唐的一分子了。

齊
梁
派

其次我們要述繼承齊梁的一派了。這一派以“四傑”為中堅。四傑是：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今先分述他們的事蹟，然後合論他們的作品。

王勃（西歷六五〇——六七八年？）是王績的侄孫，字子安。父福疇，為通長子。勃六歲即能屬文，構思無滯。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十卷以摘其失。他與兄勳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審言之弟，甫之族祖）常稱之曰：

此王氏“三珠樹”也！

他年十四歲時，太常伯劉祥道巡行關內，他上書自陳，祥道表於朝，對策高第，授朝散郎。（此據楊炯王子安集序，與新唐書本傳略異。）沛王聞其名，徵為侍讀，論次平台抄略十篇，書成，頗為王所愛重，賜帛五十疋。以事

作高宗，斥出府，遂客劍南。咸亨初（六七〇年），三府交辟，以疾辭。聞饒州多藥草，求補參軍。恃才傲物，爲同僚所嫉。時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勃懼事洩，便殺了他。事覺，勃當誅，會赦，除名。時父任雍州司功參軍，因此左遷交阯令。勃往省，道出鍾陵，都督大宴滕王閣，勃作序，卽是很有名的滕王閣序。後度海溺水，瘁而卒，年未滿三十。（他的生年舊說貞觀二十二年，但他的春思賦自敘咸亨二年二十二歲，當據以改正。）

楊炯（西歷六五〇——七〇〇年？）華陰人（今陝西華陰附近），爲高祖時右衛將軍楊虔威的侄孫。他幼聰敏，博學，善屬文。顯慶五年（六六〇年），炯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六七六年），應制舉，補校書郎。儀鳳中（六七六年？）太常博士蘇知幾以公卿以下冕服，請別立節文。炯上書詆之，由是竟寢知幾所請。永隆二年（六八一年），炯與宋之問同爲崇文館學士，遷詹事司直。武后初稱制（六八五年？）坐從祖弟神讓犯逆，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選授盈川令。炯至官，爲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殺之。如意元年（六九二年）七月望日，宮中出孟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寮觀

之，炯獻孟蘭盆賦，詞甚雅麗。不久，卒於官。他聽人家稱王楊盧駱爲四傑，說：

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張說說：

“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盧照隣（西歷六五〇？——六九〇年？）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今河北大興附近），爲隴州刺史盧光乘之弟。年十餘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有書十二車，照隣披覽，略能記憶，王甚愛重之，向人說：

此卽寡人相如也。

後拜都新尉，因染風疾去官，居太白山中，得方士玄明音，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藿，友人時供其衣藥。疾甚，足孿，一手又廢，乃徙居陽翟之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假臥其中。他自以爲“當高宗時尙吏，已獨儒；武后尙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已已廢”，便作五悲以自明。病旣久，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

駱賓王(西歷六五〇?——六八四年?)婺州義烏人(今浙江義烏附近)。少善屬文，七歲即能賦詩，尤妙於並言。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爲絕唱，但落魄無行，好與博徒爲伍。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後爲武功主簿。裴行儉爲洮州總管，表賓王掌書奏，不應。高祖末(六八二年?)調長安主簿。武后時(六八四年)，坐賊左遷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而去。時徐敬業在揚州起兵討武后，署賓王爲府屬，軍中書檄都是他作的。武后讀檄文，但嘻笑，讀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很驚異的問：

誰爲之?

有人告以賓王作檄，后責問：

宰相安得失此人!

敬業敗，伏誅，賓王亡命，不知所終。現在南通的狼山上有駱賓王墓，真僞不可考。

以上略述四傑的事蹟，現在我們要論到他們的詩了。他們的詩有下列四種特點：

(1)七古的成立。五言古詩自三國以後，已盛極

一時，而七言古詩却是到唐代方才興盛的。故我們觀察，七古正式成立之功應該歸之四傑。在他們以前，如王績，如王梵志，都沒有七言詩留傳下來，而四傑的傑作却大半是七言的。例如王勃的滕王閣：

滕王高閣臨江渚，
珮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又如盧照隣長安古意的名句：

得成比目何辭死，
願作鴛鴦不羨仙。

其末段說：

寂寂寥寥楊子居，
年年歲歲一牀書。

獨有南山桂花發，
飛來飛去襲人裾。

這些雖不能算第一流的詩，却可代表七言詩的成熟期。而且在當時都是傳誦很廣的，其影響之大可知。七言古詩的興盛，其原因自然非常複雜，而四傑提倡之功却是不可埋沒的。（他們中唯楊炯無七言詩。）

(2) 五律的成立。我們在上文曾詳論過“新體詩”，而這些新體詩却全是五言的。所以律詩和絕句都是五言的先成立而七言的後成立。其中除五絕早已成立外，五律到四傑也成立了。例如楊炯的從軍行：

烽火照西京，
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闕，
鐵騎繞龍城。
雷暗凋旗畫，
風多雜鼓聲。
寧爲百夫長，

勝作一書生。

又如駱賓王的在獄聞蟬：

西陸蟬聲唱，
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鬢影，
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禁，
風多響易沉。
無人信高潔，
誰爲表予心？

在四傑集中，五律多者佔二分之一，少者亦在四分之一以上。格律之嚴與篇數之多，都可奠定五律的基礎。

以上兩種特點是形式方面的，已可看出是繼承齊梁的了。以下再講內容方面的兩種特點：

(3) 音調的婉媚。我們都知道南朝詩人對於詩的音節方面是特別注意的，而四傑的詩的音節方面似乎更得力於六朝的新樂府。我們試舉王勃的採蓮曲爲例：

桂櫂蘭橈下長浦，
 羅裙玉腕輕搖櫓。
 葉嶼花潭極望平，
江謳越吹相思苦。
 相思苦，
 佳期不可駐。
 塞外征夫猶未還，
江南採蓮今已暮。
 今已暮，
 採蓮花，
 渠今那必盡倡家？
 官道城南把桑葉，
 何如江上採蓮花？

這裏疊句“相思苦”“今已暮”使全詩音節婉轉得多。更可注意的是詩的轉韻。例如上文以“家”“花”相協，“葉”字非韻，而下文即協“葉”韻，如：

蓮花復蓮花，
 花葉何稠疊。
 葉翠本羞眉，

花紅強如頰。

這不是偶然的。卽如這段“眉”字非韻，而下文又協“眉”韻：

佳人不在茲，
 悵望別離時。
 牽花憐其蒂，
 折藕愛連絲。

所以從“桂棹蘭橈”至“愛連絲”二十一句的韻式是：a a b a a a c a a d d e d d e f e f f g f。

“愛連絲”與以下十二句中也有同樣的例 此外如盧照隣長安古意末段：

專權意氣本豪雄，
 青虬子燕坐春風。
 自言歌舞長千載，
 自謂驕奢凌五公，

這裏“載”字非韻，下文却協“載”韻：

節物風光不相待，
 桑田碧海須臾改。
 昔時金階白玉堂，

卽今唯見青松在。

這樣在上段非韻的句末暗示下段的韻，可使讀者感到音調的格外婉轉，格外柔媚。

(4)字句的秀麗。四傑的詩的字句的秀麗是人人都知道的。其中尤以王勃爲最，現在也不暇遍舉。我們略摘些楊炯的麗句：

影濃山樹密，

香淺澤花疏。(和石侍御山莊。)

露文沾細草，

風影轉高花。(早行。)

露紋埋落照，

風物澹歸烟。(和鄭校籬內省眺囑思鄉懷友。)

又如駱賓王的：

蟬鳴稻葉秋，

雁起蘆花晚。(在江南贈宋五之間。)

舟移疑入鏡，

棹舉若乘波。(疇昔篇。)

分念嬌爲一種啼，

生憎燕子千般語。(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

以上隨便抄了些寫景寫情的句子，都可證明他們有一種特殊的風格。

鄒雲卿說他們“文詞齊名，海內稱焉，號爲四傑，亦云盧駱楊王四才子”。馬端臨也說“文辭齊名，海內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他們的詩的確有相同的特點，爲初唐詩壇重要的一派。

其次我們講“沈宋”。

沈佺期(西歷六五〇?——七一五年?)字雲卿，相州內黃人(今河南內黃附近)。高宗上元二年(六七五年)及進士第。由協律郎遷通事舍人，預修三教珠英。再轉給事中，考功員外郎，受賊，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中宗神龍中(七〇六年?)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後歷中書舍人，太子詹事。開元初卒。

宋之問(西歷六五〇——七一二年)一名少連，字延清，汾州人(今山西汾陽附近)，一云虢州弘農人(今

河南靈寶附近)。高宗時東台詳正學士令文之子。高宗上元二年(六七五年)進士。初徵令與楊炯分直內教，後授洛州參軍，轉向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預備三教珠英。及張易之之敗，貶瀧州參軍。未幾，逃還，資緣得擢爲鴻臚主簿。中宗景龍中(七〇八年?)轉考功員外郎，又與杜審言等同爲修文館學士。後以知貢舉時賦餉狼藉，貶越州長史，睿宗時配欽州，先天中賜死。

舊唐書文苑傳說：

(沈佺期)與宋之間齊名，時人稱爲“沈宋”。

新唐書文藝傳說：

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和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間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綉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

所以他們二人顯然與四傑接近。不過就他們作品本身講，實在沒有什麼價值可言。僅僅在詩體的完成上，稍有一點功績。原來唐代詩人所作在形式上可分爲六種，這六種成立的先後大約如下表：

詩體		成立期	
五言	古詩	魏晉	
	絕句	齊梁	
七言	律詩	四傑	初唐
	古詩		
	絕句		
七言	律詩	沈宋	

沈宋所以能在詩史上佔篇幅者在此。

現在我們舉一點七言絕句的例子：

北邙山上列墳塋，
萬古千秋對洛城。
城中日夕歌鐘起，
山上唯聞松柏聲。（沈佺期北邙。）
可憐冥漠去何之？
獨立豐茸無見期。
君看水上芙蓉色，
恰似生前歌舞時。（宋之問傷曹娘。）

再舉一點七言律詩的例子：

盧家少婦鬱金香，
海燕雙棲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葉，
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
丹鳳城南秋夜長。
誰爲含愁獨不見，
更教明月照流黃。(沈佺期獨不見。)
離宮祕苑勝瀛洲，
別有仙人洞壑幽。
巖邊樹色含風冷，
石上泉聲帶雨秋。
鳥向歌筵來度曲，
雲依帳殿結爲樓。
微臣昔忝方明御，
今日還陪八駿遊。(宋之問三陽宮石淙侍宴應制。)

這些詩雖然不是第一流的好詩，然可表示七絕七律到

此已成熟了。

四傑沈宋以外，如上官儀楊師道劉希夷張若虛等風格也相近，我們無暇細述。其中有一位杜審言，是大詩人杜甫之祖，與沈宋齊名，時代和風格都極近，我們應該附帶說一說。

杜審言（西歷六四五？——七一〇年？）字必簡，襄州襄陽人（今湖北襄陽附近）。高宗咸亨元年（六七〇年）登進士，爲隰城尉，累轉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恃才驕傲，甚爲時輩所疾。因事坐獄，免官，還東都。武后召見，拜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中宗神龍初（七〇五年？）坐與張易之交往，流峯州。尋召授國子監主簿，加修文館直學士。卒年六十餘。他的詩似乎較沈宋高一點，然最重要的還在助成七言律絕之體，我們各舉一首爲例：

知君書記本翩翩，
爲許從戎赴朔邊。
紅粉樓中應計日，
燕支山下莫經年。（贈蘇書記。）

今年游寓獨遊秦，
愁思看春不當春。
上林苑裏花徒發，
細柳營前葉漫新。
公子南橋應盡興，
將軍西第幾留賓？
寄語洛城風日道，
“明年春色倍還人。”（春日京中有懷。）

上文述了王績至杜審言十人。初唐一百年的詩壇，
即此已可瞭然。下文我們便要研究盛唐了。

章二終

章三 王維及其派

王
維

在七世紀的末年和八世紀的初年，中國產生了幾位大詩人，於是便造成所謂“盛唐”的局面。“唐詩”到此已有了一百年的醞釀，應該有點新的發展了。盛唐詩人的總數，實不在初唐下。在本章裏我們先研究王維一派的詩人。

王維（西歷七〇一——七六一年）字摩詰，太原祁人（今山西祁縣附近）。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於蒲，遂為河東人（今山西蒲縣附近）。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年十五以後，作詩存者甚多，如題友人雲母障子詩，過秦王墓詩，洛陽女兒行，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哭祖六自虛詩等。開元七年（七一九年），他十九歲，赴京兆府，試解舉頭。李陵詠，桃源行，清如玉壺冰詩等即作於是年。關於這次“解頭”，集異記有一段傳說：

維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岐王引

至公主第，使爲伶人，進主前。維進新曲，號鬱輪袍，并出所爲文。主大奇之，令宮婢傳教，召試官至第，諭之作解頭登第。（唐詩記事卷十六引。）

此事新舊唐書均未載，但未必盡誣，因爲當時風氣是這樣的，（看李頎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便知）。不久，他便以進士擢第，（開元九年，一說十九年）。

於是他開始做官了。初爲大樂丞，後坐累，謫濟州司倉參軍。妻亡，不再娶，孤居三十年。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年），張九齡爲中書令，擢維爲右拾遺。二十五年，爲監察御史，在河西節度使幕中。天寶元年（七四二年），爲左補闕，遷庫部郎中。會遭母喪，柴毀骨立，幾不勝喪。十一年，服除，拜文部郎中，遷給事中。時弟縉任侍御史，武部員外。舊唐書本傳說：

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

本傳又載一件故事：

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

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

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
這可證明他精於音樂和繪畫。維一身兼詩畫音樂三長，
所以譽望日隆，到處“拂席”了。

正在這優遊兩都的時候，安祿山反了（西歷七五五年）。玄宗出幸，他扈從不及，爲賊所獲。他服藥取痢，僞稱瘡病。祿山憐之，拘於洛城普施寺，迫爲給事中。一天，祿山大宴凝碧宮（一作池），召黎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他知道了，作詩寄慨。賊平，維以此詩減罪，責授太子中允。尋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後拜給事中，時乾元元年（七五八年）。翌年，轉尚書右丞，他年已五十九歲了。性本好佛，晚年尤甚。得宋之間藍田別墅，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泚，辛夷塢諸勝。嘗與裴迪書說：

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蔓發，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臯，青雉朝雒。倘能從我遊乎？

可見其晚景頗極閒適。上元二年七月卒，年六十一。（舊

唐書記其卒年爲乾元二年七月，新唐書爲上元初。然集中尚有作於上元二年的詩文，故現在假定爲上元二年七月。）

我們讀王維的詩，讀到這幾句：

寂寥天地暮，
心與廣川閑。（登河北城樓。）
我心素已閑，
清川澹如此。（青溪。）

便好似找到了開發王維的詩的鑰匙了。這鑰匙便是個“靜”字。我們細翻全集，知道我們的詩人最愛用“靜”字。試舉二十條爲例：

- (1) 靜觀素館。（酬諸公見過郡。）
- (2) 野曠寒山靜。（奉和聖製登降聖觀與宰臣等同望應制。）
- (3) 寒山靜秋寒。（奉和聖製送不蒙獲兼鴻臚卿歸安西應制。）
- (4) 守靜解天刑。（贈房盧氏館。）
- (5) 夜靜羣動息。（春夜竹亭贈錢少府歸藍田。）
- (6) 閑門畫方靜。（林園卽事寄舍弟紉。）

- (7) 夜靜羣動息。(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
- (8) 靜言深谿裏。(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盤曲
四五十里至黃牛嶺見黃花川。)
- (9) 月明松下房櫺靜。(桃源行。)
- (10) 灑空深巷靜。(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
- (11) 晚年唯好靜。(酬張少府。)
- (12) 靜者亦何事。(淇上田園卽事。)
- (13) 谷靜泉逾響。(奉和聖製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
石壁十韵之作應制。)
- (14) 山靜泉逾響。(贈東嶽焦鍊師。)
- (15) 谷靜惟松響。(遊感化寺。)
- (16) 谷靜秋泉響。(東谿玩月。)
- (17) 閑居日清靜。(沈十四拾遺新竹生讀經處同諸
公之作。)
- (18) 山中習靜觀朝槿。(積雨輞川莊。)
- (19) 夜靜春山空。(鳥鳴磻。)
- (20) 綠豔閑且靜。(紅牡丹。)

唯其他能靜，故他能領略到一切的自然的美，而成為陶潛以後唯一的偉大的自然詩人。

蘇軾說：

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這是批評王維的詩的一句名言。怎樣叫做“詩中有畫？”那就是說，他長於描寫自然的美。我們試看王維的全集，他的傑作都是這一方面的。他贈裴迪詩說：

風景日夕佳，
與君賦新詩，
澹然望遠空，
如意方支頤。

這四句是王維的自畫像——一個閒靜的詩人，在鑑賞自然的美。我們看他賦的“新詩”：

倚杖柴門外，
臨風聽暮蟬。
渡頭餘落日，
墟里上孤烟。（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
流水如有意，
暮禽相與還。
荒城臨古渡，
落日滿秋山。（歸嵩山作。）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鄰叟，
談笑無還期。(終南別業。)

這大概與他的繪畫有關係。他本是詩人兼畫家，嘗自己說，“前身應畫師”，所以使他的詩更趨於成功。

在“詩中有畫”的作品中，我們特別要提出輞川集來講一講。輞川集是他與他的朋友題詠輞川別業景物的詩，共五絕二十首。自序說：

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泚，宮槐陌，臨湖亭，南坨，欽湖，柳浪，樂家澗，金屑泉，白石灘，北坨，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閑暇各賦絕句云。

我們抄膾炙人口者兩首於後：

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語響。
反景入深林，
復照青苔上。(鹿柴。)

獨坐幽篁裏，
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
明月來相照。(竹里館。)

五絕的體裁最適宜於寫一刹那的影像。王維以五言著，而尤長於短詩。我們再附帶舉兩首輞川集以外的五絕：

山中相送罷，
日暮掩柴扉。
春草明年綠，
王孫歸不歸？(送別。)
君自故鄉來，
應知故鄉事。
來日倚窗前，
寒梅著花未？(雜詩。)

這些不是寫景，而是抒情。但是他所表的情是如此飄渺而恬澹，其風格與所取的景是一致的。

他這種淡遠閒靜的風格，或許有點佛教的影響。他名“維”字“摩詰”便表示他的偏嗜，而且唐書本傳及國史補也說他好釋氏。不過他的幾首談禪的說理詩，却不

高明得很，尤其是與胡居士酬應的幾首：

了觀四大因，
根性何所有？
妄計苟不生，
是身孰休咎？（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

這種詩前不如王梵志，後不如寒山拾得，實在是王維詩的下乘。

最後，我們要談一談他的樂府詩。他早年所作，大都是七言的樂府。如桃源行，洛陽女兒行等，也都膾炙人口。不過牠們只是平妥而已，並不是很重要的作品。而且樂府到魏晉以後，文人所作大都不能入樂，與徒詩無異。唐人所歌的，律詩或絕句爲多。最著名的自然是送元二使安西一首：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此詩入樂後，改稱渭城曲或陽關曲。向居易說：

相逢且莫推辭醉，

聽唱陽關第四聲。(對酒。)

劉禹錫說：

舊人唯有何戡在，

更與慇懃唱渭城。(與歌者。)

其爲人推重如此。其餘如紅豆生南國，秋風明月苦相思等篇，據尤袤全唐詩話(卷一)的記載，李龜年曾在湘中採仿使筵上唱過，也都是“王維所製”的絕句。

王	派
詩	人

從王維的詩題上，我們知道他的朋友有：

(1)李頎(贈李頎)，(2)祖詠(贈祖三詠)，
 (3)裴迪(贈裴十迪)，(4)苑咸(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戲爲之贈)，(5)高適(送高適弟耽歸臨淮作)，(6)綦毋潛(送綦毋潛落第還鄉)，
 (7)丘爲(送丘爲落第歸江東)，(8)儲光義(待儲光義不至)，(9)錢起(留別錢起)，(10)孟浩然(哭孟浩然)，
 (11)房琯(贈房盧氏琯)，(12)殷遙(哭殷遙)，(13)盧象(與盧象集朱家)，(14)崔興宗(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等等。這些都是當時知名的詩人，並且都有作品流傳至今。不過其中有一部分，他們的風格與王維不同。

我們在別處另講；還有一部分，他們的地位比較低些，我們可以略過不講。所以，現在所謂“王派詩人”，只選出風格相近而地位較高者六人：孟浩然，裴迪，儲光義，丘爲，綦毋潛及祖詠。

孟浩然

孟浩然（西歷六八九——七四〇年）字浩然，襄陽人（今湖北襄陽附近）。四十歲以前，隱居鹿門山。到四十歲，方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有句云，“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一座嗟伏，無敢抗，尤爲王維張九齡所稱道。一日，王維邀入內署，忽玄宗至。他匿居床下，維以實告帝。玄宗很高興，說：

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

於是命他出來，並問他做什麼詩。他自誦所作詩，誦至“不才明主棄”一句，玄宗說：

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

應進士，不第，還襄陽。採訪使韓朝宗約他同到京師，欲薦諸朝。適有故人至，劇飲懽甚，便忘却朝宗的約。有人提起，他說：

業已飲，遑恤他！

朝宗生氣，便先走了，他也不悔。張九齡爲荊州，辟置於府，不久罷歸。王昌齡遊襄陽，他病疽將愈，食饌疾動，卒於治城南園，年五十二。

浩然的性格，可於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見之。他說：

骨貌淑清，風神散朗。

又說：

“浩然”清發，亦其自名。

又說：

行不爲飾，動以求真，故似誕。游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

總之，與陶潛王維是很相近的。我們再抄一點他的著名的詩句於後：

山光忽西落，
池月漸東上。
散髮乘夜涼，
開軒臥閑敞。
荷風送香氣，
竹露滴清響。(夏日南亭懷辛大。)

山暝聽猿愁，
滄江急夜流。
風鳴兩岸葉，
月照一孤舟。(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
移舟泊烟渚，
日暮客愁新，
野曠天低樹，
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

這三個例是代表五古，五律，五絕三種體裁。孟浩然是長於五言的。他的全集計二百六十七首，七言的僅二十首。不過這二十首中有一首夜歸鹿門歌(七古)却也是膾炙人口的作品。

他與王維有不同的地方嗎？前人頗多注意到這個問題，如麓堂詩話，藝圃擷餘等。但他們的批評似太抽象。我們引胡適的話：

孟浩然的詩有意學陶潛，而不能擺脫律詩的勢力，故稍近於謝靈運。(白話文學史第十三章。)

這話是不錯的。例如開卷第一首：

世祿金張貴，

官曹幕府賢。……

高操回落日，

平楚散芳烟。(從張丞相遊南汜城獵戲贈

裴迪張參軍。)

李夢陽評道：

調難，非古非律。(日本刊本王孟詩集引。)

又如寄天台道士五言八句，日本近藤元粹說：

是蓋古詩協聲律者耳，恐非律詩。

這都可以證明胡適的話。即就數量言，五古共五十多首，五言律絕則有近二百首，也可見我們詩人的偏重。

這是王孟的異點。

儲光羲(西歷七〇〇?——七六〇年?)字光羲，兗州人(今山東茲陽附近)。他初爲太學生，到開元十四年(七二六年)嚴黃門知考功，便以高第中進士，又詔中書試文章。他與崔國輔綦毋潛王昌齡常建同時，顧況說他的“聲價隱隱轆轤諸子”。他初爲汜水尉。遷下邳及安宜尉，不久退隱終南。後來拜太祝，未上，遷監察御史。殷璠稱他的“政論十五卷，九經分義疏二十卷，言博理

當，實可謂經國之大才”，可見他不僅以詩見稱。祿山亂（七五五年），他不幸陷賊。賊平，下獄。出獄後，貶至馮翊，尋卒。

他的詩，顯然是屬於王維孟浩然一派的。我們略舉幾首爲例：

垂釣綠灣春，
春深杏花亂。
潭清疑水淺，
荷動知魚散。
日暮待情人，
維舟綠楊岸。（釣魚灣。）
日暮長江裏，
相邀歸渡頭。
荷花如有意，
來去逐船流。（江南曲之三。）

然而與王孟又有異點。這異點可分兩方面去說明。第一，他的詩是很近於民歌的，也許是有意的以民歌爲師。例如：

山北饒朽木，

山南多枯枝。(樵父詞。)

澤魚好鳴水，

溪魚好上流。(漁父詞。)

不言牧田遠，

不道牧波深。(牧童詞。)

濁水菱葉肥，

清水菱葉鮮。(採菱詞。)

蒲葉日已長，

杏花日已滋。(田家即事。)

北山種松柏，

南山種蒺藜。(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這種句調是王孟所無的。第二，他的詩的材料，特別注重田園生活。在他以前如陶潛，也曾歌詠過農夫農婦，儲光羲則更向這方面努力。例如田家即事“蒲葉”，田家雜興八首，田家即事答崔二東臯作四首，田家即事“桑柘”等，都是。其中最重要的是田家雜興，我們舉幾段作例：

不能自力作，

黽勉娶隣女，

既念生子孫，
方思廣田圃。(其一。)

這幾句真是道盡田舍翁的心事，若非詩人自己是從農家出來，是不易識出這種好詩的。又如：

滿園種葵藿，
繞涯樹桑榆。
禽雀知我閒，
翔集依我廬。(其二。)
逍遙阡陌上，
遠近無相識。
落日照秋山，
千巖同一色。(其三。)

這一點影響到後來的范成大等，爲王孟所不及的。

總之，王孟儲三人中，王最豐腴，儲最樸質。王乃貴族的隱士，孟爲落魄的文人，而儲則如能文的農夫。

王派詩人以孟儲爲最重要，其餘只是配角的小詩人而已。這些配角中間，裴迪與王維的關係最爲密切。他的生卒年月，我們無從考知，他的一生事蹟，我們知

道的也很少。我們只知道他是關中人(今陝西)，與王維崔興宗李頎杜甫爲友，在天寶後(西歷七五五年?)做過羅州刺史及尙書省郎。他一生最重要的時候，便是早年與王崔同居終南相倡和的時候。他的作品流傳至今者以輞川集爲主，共五絕二十首(與王維等)，集外僅九首，(其中西塔寺一首是楊慎僞造的)。我們舉幾首爲例：

日夕見寒山，
便爲獨往客。
不知深林事，
但有麝麝跡。(鹿柴。)
跂石復臨水，
弄波情未極。
日下川上寒，
浮雲澹無色。(白石灘。)

這都是集裏的。其餘如木蘭柴，宮槐陌，南垞等及集外的送崔九，獻王維等首，也都是很有意境的作品。不過我們要注意：他雖晚年與杜甫爲友，然他的作品却絲毫未受杜的影響。

丘爲(生卒無考)，蘇州嘉興人(今浙江嘉興附近)。我們知道他做過太子右庶子，事母以孝稱，享年很高(九十六歲)，與王維劉長卿爲友，此外便無從攷知。他的詩今存十三首。我們舉第一首的一段爲例：

絕頂一茅茨，
直下三十里。
扣關無僮僕，
窺室唯案几。……
雖無賓主意，
頗得清淨理。
興盡方下山，
何必待之子。(尋西山隱者不過。)

此首風格迫近王孟，其餘則未能稱是。又如左掖梨花同王維皇甫冉賦一首：

冷艷全欺雪，
餘香乍入衣。
春風且莫定，
吹向玉階飛。

此與王維還算相近，而與儲孟則相距甚遠。這大概是個

人環境的關係。

綦母潛（生卒無攷）字季通，（一作孝通），荆南人（今湖北南部）。開元十四年（西歷七二六年）登進士第，由宜壽尉入爲集賢待制，遷右拾遺，終著作郎。他的詩今存二十餘首，我們舉春泛若邪溪爲例：

幽意無斷絕，
此去隨所偶。
晚風吹行舟，
花路入谿口。
際夜轉西壑，
隔山望南斗。
潭烟飛溶溶，
林月低向後。
生事且瀰漫，
願爲持竿叟。

這種態度完全是屬於王派的。不過有幾首實在不大高明，尤其是與僧道酬應的幾首，如題棲霞寺，茅山洞口等。這一點，也可說與王維同病。

祖詠（生卒無考）也是王維的朋友，洛陽人（今河南）

洛陽附近)，爲開元十二年（西歷七二四年）進士。其餘，我們便無所知。他的作品存者較多，技術也較爲與潛爲高。例如：

終南陰嶺秀，
積雪浮雲端。
林表明霽色，
城中增暮寒。（終南望餘雪。）

王派詩人中，除儲光義外，只有綽詠注意到田家生活：

舊居東臯上，
左右俯荒村。
樵路前傍嶺，
田家遙對門。（田家卽事。）

但是他並不是王傑的嫡派。他有一首很著名的律詩，便可代表另一種風格：

燕台一去客心驚，
簫鼓喧喧漢將營。
萬里寒光生積雪，
三邊曙色動危旌。
沙場烽火連天月，

海畔雲山擁薊城。

少小雖非投筆吏，

論功還欲請長纓。(望薊門。)

這顯然非王派的本色，而有點近於高岑了。(參看下文論高岑風格的一段。)

總結上文，我們可以說王維一派的作品，有下列三種特點：

- (1) 詩的形式，以五言爲主。
- (2) 詩的內容，注重自然的美。
- (3) 詩的風格，取澹遠而摒雄放。

最可注意的是，他們都身經安史之亂，然而作品裏絲毫未有時代的反映。這是他們與杜甫大異之點。

章三終

章四 岑參及其派

岑

參

王維一派詩人以外，還有岑參一派，這一派的風格題材都與王維等完全不同。從前都是以岑參與高適並列，稱為“高岑”。

但我們細看他們的詩，覺得高適遠不如岑參。所以我們升岑參為這派的領袖，而降高適與其他幾位風格較近的詩人為“岑派詩人”。

現在我們先述岑參。

岑參（西歷七二〇？——七七〇年？）南陽人（今河南南陽附近）。曾祖文本，祖父長倩，伯父義，都在唐初做到大官。他早歲孤貧，能自砥礪，徧覽史籍，尤工綴文。每一篇出，人人傳寫，擬於吳均何遜。登天寶三年（七四四年）進士第，官右率府兵曹參軍，轉右威衛錄事參軍。至德中（七五六年？）任宣議郎，試大理評事，並監察御史，充安西節度判官，入為右補闕。他頗上書章，指

斥權佞，改爲起居郎。尋出爲虢州長史，又改太子中允，並殿中侍御史，充關西節度判官。代宗未卽位時（七六〇年？）總戎陝服，委以書奏之任。不久，入爲祠部考功二員外郎，轉虞部庫部二正郎，又出爲嘉州刺史。杜鴻漸鎮西川，表爲從事，以職方郎中並侍御史列爲幕府。未幾，使罷，寓居於蜀，旋卒。集八卷，今編五卷或四卷。

他的詩就形式方面論，是長於七言而短於五言的。他的傑作，幾乎全是七言。我們隨便舉幾首較短的作例子：

婦姑城南風雨秋，
婦姑城中人獨愁。
愁雲遮却望鄉處，
數日不上西南樓。
故人薄暮公事間，
玉壺美酒琥珀盤。
潁陽新草今黃盡，
醉臥君家猶未還。（題匡城周少府廳壁。）
梁園日暮亂飛鴉，
極目蕭條三兩家。

庭樹不知人去盡，

春來還發舊時花。(山房春事。)

七言詩經四傑的提倡，漸漸成立。然而王孟一派是不注重七言的，幸有岑參一派在這方面努力，方不至中衰下去。這是岑詩的第一種特點，也是岑王兩派第一種異點。

再就內容方面論，他是用全付精神來描寫戰爭的。大概岑參有點瞧不起白面書生而羨慕壯武的將軍。例如他說：

丈夫三十未富貴，

安能終日守筆硯？(銀山橫西館。)

憐君白面一書生，

讀書千卷未成名。(與獨孤漸道別長句。)

所以，他寫戰爭並不是祖咒戰爭的慘酷，而是贊頌戰爭的偉大的：

朝登劍閣雲隨馬，

夜渡巴江雨洗兵。(章和杜相公發益昌。)

台上霜風凌草木，

軍中殺氣傍旌旗。(九日使君席奉饗衛中

頭赴長水。)
 日落轅門鼓角鳴，
 千羣面縛出蕃城。
 洗兵魚海雲迎陣，
 秣馬龍堆月照營。（獻封大夫破播仙凱
歌。）

而傑作終要推輪台歌：

輪台城頭夜吹角，
輪台城北旄頭落。……
 上將擁旄西出征，
 平明吹笛大軍行。
 四邊代鼓雪海湧，
 三軍大呼陰山動。……
 古來青史誰不見？
 今見功名勝古人。

這一類歌咏戰爭的詩，不消說是從古代鼓吹橫吹演出來的。然而古樂府中實在詛咒多於贊頌，恰與岑參相反。至於王孟，則簡直不大應用這一類的題材。這是岑詩的第二種特點，也是岑王兩派第二種異點。

這形式與內容便養成一種特殊的風格。就風格方面論，他是取動不取靜，取雄放而不取澹遠。例如他寫風：

輪台九月風夜吼，
一川碎石大如斗，
隨風滿地石亂走。（走馬川行。）

又如他寫雪：

北風捲地白草折，
胡天八月即飛雪。
忽然一夜春風來，
千樹萬樹梨花開。（白雪歌。）

又如他寫熱：

側聞陰山胡兒語，
西頭熱海水如煮。……
蒸沙鑠石然虜雲，
沸浪炎波煎漢月。（熱海行。）

又如他寫寒：

曠野寒氛萬里凝，
闌干陰崖千丈冰。

將軍狐裘臥不暖，
都護寶刀凍欲斷。(天山雪歌。)

又如他寫歌：

君不聞胡茄聲最悲？
紫髯碧眼胡人吹，
吹之一曲猶未了，
愁殺樓蘭征戍兒。(胡茄歌。)

又如他寫舞：

回裾轉袖若飛雪，
左鋌右鋌生旋風。
琵琶橫笛和未匝，
花門山頭黃雲合。(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
北鋌歌。)

又如他寫馬：

櫪上看時獨意氣，
衆中牽出偏雄豪。……
草頭一點疾如飛，
卻使蒼鷹翻向後。(衛節度赤驃馬歌。)

又如他寫將軍：

蓋將軍，真丈夫，
行年三十執金吾，
身長七尺頗有鬚。（玉門關蓋將軍歌。）

我們引這七八段，表示他的詩的風格是一致的——取動不取靜，取雄放不取澹遠。這是岑詩的第三種特點，也是岑王兩派的第三種異點。

這樣一位詩人，真可以領袖一派而與王孟對峙了。（前人拿他比何遜吳均，稱他“癯”“麗”，真是不知所云。）

以上略述岑參的詩，現在我們要述他同派的詩人。這些詩人中，有些與岑參是朋友，如高適王昌齡等，有些怕還不相認識，如李頎王之渙等。以下我們逐一討論。

高適（西歷七〇〇？——七六五年）字達夫，渤海瀋人（今河北滄州附近）。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適少時不事生業，至以丐自給，也沒有人賞識他。直到四十多歲，他才注意文章，學做詩。數年之間，漸為好事者所傳誦。宋州制史張九臯奇之，薦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

參軍，掌書記。安祿山亂，召翰討賊，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翰敗，適奔行在，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賜緋魚袋。適負氣敢言，權近側目。七五六年，永王璣反，他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尋以李輔國故，左遷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為蜀州刺史，遷彭州。七六二年，代崔光遠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宗即位（七六三年），御吐蕃無功，召還為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渤海縣侯，食邑七百戶。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有集二十卷。

關於他的詩，我們不必多說話。他是岑參的嫡派，一切都迫近岑參。我們只消舉一論例子來證明：

大漠窮秋塞草腓，
孤城落日聞兵稀，
身當恩遇常輕敵，
力盡關山未解圍。（燕歌行。）
宅中歌笑日紛紛，
門外車馬如雲屯。
未知肝胆向誰是？
令人却憶平原君。（邯鄲少年行。）

營州少年愛原野，
狐裘蒙茸獵城下。
虜酒千鍾不醉人，
胡兒十歲能騎馬。(營州歌。)

這裏，形式是七言，內容是戰爭(或與戰爭相近的材料)，而風格是雄放。——這不是與岑詩一般無二嗎？

但是他們有一個雖不重要而很明顯的異點——這異點使我們把久已並稱的高岑分出一個高低來。我們知道這一派不以五言詩和律詩見長，高適在這一方面確是不高明，但是岑參在這方面却還有相當的價值。例如登慈恩寺浮圖一首，是他們二人同作的，試如錄一段於後，以資比較：

塔勢如湧出，
孤高聳天宮。
登臨出世界，
磴道盤虛空。……
秋色從西來，
蒼然滿關中。
五陵北原上，

萬古青濛濛。(岑參。)

登臨駭孤高，

披拂欣大壯。

言是羽翼生，

迥出虛空上。……

秋風昨夜至，

秦塞多清曠。

千里何蒼蒼，

五陵鬱相望。(高適。)

同作此題的還有杜甫薛據儲光羲等。沈德潛說，岑詩只有杜甫可比，不但高適及不來，儲光羲也及不來，是不錯的。至於岑的律詩，我們可摘出許多佳句：

弓抱關西月，

旗翻渭北風。(奉送李太保充渭北節度使。)

歸夢秋能作，

鄉書醉懶題。(滻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

白髮悲花落，

青雲羨鳥飛。(寄左省杜拾遺。)

三年絕鄉信，

六月未春衣。(臨洮客舍。)

但是高適的律詩，却拙劣者居多。如送李少府贈峽中王少府貶長沙一首，未嘗不膾炙人口，然“連用四地名，究非律詩所宜”(沈德潛)。至於排律，如真定卽事奉贈韋使君之類，更是不堪一讀了。由此我們知道岑的方面較高多，才氣也較高大。

現在我們要講王昌齡與王之渙。

關於高適與二王，集異記載有一段故事：

開元中，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齊名，共詣旗亭，貰酒小飲。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三人因避席隈映，擁爐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奏樂皆當時名部。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爲優。”初謳昌齡詩。次謳適詩，又次復謳昌齡詩。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次至雙鸞發聲，果謳“黃河……”云云，因大

諧笑。諸伶詣問，語其事。乃競拜，乞就筵席。三人從之，飲醉竟日。（全唐詩卷九引。）

二王的事蹟，我們知道的很少。昌齡字少伯，京兆人（今陝西長安附近），一說江寧人（今江蘇南京附近）。開元十五年（西歷七二七年）登進士第，補祕書郎。二十二年（七三四年）中博學宏詞科，調汜水尉，遷江寧丞。晚節不謹細行，貶龍標尉。世亂，還鄉里，為刺史閔丘曉所殺。之渙并州人（今山西太原附近）。他與兄之咸之賁皆有文名。天寶間（七四二——七五五年），與崔國輔鄒明等迭相唱和，名動一時。至於他們的生卒年月，則不可考。

上文曾說，高岑的詩與古樂府有點源淵。二王則似乎專向樂府方面努力。例如集異記所唱王之渙的一首：

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涼州詞。）

這首氣魄很大而神韻不竭，所以是岑派作品中之上乘。他存詩僅六首，全是絕句。除上列一首外，其膾炙人口

者，尚有兩首：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登鶴雀樓。）
楊柳東風樹，
青青夾御河。
近來攀打苦，
應爲別離多。（送別。）

不過前一首有氣魄而乏神韻，後一首有神韻而無氣魄，不能與涼州詞相比，可證明他不長於五言。

唐人絕句本多協律，而王昌齡尤以絕句著稱。如集異記所稱的兩首：

寒雨連江夜入吳，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
一片冰心在玉壺。（芙蓉樓送辛漸。）
奉帚平明金殿開，
且將團扇共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
猶帶昭陽日影來。(長信秋詞。)

此外膾炙人口者尚多：

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關山。(出塞。)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妝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
悔教夫婿覓封侯。(閨怨。)
昨夜風開露井桃，
未央宮高月輪高。
平陽歌舞新承寵，
簾外春寒賜錦袍。(殿前曲。)

這些詩都明白如話而含蓄無盡，所謂“深入淺出”者便是，所以是絕句中的“神品”。而出塞一首，更可證明他是高岑的嫡派。

以上略論二王的絕句。之渙在絕句外便無詩，昌齡

則尚有幾首佳作，我們也該提一提。最重要的是歌咏戰爭或其他類似的題材的幾首：

昔日長城戰，
成言意氣高。
黃塵足今古，
白骨亂蓬蒿。(寒上曲。)
瘡病驅來配邊州，
仍披漠北羔羊裘，
顏色飢枯掩面羞，
眼眶淚滴深兩眸。
欲還本鄉食齏牛，
欲語不得指嚙喉，
或有強壯能啣愛，
意說被他邊將讎。(塗篔引。)
秋風鳴桑條，
草白狐兔驕。
邯鄲飲來酒未消，
城北原平掣兒鵬。
射殺空營兩騰虎，

迴身却月佩弓稍。(城傍曲。)

不過昌齡與岑參有一個異點。上文曾說岑詩多贊美戰爭，昌齡則不然。他固然也有美詩，然諷刺者似居多數。筌篈引全文很長，主意確是“非戰”，這也值得我們注意的。

最後，我們討論李頎。他的生卒年月，我們不可考。他的事蹟，我們知道的也很少。他是東川人（今雲南東川附近），家居潁陽（今河南許昌附近）。開元十三年（西歷七二五年）中進士第，官新鄉尉。他喜歡餌丹砂，與王維，綦母潛，王昌齡，崔顥等爲友。有集一卷，全唐詩編他的詩爲三卷。

盛唐七言詩的作家中，李頎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他的七言詩在形式方面有一個特點。全首差不多是幾首七絕合成的。我們試舉較短的送從弟遊江淮爲例。第一段四句是：

都門柳色朝朝新，
念爾今爲江上人。
穆陵關帶清風遠，

彭蠡湖連芳草春。

我們要注意兩點：一，後二句必須對仗，二，本段押平韻，下段必換仄韻。如：

泊舟借問西林寺，
曉聽猿聲在山翠。
潁陽北望鴻雁回，
潁水東流客心醉。

這裏後二句也是偶句。但末段雖又換平韻，而偶句則可不用。如：

須知聖代舉賢良，
不使遺才滯一方。
應見鄱陽虎符守，
思歸共指白雲鄉。

這種例子很多，如古從君行，緩歌行，欲之新鄉答崔顥，蔡母潛，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遠劉十，送陳章甫等都是。同時詩人之作，如高適的古大梁行，岑參的衛節度赤驃馬歌，王維的夷門歌等，也都如此，只沒有李頎那麼顯著罷了。

內容方面，他也喜歡歌詠戰爭。五言的如塞下曲

“黃雲”，“少年”，古塞下曲等，七言的如古意，古從軍行等。其中古從軍行最佳：

野營萬里無城郭，
雨雪紛紛連大漠。
胡雁哀鳴夜夜飛，
胡兒眼淚雙雙落。
聞道玉門猶被遮，
應將性命逐經車。
年年戰骨埋荒外，
空見蒲萄入漢家。

這裏意境與見解都近王昌齡塞篋引，而與高岑略異。所以沈德潛說，“東川比高岑多和緩之響”，其說亦通。此外，他還擅長描寫音樂。例如：

一聲已動物皆靜，
四坐無言星欲稀。（琴歌。）
忽然更作漁陽摻，
黃雲蕭條白日晴。
變調如聞楊柳春，
上林繁花照眼新。（聽安萬善吹觱篥歌。）

而最有價值的是聽董大彈胡笳：

董夫子，通神明，
深松竊聽來妖精。……
川爲淨其波，
鳥亦罷其鳴。……
幽音變調忽飄灑，
長風吹林兩墮瓦。
逆泉颯颯飛木末，
野鹿呦呦走堂下。

這真是寫音樂的品作中的傑作，值得我們注意的。

最後，我們說明岑參一派的特點如下：

- (1) 詩的形式，以七言爲主。
- (2) 詩的內容，注重戰爭或類似的材料。
- (3) 詩的風格，取雄放而擲澹遠。

但是我們要知道，他們與王派有一相同之點，便是作品中並無安史之亂的痕跡。無論對戰爭是歌頌或詛咒，他們都缺乏“深刻”。他們只是詩人筆下的理想，放言高論，而並無一點實際生活的反映。這也是岑派詩人與杜

甫不同之點。

章四終

章 五 李 白

李 白
傳 略

我們在上文說，李白以外的盛唐詩人，可分兩派。一派以王維孟浩然爲代表，一派以高適岑參爲代表。他們兩派在內容，形式及風格上的異點，我們業已詳細論述。而地位站在他們兩派之上，能兼擅兩派之長的，是大詩人李白。現在我們先述一述他的生平。

李白（西歷七〇一——七六二年）字太白，因爲傳說他的母親夢長庚而生他的。他自述系出隴西漢將軍李廣後，於涼武昭王暠爲九世孫。隋末（六一〇年左右），其先世以事徙西域，隱易姓名，故漏於屬籍。神龍初（七〇五——六年），遁還廣漢，因僑爲郡人，其父卽自名爲客。此時白已五六歲，所以他的籍貫當然是西域。然而千餘年來，異說紛紜，至今竟尙無定論。有的說他是金陵人，有的說他是隴西人，有的說他是四川人，有的說

他是山東人。金陵之說，是據他上安州裴長史書的自述；其實這是他遠祖的籍貫，與他自身無涉。隴西之說，他自己也說過（見上韓荊州書及贈張相鎬詩），李陽冰草堂集序及魏瓘李翰林集序均同；但是這是他家未徙西域以前的住址，決不能說是他的籍貫。四川之說，有指漢廣者（如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及范傳正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有指蜀郡者（如曾鞏李太白集序），有指綿州者（如輿地廣記及成都古今記），有指巴西者（如新唐書李白傳），不能斷定；但白不生於四川是可以斷定的，至多承認這是他家僑居的地方，而不能說是籍貫。山東之說，是據杜甫薛端薛復筵前簡薛華醉歌及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序的，舊唐書李白傳亦如此說；不過就他的全集看來，寄寓山東則有之，但決不是他的故鄉，（而且杜詩“山東”別本作“東山”）。所以，我們據他生年早於還蜀之年而定他是西域人。

白幼即聰穎，當全家還蜀時，他已能誦六甲，十歲通詩書，觀百家。稍長，能作賦，好劍術，嘗手刃數人。年二十，禮部尚書蘇頌出為益州長史，他於路中投刺，頌

待以布衣之禮，謂羣寮曰：

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

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郡守聞而舉二人以有道科，並不起。後出遊襄漢，南泛洞庭，東至金陵揚州，更客汝海；還憩雲夢故相許師闔家，以孫女妻之，遂留安陸者十年。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裏自敘道：

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禱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與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貨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

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年），他遊太原。識郭子儀於行伍中。不久，又到齊魯，寓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

叔明，陶沔等，會於徂徠山，酣飲縱酒，號“竹溪六逸”。大概他四十歲以前，都是遨遊天下，逍遙自在的時候。

到了他四十二三歲時（天寶初年），他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共居剡中。既而筠應召赴長安，因玉真公主之力，與他同待詔翰林。（此事見魏顥的序及宋本舊唐書的傳，似較賀知章推薦之說為更可信，參看胡適白話文學史第十二章。）自此以後，他便牽入政治漩渦了。起初他草答蕃書及宣唐鴻猶等，甚蒙稱許。軼事流傳頗多，略錄數條於後：

- (1) 上皇豫遊，召白。白時為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魏顥集序。）
- (2) 李白在翰林，多沉飲。元宗令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李肇國史補。）
- (3) 嘗因宮人行樂，……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即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

無加點。(孟榮本事詩。)

- (4) 李白名播海內，元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若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段成式西陽雜俎。)
- (5)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勺藥。……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促龜年以歌。力士持玻璃七寶盞，酌西涼州蒲桃酒，笑飲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綉巾重拜上。……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比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妃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韋叡松窗錄。)

他在長安未顯發的原因，亦有歸之張垞者（如魏顯的

序)，但最重要的恐怕是他的脾氣與此不合，他當時與賀知章，汝陽王璿，崔宗之，裴周南等，浪跡縱酒，稱爲“酒中八仙”。如何能不碰壁呢？

第二次因牽入政治漩渦而碰壁的，是關於永王璘的事。初，白留長安既不得意，就從祖陳留探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自此以後，浮遊四方，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商於，至洛陽，南遊淮泗，再入會稽。因家寓魯中，故時往來齊魯間。前後十年中，惟遊梁宋最久。天寶十三載（七五四年），他遊廬陵，與魏顥相遇，遂同舟入秦淮，上金陵；與顥相別，復往來宣城諸處。翌年，霹靂一聲，安祿山反，玄宗奔蜀，肅宗卽位靈武。時永王璘爲荊州大都督，至是詔以璘爲山東南略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探訪等使。璘本是玄宗第十六子，見江南富庶，又有部下慆慆，遂有獨立之志。恰好李白自宣城遊溧陽，至剡中，又入廬山，永王璘重其才名，辟爲都督府僚佐，一同東下。此事前人或加責難，或爲辯護；但從各種記載看來，事實是真的，殊不必辨護；而且做玄宗之子的僚佐，於理也無不通，也用不着責難。但不久，永王璘兵敗，他亡走彭澤，坐繫

潯陽獄。宣慰大使崔渙及御史中丞宋若思爲之推復清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釋其囚，使參謀軍事，并上書薦白才可用，不報。乾元元年（七五八年），終以永王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一說本當誅，因郭子儀請解官以贖，故減爲流罪，未知信否。他尙未至夜郎，遇赦得釋，還憩江夏岳陽，又到潯陽及金陵，往來遨遊於宣城歷陽二郡間。寶應元年（七六二年），李冰陽爲當塗令，白往依之。四月，代宗立，廣拔淹滯，拜他爲拾遺。但到十一月，他也病終了。

他的家庭，我們也該附帶說一說。初娶於許，不久卒，又合於劉，劉訣，次合於魯一婦人，終娶於宋（宋或作宗）。有子三人，長伯禽，卽明月奴，次頗黎，幼名天然。有女一，名平陽。

總結上文，作爲一表：

紀	年	紀	事
西歷中	歷	李白	歷史的傳記的文學的
七〇	唐武后長安元	一	李白生於 <u>西域</u> 。
一年	年		
七〇	中宗神龍元年	五	武后崩。全家遷還 <u>廣漢</u> 。
五年			

七一〇年	睿宗景雲元年一〇	章后弒中宗。	白能通詩書，觀百家。	杜審言卒 (?)
七一五年	玄宗開元三年一五		好劍術，翻奇書，能作賦。	沈佺期卒 (?)
七二〇年	開元八年二〇		謁益州長史蘇頲，備受獎飾。	岑參生 (?)
七二五年	開元十三年二五		遊雲夢，故相許師園以孫女妻之。	
七三五年	開元二三年三五		遊太原。	
七四〇年	開元二八年四〇			孟浩然卒。
七四二年	天寶元年四二		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共居剡中；筠以召赴闕，薦白，得供奉翰林。	
七四四年	天寶三載四四		以讒見疏，至陳留受道籙。	賀知章卒。
七五四年	天寶十三載五四		遊廣陵，秦淮，金陵，宣城等處。	
七五五年	天寶十四載五五	安祿山反。		
七五六年	肅宗至德元載五六	永王璣有異志。	遊廬山、永王辟白爲僚佐。	

七五 七年	至德二載	五七	永王兵敗。	自亡走彭澤，坐繫潯陽獄。	
七五 八年	乾元元年	五八		流夜郎。	
七五 九年	乾元二年	五九		未至，遇赦，還至潯陽。	王維卒。
七六 一年	上元二年	六一		遊金陵，往來宣城歷陽二郡。	
七六 二年	寶應元年	六二	四月肅宗卒，代宗即位。	至當塗，代宗拜為拾遺，十一月以疾卒於當塗。	

李 白
的 詩

現在我們要討論他的作品。在一般讀者們的意識中，李白是一個與杜甫齊名的大詩人，是唐代兩位並列的詩壇柱石。但是他們有一個根本的異點：杜甫是啓後的，李白是承先的。我們在上文曾說，李白兼擅王維岑參兩派之長——不錯，他的確可集過去詩人技術的大成的。

我們先舉一點近於王派的例子。這一類是五言的多，現在就“五古”“五律”“五絕”三體各錄一首於後：

出門見南山，

引領意無限：
秀色難爲名，
蒼翠日在眼。
有時白雲起，
天際自舒卷，
心中與之然，
託與每不淺。
何當造幽人，
滅跡棲絕巖。（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
犬吠水聲中，
桃花帶雨濃。
樹深時見鹿，
溪午不聞鐘。
野竹分青靄，
飛泉挂碧峯。
無人知所去，
愁倚兩三松。（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衆鳥高飛盡，
孤雲去獨閒。

相看兩不厭，

只有敬亭山。(敬亭獨坐。)

李白是個“五嶽尋山不辭遠”的人，足跡幾徧天下，所以集中多詠自然美的作品。與王派仔細比較起來，我們也許可以說李詩的意境不如王派之靜，顏色不如王派之淡，然就大體看來，總算很接近的。

其次再舉一點近岑派的例子：

匈奴以殺戮爲耕作，

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

秦家築城避胡處，

漢家還有烽火然！

烽火然不息，

征戰無已時，

野戰格鬥死，

敗馬嘶鳴向天悲，

烏鴛啄人腸，

銜飛挂上枯樹枝：

士卒塗草葬，

將軍空爾爲！(戰城南。)

此類詩，集中尚多。他好像沒有一定的見解，有時候贊美戰爭（如塞下曲），與高岑同，有時候詛咒戰爭（如上列一首），與二王同。但他很愛以戰爭為題材，却是很明顯的。此外，如寫風雪：

日月照之，何不及此，
惟有北風號怒天上來。
燕山雪花大如席，
片片吹落軒轅台。
黃河捧土尚可塞，
北風雨雪恨難裁！（北風行。）

寫山水：

登高壯觀天地間，
大江茫茫去不還。
黃雲萬里動風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廬山謠。）

以及其他其他：

噫吁嚱，危乎高哉！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蠶叢及魚鼈，

開國何茫然。
爾來四萬八千歲，
不與秦塞通人烟。(蜀道難，)
吾欲攀龍見明主，
雷公砰訇震天鼓。
帝旁投壺多玉女，
三時大笑開電光，
倏鑠晦冥起風雨。(梁父吟。)
列缺霹靂，
丘巒崩摧，
洞天石扇，
訇然中開，
青冥浩蕩不見底，
日月照耀金銀台。(夢遊天姥吟。)

從這些例子看來，氣魄之大，簡直駕高岑而上之。

這樣我們不是說李白模擬王派岑派，也不是說王派岑派繼承李白的餘緒。他們是同時的。我們的意思是說，盛唐詩人可分兩派，而李白則兼擅其長。但是我們知道，豪放之士固要“醉臥沙場”，隱逸之士也愛“舉

杯邀月”，所以我們的詩人便常常以酒爲題材。例如：

鸕鷀杓，
鸚鵡杯，
百年三萬六千日，
一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曲。)
長歌吟松風，
曲盡河星稀。
吾醉君復樂，
陶然共忘機。(下終南山遇斛斯山人宿置
酒。)
美酒尊中置千斛，
載妓隨波任去留。(江上吟。)
花間一壺酒，
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月下獨酌。)
黃金白壁買歌笑，
一醉累月輕王侯。(憶舊遊寄譙郡元參
軍。)

處世若大夢，
胡爲勞其生？
所以終日醉，
頽然臥前楹。（春日醉起言志。）
抽刀斷水水更流。
舉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稱意，
明朝散髮弄扁舟。（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
叔雲。）

其實呢，李白也不是真豪士，也不是真隱士，所以他喝酒既不去上馬殺賊，也不僅吟風弄月。他只是要“消愁”，要“忘機”而已。然而機不能忘，愁也難消，只落得幾首頽廢的好詩留在人間，感動了千餘年來的無數讀者。

“飲醇醇，多迎婦人”——這是自魏公子無忌以來一般頽廢者的常套，李白亦不能免。上列江上吟及憶舊遊二詩，已暗示及此，集中多緣情之中，更是明證。例如很著稱的清平調：

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
 會向瑤台月下逢。(其一。)

傳說這是在醉中寫出的，歌詠楊貴妃的作品。同樣以宮中作對象的，還有行樂詞：

遲日明歌席，
 新花艷舞衣。(其二。)
 笑出花間語，
 嬌來竹下歌。(其四。)

其他描寫女性的詩，如：

咳吐落九天，
 隨風生珠玉。(妾薄命。)
 卷帷望月空長歎，
 美人如花隔雲端。(長相思。)

這些意境都是很高的，不落齊梁至初唐的綺靡濫調。他自己也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他是能取前人所長而棄前人所短的。

皮日休說得好：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

寶。然今之業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爲艷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劉棗強碑。）

李白才氣之大，使他的作品無施不可，爲陶潛以後的大詩人，替中衰的詩壇恢復起來。不過，我們要注意，他雖經安史之亂，而他的作品絲毫未受此事的影響。這是盛唐詩人之所同，直到杜甫方開個新局面。

篇三終

篇四 杜甫時代

章 一 導 論

歷
史
的
背
景

從安史之亂到唐亡的一個半世紀，我們稱之爲杜甫時代。在詩史上，這是一個光榮的時代；而在唐代的歷史上，却是一個不光榮的時代。安祿山本姓康，名阿榮山，是營州的雜胡，以驍勇著稱。他以應對敏捷，善談諧，頗得玄宗歡心，任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授節度使，又兼范陽節度使。後來，賜爵東平王，兼河北道採訪使及河東節度使。不久，加左僕射，領閑廐羣牧使，總馬政。他既兼領三鎮，又攬兵馬之權，到天寶十四載（西歷七五五年）十一月，便率所部十五萬內犯了。時承平已久，武備弛廢，河北河南河東諸郡縣，望風瓦解，東都及長安亦陷。玄宗幸蜀，太子繼位靈武，是爲肅宗。唐將如張介然，高仙

芝，顏杲卿，張巡，許遠等，均以禦賊敗死。封常清則以無功被誅，哥舒翰則以戰敗被擒。貴族親征者有廣平王，建寧王，雍王等，也都沒有成績。終肅宗之世，未能平定。後安祿山爲其子慶忌所殺，慶忌爲部將史思明所殺，而思明又爲其子朝義所殺，朝義亦爲部將李懷仙所殺，這樣方把這場大亂告個段落。

這場大亂真是個大關鍵。自此以後，唐室幾無寧日。起初，安史的降兵分據河朔三鎮。他們對於中央政府，常保持半獨立的形勢，時常不奉朝命，鎮將也多由他們自選。這些鎮將既不出於中央的任命，自然也不受中央的節制，甚至自稱帝號，圍困天子。安史之亂雖馬馬虎虎的暫時平下去了，但各處受的損失則永遠不能恢復了。當玄宗時，民口多至五千餘萬。到代宗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民不聊生，人心思亂，其中稍爲勇悍狡黠點的，多起而嘯羣聚衆，殺守吏，據城邑。中央政府自顧尚且不暇，那還有餘力來剿滅他們？甚且希望得到他們的擁護。所以，對付他們的唯一的方法便是加他們什麼節度使，平章事，來撫綏他們。這樣，憑空又添出許多新軍閥。新軍閥也會奉行舊軍閥的成例，不獨自己

爲所欲爲，還要進一步的劫天子，誅大臣。這些，這些，都是安史之亂所賜予的。

就史書所載的看來，這一個半世紀中，藩鎮跋扈的數量之多，的確很可驚異。代宗時有李懷仙，李寶臣，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李希烈等；德宗時有朱滔，李惟岳，田悅，李納等；順宗時有王士真，李長榮等；憲宗時有盧從史，田季安，李師道，吳少陽等；穆宗時有朱克融，劉悟，史憲誠等；敬宗時有劉從諫，王庭湊等；文宗時有楊志誠，何進滔等；武宗時有陳行泰，王元逵，劉稹，何弘敬等；宣宗時有王紹鼎，周繼等；懿宗時有張簡，王景崇，何全皞等；僖宗時有李可舉，王鎔，韓簡等；昭宗時有李匡儔，趙文珣等；哀帝時有劉守光，羅紹威等。唐代帝王也常播遷，如代宗之奔陝州，德宗之奔奉天及梁州，僖宗之奔成都及鳳翔及梁州，昭宗之奔華州及鳳翔，都不一而足。及朱全忠由宣武節度使而充諸道兵馬副元帥，弑僖宗與哀帝而自稱皇帝，唐室便亡了。

在這擾攘的局面裏，產生的詩歌便都以民間疾苦爲題材。杜甫讀了元結的詩，說：

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

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得矣。

元稹讀了李紳的詩，說：

子友李公垂賜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爲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直其詞以示後。

而作詩的態度也更嚴肅，更認真。杜甫要“新詩改罷自長吟”，孟郊有“詩囚”的渾號，賈島有“推”“敲”的典實，李賀有“嘔心”的傳說。這些，這些，都表示新時代的來到。

杜 甫
時 代 的
鳥 瞰

現在我們來把杜甫時代詩壇狀況作個該括的敘述。第一是杜甫。他是這一時代的領袖，自然不消說得。他的詩留存者約一千五百首左右，其年代大都可靠，故可分期來研究。安史亂前的作品爲第一期。此時正當他的壯年，故詩中多自抒抱負的話，而稱頌權要的話及碰壁後發牢騷的話也不少。在亂離中的作品爲第二期。此時主要題材卽爲安史之亂，有時亦自傷身世，或譏刺尸位。他入蜀後的

作品爲第三期。此時他似乎灰心了，只是安分的過他的平淡的日子。所以寫景的及詠物的詩，在量的方面頗不少。同時，他喜歡用絕句的體裁，來寫他一煞那的印象。離蜀東下直到他死的二三年的作品爲第四期。他年已望六，作風頗極感傷，喜歡回憶童年，又喜歡追念亡友。綜合看來，他的詩在形式方面的特點是注重技巧，在內容方面的特點是注重民間疾苦——即在第二期以外的作品中亦多寫民間疾苦之作。這兩方面，便衍成韓愈及白居易兩派。

我們先述韓愈。他以提倡古文在文學史上佔重要位置，而在詩歌方面則以繼承杜甫形式上的特點而不可忽視。這特點可以分三類來說明：第一類是句法的不平常，如上一下四的五言詩句，上三下四的七言詩句是。第二類是章法的不平常，如南山一詩連用五十個“或”字之類。第三類是用韻的不平常，如得韻寬則故意泛入傍韻，得韻窄則不復旁出，以難見巧。這種好奇的心理，有點像杜甫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結果便做出許多形式不像詩的詩：如忽忽，如嗟哉董生行之類，幾全是散文的格式。因此有時反做出平易而自然的

詩，如山石，如贈劉師復等。但他原來目的並不在此，這是他意外的收穫。

韓派的詩人以孟郊爲首，他是與韓愈並稱“韓孟”的。他與韓愈作風相同，從他倆聯句可以看出。聯句之作極多，而功力悉敵。其與韓愈的異點是，他多“窮苦之句。”甚至詩題中也多用“苦”“傷”“惱”“貧”字樣，這是韓愈所無的。其次是賈島，他是與孟郊並稱爲“郊寒島瘦”的。他做詩的態度非常認真（這是七五五年以後的新風氣），而“喜爲窮苦之句”則與孟郊完全一樣。有時却因過於刻畫，而作成不倫不類的怪句。這種怪句至盧仝馬異而嘆觀止。這一派繼承杜甫形式方面，頗想“驚人”而才氣遠遜於杜，所以結果反走到不通的路上，這是我們研究詩史的所當知道的。

次述白居易。他繼承杜甫的內容方面，而旗幟更加鮮明。他以爲能歌詠民間疾苦的方是他理想中的詩人，能尊重輿論而採納這種詩歌的方是他理想中的政府。他以爲過去的詩人大都走錯了路，所以自己的詩是“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這種詩。他自稱爲諷諭詩。有的以史事爲喻，有的以動植物爲喻，有

的以自己的生活爲喻，而最普通的是直刺時事。其中最重要的，當推秦中吟十首及新樂府五十首。他或閔貧女，或譏豪貴，或戒求仙，或刺佛寺，方面極廣，用心最苦。因爲他“不爲文而作”，所以形式方面極不講究。但是他的詩在當時確是風行一時，所以采詩官之議雖未行，而諷諭詩之深入人心是可想而知的。

白派詩人以元稹爲首，他是與白居易並稱“元白”的。兩人對於詩的各種主張，可說完全相同。元稹作品中最重要的是樂府古題十九首及新題樂府十二首。此外尙有不少的“古諷”“樂諷”“律諷”等等。不過他的工作不如白之努力，而文學的技術也較白爲劣。其他同派的詩人，年代在元白以前的有元結與顧況。元結的詩如二風詩十首，補樂府十首，系樂府十二首，都是寫民間疾苦的，而春陵行與賊退示官作二首尤爲杜甫所稱賞。顧況的作品較劣，他的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首中只“困”一首較佳。至於與元白同時的，人數雖多，然以張籍爲最重要。他最推重杜甫，而白居易又極推重他，可知其作風於杜白爲近。他的詩或憫農夫，或譏權貴，或刺用兵，或戒惡俗，諷刺極激烈而表情極深婉。在繼承

杜甫內容一派中，他可與元白鼎足而三。

杜甫時代的詩人，除上述兩派外，還有幾位次要的詩人，我們也要附帶述一述。在中唐時候的，我們要講劉長卿，韋應物，劉禹錫，柳宗元及李賀五人。前四人都是李白時代的王維派的支流。第一，他們都長於五言，如劉長卿號稱“五言長城”，韋應物的“五字詩”特別爲人推重，劉禹錫也以“善五言詩”見稱，而柳宗元則集中詩以五言爲最多。第二，他們喜與“上人”來往（如劉長卿），喜歡用“靜”字（如韋應物與柳宗元），又多以自然的美爲題材（如劉禹錫及其他）。至於李賀，是導晚唐溫李的先路的。習慣上把他放在韓派裏，但他的作風最重要的是個“艷”字，所以與韓派是不同的。不過他的“艷”不是香艷，而是怪艷，這個“怪”字與孟賈盧馬也還有點相近。這五人以外，中唐還產生不少的詩人，我們只好略過不提了。

晚唐時的詩人也不少，我們選出杜牧李商隱溫庭筠三人來講一講。杜牧的詩有兩個特點：一是豪邁，一是香艷。而在形式方面，則以絕句爲最成功，可以上配王昌齡與李白。李商隱的詩也有兩特點：一是精密華

麗，一是晦澀。他的精密來自杜甫，華麗來自李賀，而因刻意求工之故，便變成晦澀難懂。溫庭筠則與杜甫無關，而風格迫近李賀。其唯一的異點是，李多怪句而溫則較平易；且溫的近體頗有清疏可誦的，而李賀則無之。但無論如何，唐詩進展至九世紀時，精華漸竭，已無第一流作家了。

以上是這一個半世紀中的詩壇概況，下文再分章詳述。

章一終

章 二 杜 甫

杜 甫
傳 略

杜甫（西歷七一二——七七〇年）字子美，鞏人（今河南鞏縣附近）。他不但是唐代第一位大詩人，而且是三千年詩史上數一數二的大詩人，故他的傳記是值得費一些篇幅的。在他不到六十年的生命中，我們可劃分為五個時期：（1）七一二——三五年，（2）七三五——五五年，（3）七五五——五九年，（4）七五九——六五年，（5）七六五——七〇年。在第一期中，我們看出他的聰穎：在四歲（或六歲）時，已能賞鑑公孫大娘舞劍器（見他的劍器行序）；七歲便會做詩，九歲能寫大字，十四五歲時已與當時文士相酬應，（見他的壯遊詩）。弱冠，遊晉地，又下姑蘇，渡浙江，遊剡溪，久之方歸。他的家境很窮，雖為李邕所稱賞，然頗鬱鬱不能自振。

七三五年，他正二十四歲。他已自吳越歸來，便赴

京兆舉進士，却沒有及第。自此以後的十餘年中，便在齊州，兗州，洛陽，長安等處飄流，與李白，高適，李邕等詩酒流連，也還“清狂”“快意”。當他三十六歲的時候（七四七年），他在長安應詔。元結記此事頗詳細：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曠，不識禮度，恐有謬言汙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爲野無遺賢。（喻友。）

杜甫與元結都是不第的遺賢。我們對此事，並不想替杜甫呼冤。他或許有濟世之志，但未必有濟世之才，第與不第都無關宏旨。不過我們可藉此事以推測開元天寶的盛世是怎樣一個假面具，推測安史之亂以前的政局是怎樣的危機四伏。杜甫應詔退下，留長安；十月玄宗幸華清宮，他到獸坊，作天狗賦。越三年，他進鸚鵡賦，說：
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
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

翌年，他四十歲，又進三大禮賦，說：

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

於是玄宗命待制集賢院。七五二年，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七五五年，投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往奉先省家，而霹靂一聲，安祿山叛了。

七五五年十二月，洛陽失陷。翌年六月，潼關失守，長安亦破，玄宗幸蜀。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杜甫在那年五月，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又自白水往鄜州。及聞肅宗即位，即自鄜州奔行在，遂陷賊中。七五七年四月，脫賊謁帝於鳳翔，拜拾遺。敕誥原文如下：

襄陽杜甫：爾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為宣議郎，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後，宜勤是職，毋怠命。中書侍郎楊錡齋符告諭，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行。

據說此敕用黃紙，字大二寸許，可正“四月”“拜右拾遺”之誤。他到官未幾，即以房瑄事得罪肅宗。他與房瑄本爲布衣交，時瑄爲宰相，自請率師討賊。肅宗允許了，不料敗於陳濤斜，因是罷相。他上疏救瑄，以爲瑄有才，不宜以細故罷免。肅宗怒，一面貶瑄爲刺史，一面詔三司推問他的罪。宰相張鎰勸解道：

甫若抵罪，言者路絕。

韋陟崔光遠顏真卿等也奏道：

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

因此，始免於罪。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家。十一月，扈從還京。七五八年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七五九年七月，他棄官西去，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他自負薪采樵，兒女餓殍者數人。

是年十二月，他入蜀至成都，卜居浣花溪。七六〇年三月，營草堂成。翌年，他五十歲，即在成都新津青城一帶。七六二年七月，送嚴武還朝，到嚴州。未幾，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復歸成都，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射洪通泉一帶。次年春，往漢州；秋，往閬州；

冬，復回梓州。這年，召補京兆功曹，不赴。七六四年春，他自梓州往閬州。嚴武鎮蜀，遂歸成都；六月，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舊唐書載一件故事：

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新唐書也載一個傳說：

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

但無論如何，此時較前幾年舒服多了。舊唐書又說：

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七六五年，武卒，他便辭幕府，從此不再做官了。

同年五月，他離蜀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居之。七六六年春，自雲安至夔州；秋，寓西閣；次年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瀘西；秋，遷東屯；

未幾，復自東屯歸瀼西。七六八年正月，蜀中大亂，他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未維舟而江陵亦亂（此據舊唐書本傳，一說他在江陵住過），遂移居公安。冬晚，又到岳州。翌年春，他自岳州至潭州。未幾，入衡州。夏，畏熱，復回潭州。他想歸襄漢，但不可能；這些時候，他大都住舟中。七七〇年夏，臧玠亂，他避入衡州，又欲至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泊方田驛。明皇雜錄有一段故事：

杜甫客耒陽，頗爲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

舊唐書本傳也說：

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

新唐書的記載亦然。舊注辨白道：

五年冬，有送李衡詩云：

與子避地西康州，

洞庭相逢十二秋。

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歷五年爲十二秋。

又風疾舟中詩云：

十暑岷山葛，

三霜楚戶砧。

公以大歷三年春適湖南，至五年秋爲三霜。以二詩證之，安得曰五年之夏卒於未陽乎？其卒當在潭岳之交，秋冬之際。况元稹作誌，在舊史前，初無牛肉白酒之說。夫不信子孫之行述，而信史氏之傳聞，其亦昧於權衡審擇矣。

其實舊唐書所說永泰二年自然是錯的，至於牛肉白酒的傳說却不能據元稹墓銘而推翻，因爲子孫行述自然不肯記這不大冠冕的故事。

最後，我們述一述他的家庭。他是晉代“左傳專家”杜預的十三世孫，（預本京兆杜陵人，故他常自稱“杜陵野老”或“杜陵諸生”，預少子尹遷襄陽，故舊唐書稱他爲“襄陽人”）。他的曾祖名依執，做過鞏令，（他家從此便遷居鞏縣，故上文以此爲他的籍貫）。他的祖父名審言，是武后時的膳部員外郎，我們在上文曾論及他的詩。父闕，官奉天令。母崔氏，名海棠（不知確否）。他在詩中常提及舅家人物，如十一舅，十七舅，十九舅，二十

三男等等。他有一妹，嫁韋氏。妻楊氏，宏農人，司農少卿怡之女。有子二，長宗文，小名熊兒，次宗武，小名驥子。雲仙雜記有一段故事：

宗武以詩示阮兵曹，阮答以石斧一具，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欲使我呈父斤削耶？”阮聞之曰，“欲令自斷其手，不爾天下詩名又在杜家！”

此外還有幾個女兒，在他的詩中有很生動的描寫。家中奴僕有伯夷，辛秀，信行，張望，阿段，阿稽等人。

總結上文，作一年表：

西	歷	中	歷	杜	甫	歷	史	的	傳	記	的	文	學	的
七一二	年	唐	睿	宗	先	一	睿	宗	傳	位	於	太	子	杜
		天	元	年			隆	基	，	是	爲	玄	宗	。
七一五	年	玄	宗	開	元	四				觀	公	孫	大	娘
		三	年							。	舞	劍		
七一八	年	六	年	七						能	作	詩	。	賈
七二〇	年	八	年	九						能	書	大	字	。
七二六	年	一	四	年	一	五				始	與	文	士	相
										。	酬	應	。	

七三一年	一九年二〇		遊 <u>晉吳越</u> 。
七三五年	二三年二四		赴 <u>京兆</u> ，舉進士，不第。
七三七年	二五年二六		遊 <u>齊趙</u> 。
七四一年	二九年三〇		遊 <u>京都</u> 。
七四五年	<u>天寶</u> 四載三四		遊 <u>齊州</u> 。
七四六年	五載三五		歸 <u>長安</u> 。
七四七年	六載三六		應詔，退下，留 <u>長安</u> 。 <u>李邕</u> 卒。
七五一年	十載四〇		進三大禮賦， <u>玄宗</u> 命待制 <u>集賢</u> 院。 <u>孟郊</u> 生。
七五五年	一四載四四	<u>安祿山</u> <u>史思明</u> 反。	授 <u>河西尉</u> ，不拜，改 <u>右衛率府胄曹</u> 參軍。十一月，往奉先省家。
七五六年	<u>肅宗</u> 至德元載四五	<u>玄宗</u> 奔 <u>蜀</u> ， <u>肅宗</u> 繼位 <u>靈武</u> 。	羸服奔行在，陷賊中。
七五七年	二載四六	<u>安慶緒</u> 殺 <u>祿山</u> 。	脫賊，謁帝於 <u>鳳翔</u> ，拜左拾遺。以 <u>房瑁</u> 事放還 <u>三州</u> 省家，冬從帝還西京。

七五八年	乾元元年	四七		夏爲 <u>華州</u> 司功， 冬至 <u>成都</u> 。	
七五九年		二年 四八	<u>史思明</u> 殺 <u>安慶</u> 忌。	信回 <u>華州</u> ，秋客 <u>秦州</u> ，冬至 <u>成都</u> 。	<u>王維</u> 卒。
七六二年	<u>代宗</u> 寶應 元年	五一	<u>玄宗</u> 肅宗崩， <u>史</u> <u>思明</u> 去年爲 <u>史朝</u> <u>義</u> 所殺，至是朝 <u>義</u> 亦敗死。	因亂，徙家 <u>梓</u> <u>州</u> 。	<u>李白</u> 卒。
七六三年	<u>廣德</u> 元年	五二		召補 <u>京兆</u> 功曹， 不赴。	
七六四年		二年 五三	<u>嚴武</u> 鎮蜀。	<u>武表</u> 爲節度參 謀，檢校 <u>工部</u> 員 外郎，賜緋魚袋。	
七六五年	<u>永泰</u> 元年	五四	<u>嚴武</u> 卒。	辭幕府，離蜀至 <u>雲安</u> 。	
七六六年	<u>大歷</u> 元年	五五		至 <u>夔州</u> 。	
七六八年		三年 五七		出峽至 <u>岳州</u> 。	<u>韓愈</u> 生。
七六九年		四年 五八		至 <u>潭州</u> 。	
七七〇年		五年 五九		避亂至 <u>耒陽</u> 。秋 冬之際，卒於 <u>潭</u> <u>岳</u> 間之寓次，殯 <u>岳陽</u> 。	

杜 甫
的 詩

我們知道了杜甫的生平，其次來研究他的作品。他的一生可劃分為五個時期，他的詩則可分為四個時期。因為在他第一期內——即二十四歲赴京應舉以前——並沒有作品流傳下來。前代的學者們會努力把他的詩依年代先後來編次，雖間有一二錯誤，然大抵都可依從。例如朱鶴齡的杜詩輯注及楊倫的杜詩鏡銓二十卷：自第一至三卷為第一期（即上文傳略中的第二期），是安史之亂以前的作品；自第三至五卷為第二期，是亂離中的作品；自第六至十二卷為第三期，是棄官入蜀後的作品；自第十三至二十卷為第四期，是在湘鄂間飄流的作品。現在我們便照這分期去研究。

第一期未經喪亂的作品，約共一百三十餘首。此時正當杜甫的盛年（二十餘歲至四十餘歲），故以自抒抱負的作品為最重要。我們知道他是個熱心於政治的人，並不像李白那樣的“天上謫仙人”。這一點，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裏說得最詳細：

甫昔少年日，

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
 下筆如有神，
 賦料楊雄敵，
 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
王翰願卜鄰。
 自謂頗挺出，
 立登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
 再使風俗淳。

還有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也如此說：

杜陵一布衣，
 老大意轉拙，
 許身一何愚，
 自比稷與契。……
 窮年憂黎元，
 歎息腸內熱，
 取笑同學翁，
 浩歌彌激烈。

非無江海志，
 蕭灑送日月，
 生逢堯舜君，
 不忍便永訣。

此外如“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擔石輸百萬”（今夕行）一類的話，更是不勝遍舉。這個“致君堯舜上”的抱負，怎樣才能達到呢？那惟有奔走於權貴之門了。我們在上文傳記裏，便說過他曾一再求進，有“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一類可憐的話。詩中也多如此：

鳴寶寧全祕，
 丹梯庶可凌，
淮王門有客，
 終不愧孫登。（贈特進汝陽王。）
 交合丹青地，
 恩傾雨露辰，
 有儒愁餓死，
 早晚報平津。（奉贈鮮於京兆。）
 軍事留孫楚，
 行間識呂蒙，

防身一長劍，
將歡倚螭峒。（投贈哥舒開府翰。）
吹噓人所羨，
騰躍事仍睽。……
願深慚鍛鍊，
材小辱提攜。（奉贈太常張卿瑀。）

又如鄜州馬宅宴洞中，上韋左相，魏將軍歌等，幾乎全以讚頌為主。但是從他的傳記裏我們知道他的官運並不亨通，所以時時發牢騷：

此身欲罷無歸處，
猶立蒼茫自咏詩！（樂遊園歌。）
如今豈無騶虞與騏驎？
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天育驃騎歌。）

並且只好以微官自己解嘲：

老夫怕趨走，
率府且逍遙。
耽酒須微祿，
狂歌託聖朝。（官定後戲贈）

然而，不久大亂即至，杜甫也不再能“狂歌託聖朝”了。

第二期在亂離中的作品，約一百四十餘首。這其間倒有一半以上是寫安史之亂的。或敘當時的戰蹟：

孟冬十郡良家子，
血作陳陶澤中水；
野曠天清無戰聲，
四萬義軍同日死。（悲陳陶。）
黃頭奚兒日向西，
數騎彎弓敢馳突；
山雪河冰野蕭瑟，
青是烽烟白人骨。（悲青坂。）

或述喪亂的情形：

乾坤含瘡痍，
憂虞何時畢？
靡靡踰阡陌，
人烟眇蕭瑟。（北征。）
落雁浮寒水，
饑鳥集戍樓。
市朝今日異，
喪亂幾時休！（晚行口號。）

或自傷身世：

愁思胡笳夕，
淒涼漢苑春。
生還今日事，
閒道暫時人。(喜達行在所。)
麻鞋見天子，
衣袖露兩肘，
朝廷慙生還，
親故傷老醜。(述懷。)

或掛念妻子：

天地軍麾滿，
山河戰角悲。
倘歸免相失，
見日敢辭遲。(遣興。)
柴門烏雀噪，
歸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
驚定還拭淚。(差村。)

或希望太平：

將軍專策略，
幕府盛才良；
近賀中興主，
神兵動朔方。(送靈州李判官。)
喜覺都城動，
悲連子女號；
家家賣釵釧，
祇待獻春醪。(喜聞官軍已臨賊境。)

或譏刺尸位：

攀龍附鳳勢莫當，
天下盡化爲侯王；
汝等豈知蒙帝力，
時來不得誇身強。(洗兵馬。)
至今大河北，
化作虎與豺。
浩蕩想幽薊，
王師安在哉！(夏日歎。)

而此時期中最重要作品，終要推三吏三別。三吏是：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別是：新婚別、垂老別、無家

別。六篇即所謂“新題樂府”，大都寫戰征不息，人民死亡的痛苦，其中尤以石壕吏爲膾炙人口。詩敘有吏捉人當兵，老翁逃走了，只剩老婦應門，哭訴道：

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
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
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
惟有乳下孫，
孫有母未去，
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
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
猶得備晨炊。

次晨她便別老翁而出發了。這一段談話，可以使我們明瞭當時政治上，軍事上，社會上的種種狀況。總之，這時期中的作品，大半是安史之亂的反映。

第三期是棄官入蜀後的作品，約五百四十餘首。到這個時候，杜甫的熱心腸也漸漸的冷淡了。他棄去華州司功的職位，便是明證。棄官後到秦州，有秦州雜詩二十首，第一首第一聯說：

滿目生悲事，
因人作遠遊。

第四首末聯說：

萬方同一慨，
吾道竟何之！

第十一首末聯說：

不意書生耳，
臨衰厭鼓鼙。

而最明顯的莫如第二十首的第一聯：

唐堯真自聖，
野老復何知！

這已不是“自比稷與契”而“麻鞋見天子”的杜甫了。因此，這一期中寫亂離的詩較少，而多遊賞閑適之作。比如他入蜀時，一路歌詠山川的作品便不少。我們隨便舉一點例：

日色隱孤樹，
鳥啼滿城頭。……
磊落星月高，
蒼茫雲霧浮。(發秦州。)
岡巒相經互，
雲水氣參錯。
林迴峽角來，
天窄壁面削。(青陽峽。)
萬壑欹疏林，
積陰帶奔濤，
寒日外澹泊，
長風中怒號。(飛仙閣。)
烏雀夜各歸，
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
衆星尙爭光。(成都府。)

這類寫景詩，有時一變而爲咏物詩。如促織，螢火，蕃劍，銅瓶，病橘，枯柁，丁香，梔子，雙燕，百舌等等，不下數十首，體裁大都是五律。這些很少佳作，故不細論。總

之，他在此時生活較安定，較平淡，是很顯然的。我們錄兩首詩爲證：

清江一曲抱長流，
長夏江村事事幽，……
老妻畫紙爲棋局，
稚子敲針作釣鉤。（江村。）
仰面貪看鳥，
回頭錯應人。……
近識峨眉老，
知余懶是真。（漫成。）

這些詩的風格與前兩期之激昂沉痛，完全不同了。還有一點，我們也該附論一下。第一二期內，絕句是絕無僅有的，在第三四期內却多了。杜甫的絕句本爲一般人所輕視，然亦未嘗沒有好的。如：

江碧鳥逾白，
山青花欲然。
今春看又過，
何日是歸年！（絕句。）
錦城絲管日紛紛，

半入江風半入雲。

此曲祇應天上有，

人間能得幾回聞。(贈花卿。)

他作絕句喜用律體，故生硬而不流麗。但他的偶句也頗有情致的，如：

留連喜蝶時時舞，

自在嬌鶯恰恰啼。(江畔獨步尋花。)

顛狂柳絮隨風舞，

輕薄桃花逐水流。(絕句漫興。)

不如醉裏風吹盡，

可忍醒時雨打稀。(三絕句。)

胡應麟詩較說，“杜以律爲絕，如‘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等句；本七律壯語，而以爲絕句，則斷錦裂繒類也。”這是不錯的。

第四期是離蜀後在湘鄂間飄零的作品，約六百餘首。此時杜甫年已望六，頗有點“烈士暮年”的樣子，所以作風比較的感傷一點，又喜歡追念過去的種切。這裏有三條路，一是懷念古人，一是追悼死友，一是回憶童年。我們先舉一點懷念古人的例：

白帝空祠廟，
孤雲自往來。……
勇略今何在？
當年亦壯哉！（上白帝城。）
復漢留長策，
中原仗老臣，
雜耕心未已，
歐血事酸辛。（謁先主廟。）

而最著稱者要推詠懷古跡：

庾信平生最蕭瑟，
暮年詩賦動江關。（其一。）
搖落深知宋玉怨，
風流儒雅亦吾師。（其二。）
伯仲之間見伊呂，
指揮若定失蕭曹。（其五。）

大概他所懷念的，以文人與政治家爲多，因爲他自己是個文人，而又有政治上的抱負的。到晚年，已無實現他的抱負的希望，只在懷古的詩裏偶一發洩罷了。至於追悼亡友的詩，前幾期中也有，不過這期中是最多。例如：

玉局他年無限笑；
白楊今日幾人悲。……
天下何曾有山水；
人間不解重驩喘。(存歿口號。)
永繫五湖舟，
悲甚田橫客。
千秋汾晉間，
事與雲水白。(八哀詩之一。)
虛無馬融笛，
悵望龍驤塋。
空餘老賓客，
身上愧簪纓。(同上之三。)
詞場竟疏闊，
平昔濫推獎。
百年見存歿，
牢落吾安放。(同上之七。)

餘如悼韋蕭的，哭王綸的，還有很多。至於回憶同年的詩，以壯游詩爲最詳最盡：

往者十四五，

出遊翰墨場，
斯文崔魏徒，
以我似班揚。
七齡思卽壯，
開口詠鳳凰。
九齡書大字，
有作成一囊。

下文直敘至入蜀。還有昔遊（“昔者高與李”），遺懷（“昔我遊宋中”），往在（“往在西京日”），夔府書懷（“昔罷河西尉”）等篇，都是自敘傳一類之作，甚至還記起四五歲時所看的舞伎。在很著稱的秋興裏，也有感慨很深的話：

匡衡抗疏功名薄，
劉向傳經心事違。
同學少年多不賤，
五陵衣馬自輕肥。（其三。）
聞道長安似弈棋，
百年世事不勝悲：
王侯宅第皆新主，

文武衣冠異昔時，(其四。)

俯仰身世，百感隨之，這是杜甫晚年的作品的特點。至於此期內的絕句，我們也就五七言各舉一首爲例：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八陣圖，)
岐王宅裏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江南逢李龜年。)

這是比較膾炙人口的，其餘便未能稱是了。

以上我們就他的詩分成四期來敘述。最後，我們再就形式和內容上概括的論一下。在內容方面，他的詩和李白時代不同者，在以描寫政治社會上的實際痛苦爲主，而不僅以流連風月爲能事。不但第二期正當他在亂離中多此類的作品，即在第一期未亂前，及第三四期亂定後，也還有這一方面的描寫。第一期的如兵車行寫從征之苦：

邊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見：

漢家山東二百州，
千村萬落生荆杞！

又如麗人行寫權貴之奢淫：

楊花雪落復白蘋，
青鳥飛去銜紅巾。
炙手可熱勢莫倫，
慎莫近前——丞相嗔！

第三期的如鹽井譏鹽政之失：

自公斗三百，
轉致斛六千。
君子慎止足，
小人苦喧闐。

又如建都論以荊州爲南都之非：

恐失東人望，
其如西極存！
時危當雪恥，

計大豈輕論！

第四期的如三絕句憂羣盜之橫行：

前年渝州殺刺史，
今年開州殺刺史。
羣盜相隨劇虎狼，
貪人更肯留妻子！

又如蠶穀行閔農耕的荒蕪：

天下郡國向萬城，
無有一城無甲兵。
焉得鑄甲作農業，
一寸荒田牛得耕？

以上不過略舉幾首，以見一斑。以後，經白居易一派詩人的發揚光大，此類作品便日增月盛，而佔到一個重要的位置。七五五年以前與以後的唐詩所以大相逕庭者即在此，而杜甫實開其端。

至於形式方面，杜詩也有許多特殊的地方。他是一個注意於詩的形式的技巧而以工力見長的人。“李白一斗詩百篇”，而他自己一則說：

新詩改罷自長吟，

再則說：

語不驚人死不休，

三則說：

晚節漸於詩律細。

他愛做律詩，大約爲此。（卽就五律而論，已佔全集之半。）他的偶句也與常人不同。例如：

（1）子雲清自守，

今日起爲官，

（2）江村建子月，

獨樹老夫家。

（3）非尋戴安道，

似向習家池。

（4）次第尋書札，

呼兒檢贈詩。

這裏“雲”“道”不作人名，而“子”“第”也借作別義。這是前人所稱爲“借對”者，乃文人的狡獪。但有時便墮入魔道。例如秋興末首說：

紅豆啄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皇枝，

這已不大自然了。而詠懷古跡末首說：

三分割據紆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

則檢直不通。後人曲爲解釋，並評爲“對筆奇險”，其實已險到不可理解了。這便是太求“驚人”之過。其他句法異常者尚多：

實不是愛微軀，

又非關足無力。（偏側行。）

漆有用而割，

膏以明自煎。（遣興。）

或紅如丹砂，

或黑如點漆。（北征。）

這些地方，頗爲韓愈一派詩人所取法，直到宋代的黃庭堅。他們都是由警鍊而趨於奇險的路上去的。

關於大詩人杜甫，我們略論如上。下文我們將述中唐時從他衍出的韓愈與白居易兩派詩人。

章二終

章三 韓愈及其派

韓

愈

現在我們先講韓愈及其同派的詩人。韓愈（西歷七六八——八二四年）字退之，南陽人（今河南沁陽附近）。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李白曾爲作去思碑；後官至祕書郎。兄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故多謗。愈生三歲而孤，卽隨兄貶官嶺表；未幾兄卒，由嫂氏鄭夫人撫育。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之學。德宗貞元二年（七八六年），他年十九歲，始至京師；越六年（七九二年），登進士第。舊唐書有一段記載：

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尙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泊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延譽，由是知名。

後來因三上宰相書不報，故去京師，過潼關，歸河南，至

東都。在二十九歲(七九六年)以前，他沒有做什麼官職。

到了七九六年，宣武節度使董晉請他做觀察推官(或作巡官，誤)。晉卒，他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寧武節度使張建封，爲府推官。八〇一年，調四門博士，李肇國史補說：

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這件可笑的故事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此事沈顏以爲妄，洪興祖則力證爲實錄。)八〇三年，罷博士，曾上書李實，獻媚求進。未幾，遷監察御史。尋以事貶陽山令，有愛在民。順宗卽位(八〇五年)，改江陵法曹參軍。憲宗卽位(八〇六年)，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八〇九年，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越二年，遷職方員外郎，未幾復爲博士。他很不高興，作了一篇進學解以自諭。八一三年，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翌年，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尋以事改太子右庶子。八一七年，裴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以愈爲行軍司馬。他屢以計破賊，旣平，入爲刑部侍郎。詔命撰平淮西碑，辭多敍裴度事。同時李愬擒賊有功，頗不平，

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其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碑文。後代論韓文的人，如李商隱蘇軾等，大都以爲憾事。八一九年，憲宗聞鳳翔法門寺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遂遣使持香花迎入大內。愈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等力爲解救，乃貶潮州刺史。

他被謫後卽日上道，至海上，以三月二日過宣城，幾望至曲江，二十五日卽至潮州，至四月二十四日遂有逐鱷魚之事。胡適曾痛論韓愈貶潮州前後心理的不同，說：

當他諫佛骨時，氣概勇往，令人敬愛。遭了挫折之後，他的勇氣銷磨了，變成一個卑鄙的人。他在潮州時，上表謝恩，自述能作歌頌皇帝功德的文章，“雖使古人後生，臣亦未肯多讓”；並勸皇帝定樂章，告神明，封禪泰山，奏功皇天！這已是很可鄙了。他在潮州任內，還造出作文祭鱷魚，鱷魚爲他遠徙六十里的神話，這更可鄙了。他在袁州任內，上表說他的境內“有慶雲現於西北，……五采五色，光華不可遍觀。……斯爲上瑞，

實應太平。”這真是阿諛獻媚，把他患得患失的心理完全托出了。（白話文學史第十五章。）

這次的碰壁在他一生確是個大關鍵。不過他的卑鄙的脾氣，在早年也流露過，如上文所說登華山及媚李實二事可見，只是到潮州以後更明顯罷了。他內移袁州是同年十月的事。憲宗爲宦官陳弘志所弑，穆宗即位，九月召他爲國子祭酒。當時生徒很歡迎他，說：

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

八二一年（長慶元年），轉兵部侍郎。時鎮州亂，牛元翼往討，不利；翌年，命他去宣撫。亂平，以功轉吏部侍郎。八二三年，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月，以事改爲兵部侍郎，不久又爲吏部侍郎。翌年夏，以疾休養城南莊，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

我們在上文曾說，從杜甫詩的內容上衍出來的是白居易一派，從杜甫詩的形式上衍出來的是韓愈一派。韓愈的爲人，是善於“妝腔做勢”的，他做詩也很注意形式方面。我們可以分三類來舉例說明。第一類是句法的不平常。比如五言的詩句，大都是上二下三的，而他常有上一下四的：

三十骨骼成，
乃一龍一豬。(符讀書城南。)

又如七言句，他也不作上四下三，而作上三下四；

我念前人譬葑菲，
落以斧，引以繹徽。……
人生此難餘可祈，
子去矣，時若發機。(送區弘南歸。)

第二類是章法的不平常。例如：

不停兩鳥鳴，
百物皆生愁。
不停兩鳥鳴，
自此無春秋。(雙鳥。)

這是從古樂府脫胎出來的。又如：

或連若相從，
或蹙若相鬪，
或妥若弭伏，
或竦若驚雉，
或散若瓦解，
或赴若輻湊，

或翻若船遊，
或決若馬驟，
或背若相惡，
或向若相佑，
或亂若抽筭，
或嶮若注炙，
或錯若繪畫，
或繚若篆籀，
或羅若星離，
或翳若雲遶，
或浮若波濤，
或碎若鋤耨，
或如賈育倫，……
或如帝王尊，……
或如臨食案，……
或鼎若盈饗，
或樹若顛覆，
或覆若膠鼈，
或頽若寢獸，

或蛇若藏龍，
或翼若搏鷲，
或齊若友朋，
或隨若先後，
或迸若流落，
或願若宿留，
或戾若仇讎，
或密若婚媾，
或儼若峨冠，
或翻若舞袖，
或屹若戰陣，
或圍若蒐狩，
或靡然東注，
或偃然北首，
或如火燼焰，
或若氣饋饒，
或行而不輟，
或遺而不收，
或斜而不倚，

或弛而不殼，
 或赤若禿鬣，
 或燻若柴標，
 或如龜析兆，
 或若卦分繇，
 或前橫若剝，
 或後斷若姤。

這種連用或字至五十個以上，是很少見的。最早，詩經的北山裏會連用過，後來六朝人譯佛教的詩也會連用三十多個。到唐代，杜甫的北征裏也有幾句用或字的，韓愈則用得更多了，但不免有點不自然。第三類是用韻的不平常。歐陽修六一詩話說他——

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迥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

并引梅聖俞的話：

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

其實呢，他不過受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影響罷了。

他好奇的結果，便做出許多形式不像詩的詩。我們試舉一個例：

忽忽乎，
余未知生之爲樂也！（忽忽。）

再舉一個例：

壽州屬縣有安豐，
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
隱居行義於其中。……
嗟哉！董生朝出耕，
夜歸讀古人書，
盡日不得息，
或山而樵，或水而魚。（嗟哉董生行。）

這些完全是散文的格式。所以沈括說，“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引。）他既走上這一條路，有時反做成自然的，平易如話的好詩。例如山石的首段：

山石犖确行徑微，

黃昏到寺蝙蝠飛，
升堂坐階新雨足，
芭蕉葉大梔子肥。
僧言古壁佛畫好，
以火照來所見稀。

又如贈劉師復裏幾句：

我今牙齒落者多，
所存十餘皆兀顛。
匙抄爛飯穩送之，
合口輒嚼如牛嚼。
妻兒恐我生悵望，
盤中不釘栗與梨。

但他原來的目的並不在此。這實在是他的意外的收穫。

趙翼曾說過：

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關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關山開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險處亦自有得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故時見斧鑿痕

跡，有心與無心異也。其實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專以奇險見長。恐昌黎亦不自知，後人平日讀之自見。若徒以奇險求昌黎，則失之矣，（甌北詩話卷三。）

在前人論韓詩的話中，這幾句可算是最妥當的。

不過韓愈雖繼承了杜詩的這一方面，而對於那一方面——描寫民間疾苦，諷刺社會惡習的一方面——也還多少有點影響。例如：

火透波穿不計春，
根如頭面幹如身。
偶然題作木居士，
便有無窮求福人。（題木居士。）

張芸叟說，後來未陽縣令把木居士“析而薪之”，許是受了此詩的教訓。又如：

天下兵又動，
太平竟何時！
訐謏者誰子，
無乃失所宜？

前年關中旱，
閭井多死飢；
去歲東郡水，
生民爲流屍。(歸彭城。)
夜聞汴州亂，
邊壁行徬徨。
我時留妻子，
倉卒不及將，
相見不復期，
零落甘所丁；
嬌女未絕乳，
念之不能忘，
忽如在我所，
耳若聞啼聲。(此日足可惜。)

這更逼近杜甫。因爲從七五五年以後，這些題材已成風氣，他雖注意在形式方面，而內容方面乃亦不能自外於杜甫的影響。

韓 派

詩 人

韓愈在當時，一方面因為蒙着衛道的假面具，一方面因為正提倡散文的復古運動，所以及門或私淑的弟子頗多。他的朋友中，詩的風格與他相同者，亦復不少。如當時盛稱的“郊寒島瘦”，“盧奇馬怪”之流，我們彙稱之為“韓派詩人”。在討論了韓愈以後，再來談談同派的詩人。

孟郊(西歷七五一——八一四年)是個與韓愈並稱為“韓孟”的詩人。他字東野，湖州武康人(今浙江武康附近)。父庭玚，為崑山尉。母裴氏，生郊及二弟鄭郢。六七歲時，即端序有法。隱居嵩山，稱處士，性耿介，少諧合。賦詩劇目鉅心，為韓愈李翱李觀輩所稱誦。兩舉進士，皆不第(集中有落第，再下第，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失意歸吳因寄東台劉復侍御，下第東南行諸詩)。韓愈嘗作孟生詩以慰之，有這幾句：

孟生江海士，
古貌又古心。……
奈何從進士，
此路轉軀嶽？……
卞和試三獻，

期子在秋砧。

貞元十二年，年四十六，以遵夫人之命，又集京師，始得進士第。（韋莊請追贈不及第人，郊在其中，而登科記則說他在貞元十二年及第。昌黎舊注謂郊以天寶十年生，故及第時爲四十六歲。而注又謂“呂渭知舉，郊及第，年五十四”，則生年又當移前。這些疑問，現依韓愈所作墓誌銘來斷定。）時張律封鎖徐州，李翱薦郊說：

茲有平昌孟郊，正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

又說：

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佗日爲執事惜之。

李觀也薦他於梁肅說：

郊之五言詩，其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兩謝。

然兩次薦書都沒有下文。過了四年，選溧陽尉。他很不高興，韓愈作序送之，有“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之語。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他常去坐水

旁，徘徊賦詩，故曹務多廢。縣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元和元年，去職。韓愈作薦士詩，薦他於鄭餘慶，說：

有窮者孟郊，
受材實雄鷲。……
寒酸溧陽尉，
五十幾何耄。……
幸當擇珉玉，
寧有棄珪璋？

李翱分司洛中，也薦之於鄭。鄭時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留守東都，遂辟郊爲判官，試協律郎，時元和三年。翌年，遭母喪，又失三子，韓愈曾作失子將何尤詩以慰之。九年，鄭餘慶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他挈其妻行，途次閬鄉，暴疾卒，年六十四。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家者累年。友人張籍等私諡曰貞曜先生。

我們要知道孟郊的詩的風格，怎樣與韓愈相近，最好是看他們兩人聯句諸作。這些詩今均收於韓愈詩集裏，而孟郊集裏却沒有。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有城南

聯句，鬪雞聯句，納涼聯句，秋雨聯句，征蜀聯句，同宿聯句，莎柵聯句，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等首。又有會合聯句則韓孟與二張（籍與微）四人合作，遠遊聯句則除韓孟外，尙雜李翺二句。這些詩中，有每聯爲兩人合作的，如城南聯句：

竹影金瑣碎，（郊）

泉音玉琮琤。

瑤璃剪木葉，（愈）

翡翠開園英。

流滑隨仄步，（郊）

搜尋得深行。

……………（愈）

也有各作一聯，相間而成的，如鬪雞聯句：

大雞昂然來，

小雞竦而待。（愈）

崢嶸顛盛氣，

洗刷凝鮮彩。（郊）

高行若矜豪，

側睨如何殆。（愈）

精光目相射，
劍戟心獨在。（郊）

也有各作四句，聯合而成的，如征蜀聯句：

日王忿違傲，
有命事誅拔；
蜀險豁關防，
秦師縱橫猾。（愈）
風旗市地揚，
雷鼓轟天殺。
竹兵彼皴脆，
鐵刃我鎗齧。（郊）

以上各例只舉篇首六句或八句，以見一斑。牠們的時代大都在元和初孟郊罷溧陽尉後。這種體裁的起源，沈括曾遠溯虞書裏的君臣賡歌，及古文苑所載柏梁詩。但這些都是後人僞作，到賈充陶潛何遜時才算有真的“連句”。不過他們的作品，正如趙翼所說，“皆寥寥短篇，且文義不相連屬，仍是各人之製而已”。所以，我們即使不能說這種體裁創於韓孟之手，至少可以說是成於他們之手。前人批評韓孟聯句者，大都說他們如出一手，因

此常引起一種誤會。如呂氏童蒙訓所述的故事：

徐師川問山谷曰，“人言東野聯句即非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却有此理。”

其實兩人都錯了。他們何嘗互相潤色？只是風格相近罷了。他們都要鉤心鬪角，都要選奇爭勝，總而言之，都從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句引衍出來，所以雖聯句而如出一手。

他倆不同的地方，是在孟郊“喜爲窮苦之句。”例如六一詩話所舉的：

借車載家具，
家具少於車。（借車，詩話作移居。）

歐陽修說：

乃是都無一物耳。

又如：

驅却座上千里寒？……
暖得曲身成直身。（答友人贈炭，詩話作謝人惠炭。）

歐陽修說：

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

此外，我們再舉幾個例：

寒者願爲蛾，
燒死彼華膏。（寒地百姓吟。）
餓馬骨亦聳，
獨驅出東門。（出東門。）
冷氣入瘡痛，
夜來痛如何！（訪疾。）
夜貧燈燭絕，
明月照我書。（北郭貧居。）
富別愁在顏，
貧別愁銷骨。（答韓愈李觀別。）

其他類此者尙多。其詩題用“怨”“苦”“傷”“愁”“憂”“病”“感”“楚”“嘆”“飢”“恨”“惱”“貧”“弔”字者佔大半，也可窺見我們詩人的特質了。只有登科後一絕算是集中唯一的例外：

昔日齷齪不足誇，
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

一日看盡長安花。

這不能不感謝呂涓了。而韓愈則還不至如此寒酸。

韓愈與孟郊的交誼很篤，對於孟郊的詩推重尤甚。其贈詩有云：

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
長恨二人不相從。
吾與東野生並世，
如何復躡二子蹤？
我願化爲雲，
東野化爲龍。

這裏居然以李杜自相期許。而東野亦說：

詩骨聳東野，
詩濤湧退之。（戲贈無木。）

這也顯然想分庭抗禮。歐陽修也說：

韓孟於文詞，
兩雄力相當。

因話錄也有“孟詩韓筆”之說。而蘇軾則說：

初如食小魚，
所得不償勞。

又似袁彭蠡，
 竟日嚼空螯。
 要當鬪清僧，
 未足當韓豪。（談孟郊詩。）

元好問也抑孟仲韓：

東野窮愁死不休，
 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
 合在元龍百尺樓。（論詩絕句。）

大概論造句的工拙，二人可以並稱；而論氣魄的大小，則孟確不如韓。這是從二人的作品及各家的評語可以推知的。

賈島（西歷七七七——八四一年）是個與孟郊並稱爲“郊寒島瘦”的詩人。島字浪仙，范陽人（今河北北平附近）。初爲僧，名無本。直到與韓愈認識了，才爲時人所稱道。韓賈友誼的開始，宋人有三種不同的記載。例如新唐書賈島傳說：

〔賈島〕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

韓愈到東都有兩次。一次在七九二年舉進士以後，一次在八〇六年權知國子博士時。這兩次中，似以後一次爲較近情理。故新唐書的記載若是可靠，則賈島當在三十歲左右認識韓愈。但全唐詩話却又有一段故事：

韓愈惜其才，俾反俗應舉，貽其詩云，

孟郊死葬北邙山，

日月星辰頓覺閒。

天恐文章中斷絕，

再生賈島在人間。

由是振名。

孟郊死於八一四年。賈島認識韓愈既在孟郊死後，其年紀當四十歲左右了。而野客叢談引唐遺史的話，則又異於前二說：

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驢上得句云：

鳥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

思易“敲”爲“推”，引手作“推”“敲”之勢。韓退之爲京兆尹，車騎方去。島不覺，將至第三節，左右推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爲

布衣交。

此說若確，則他們相識當在島年四十七歲時，因為愈爲京兆尹在八二三年。新唐書亦載此事，但未說京兆尹即韓愈。這些異說，我們不敢斷定。我們所確實知道的，是他曾舉進士而落第。這不但新唐書及全唐詩話如此說，他自己也有下第及落第東歸逢僧伯陽兩首詩。關於他的落第，全唐詩話說：

晉公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台榭。島方下第，或以爲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

破却千家作一池，
不栽桃李種薔薇。
薔薇花落秋風起，
荊棘滿庭君始知。

皆惡其不遜。

我們知道裴度築綠野堂是在八三五年，那末他落第時年已五十九歲了。不過兩唐書均說堂在集賢里，稍異。在文宗時（八二七——八四〇年）做過長江主簿。（如果全唐詩話的記載是真的，則做主簿當在他年六十歲以

後。)後來(八四〇年?)做普州司參倉軍。在會昌初(八四一年)遷司戶,未受命,卒,年六十五歲。

他作詩的態度,與孟郊是一樣的。胡適論孟郊說:

他把做詩看做一件大事,故能全神貫注。他引詩人盧殷詩云:

至親惟有詩,
抱心死有歸。

又他送淡公詩云:

詩人苦爲詩……
倚詩爲活計……

這樣認真的態度,便是杜甫以後的新風氣。從此以後,做詩不是給貴人貴公主做玩物的了,也不僅是應試應制的工具了。做詩成了詩人的第二生命,“至親惟有詩”,是值得用全付精神去做的。(白話文學史第十五章。)

賈島亦如此。例如上文所述“推”“敲”的故事,便是明證,而且這兩字也成了商酌詩句的常用的典實。他有一回做送無可上人的詩,做成這兩句:

獨行潭底影,

數息樹邊身。

他註一絕句道：

二句三年得，
一吟雙淚流。
知音如不賞，
歸臥故山秋。（題詩後。）

這是何等認真的態度！他又說：

一日不作詩，
心源如廢井。（戲贈友人。）
袖有新詩成，
欲見張韓老。（攜新文詣張籍韓愈途中成。）

這真是所謂“倚詩爲活計”“至親惟有詩”了。

從同樣的態度便產生同樣的詩。孟郊“喜爲窮苦之句”，賈島亦然。例如六一詩話中指出的：

鬢邊雖有絲，
不堪織寒衣。（客喜。）

歐陽修說：

就令織得，能得幾何！

又指出這兩句：

坐聞西床琴，
凍折兩三絃。（朝飢。）

歐陽修說：

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這一類詩，集中很多，不必徧舉。這種以刻畫爲能事的作品，有時衍爲怪語——如他袖了新詩，見張韓二老，途中又做了一首五古，說了些不倫不類的話，末兩句說：

地祇聞此語，
突出驚我倒！

有時衍爲“不通”的話：

寫留行道影，
焚却坐禪身。（哭柏巖和尚。）

六一詩話說：

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

至其末流，便成盧全馬異一派了。

盧全（西歷七九〇？——八三五年）是賈島的同鄉，初隱少室山，自號玉川子。性情高潔，無仕進之志；徵諫

議，不起。破屋數間，上奉慈親，下養妻子。八一〇年，他作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時韓愈爲河南令，稱其工。後因宿宰相王涯之第，遂罹甘露之禍，時爲八三五年。賈島哭盧全詩說：

平生四十年，
惟著白布衣。

好像他死時年四十歲。但他自己與馬異結交詩則說：

天地日月如等閒，
盧全四十無往還。

又像他死時，當在四十歲以後。現在我們假定他生於七九〇年左右，享年當在四十與五十之間。在這短短的生命中間，他留給我們一百首詩，中間脫誤很多，(如贈金鵝山人，感古之四，思君吟，將歸山，寄贈含曦上人，苦雪等都是)，但都充滿了奇怪的色彩。我們試舉月蝕詩爲例：

新天子卽位五年，
歲次庚寅，
斗柄插子，
律調黃鍾。

森森萬木夜疆立，
寒氣最屬頑無風，
爛銀盤從海底出，
出來照我草屋東，
天色紺滑凝不流，
冰光交貫寒腫臃。
初疑白蓮花，
浮出龍王宮，
八月十五夜，
比並不可雙。
此時怪事發，
有物吞食來——

下文便詳述月蝕之狀，以及自己告懇上天的話，差不多有三百句。又如與馬異結交詩：

天地日月如等閒，
盧仝四十無往還，
惟有一片心脾骨，
巉巖峯兀鬱律，
刀劍爲峯巒平地，

放着高如崑崙山。

天不容，

地不受，

日月不敢偷耀——

以下便是從神農女媧說起，一直拉扯到馬異。我們只看上文所引兩詩的首段是不夠的，必須看完全詩才行。但我們已可看出盧全詩的奇怪的色彩了。

馬異（生卒未詳）是盧全皇甫湜的朋友，河南人（今河南洛陽附近）。他的事蹟，我們不大知道。他的詩，現在只存四首。就這四首看來，顯然是屬於韓派的。例如：

赤地炎都寸草無，

百川水沸煮虫魚，

定應燹爛無人救，

淚落三篇古尚書。（貞元旱歲。）

這顯然有意作刻畫盡致的話。答盧全結交詩中也有許多不平常的話，如：

長河拔作數條絲，

太華磨成一拳石。

又如：

將吾劍兮切淤泥，
使良驥兮捕老鼠。

總之，盧仝馬異的詩，都是想“立異以爲高”，結果呢，描寫的詩少自然之致，而諷刺的詩也乏含蓄之妙。所以，他們都不能在詩史上佔很高的位置。

以上略述孟賈盧馬四人的詩；此外，如李翱與皇甫湜二人，雖是韓門的高足，但在詩歌方面沒有什麼成績。劉义劉言史等，也可以列入韓派，但在詩史上並無多大的地位。所以，我們擬略去不講了。

章三終

章四 白居易及其派

白
居
易

其次，我們敘述白居易及其同派的詩人。白居易(西歷七七二——八四六年)字樂天，下邳人(今陝西渭南附近)。他生有夙慧。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向他指“之”“無”兩字的，他雖口不能言，而心上已能默識不忘。五六歲時，便學作詩，九歲時，已懂得聲韻。十五六歲時，知有“進士”，便刻苦讀書。二十歲以後，晝課賦，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以至口舌成瘡，手肘成胝。以家境清貧，故至二十七歲方以進士就試，擢甲科，授祕書省校書郎。他壯年苦讀的生涯，至此算告一段落。

八〇七年，他以翰林學士被召。八〇八年，拜左拾遺。八一〇年，以母老，自請改官京兆府戶曹參軍。八一一年，丁母憂。八一四年，授太子左贊善大夫。不久，以讒言貶江州司馬。八一八年，移忠州刺史。八一九年，被

召還京師。八二〇年，升主客郎中，知制誥。八二一年，轉中書舍人。以上疏不能見用，自求外任。八二二年，除杭州刺史。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八二五年(?)復出爲蘇州刺史。八二七年，徵拜祕書監。八二八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八二九年，稱病東歸，除太子賓客分司。八三一年，爲河南尹。八三三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八三六年，除同州刺史，稱病不就，又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八四五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這是他一生出處的大概。到八四六年，他死了，年七十五歲。

無論在政治上或在文學上，白居易是個有主張有計劃的人。舊唐書本傳說他——

蒙英主特別顧遇，頗欲奮厲效報。苟致身於訏謨之池，則兼濟生靈。

然而他究竟只是個沒有幹才的書生，所以——

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

碰壁以後，白居易便——

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咏情

性爲事。……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他一方面以“陳酒”“崔琴”自娛，一方面白衣鳩杖，與香山僧結香火緣。而他的主張，他的計劃，都用不着了。

這個早年積極，晚年消極的兩種態度，也可代表他的詩歌的兩個方面。他自己分他的詩爲四類：

- (1) 自拾遺以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比興者；
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
- (2) 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 (3) 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
- (4) 五言七言，長短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他依次名之曰諷諭，閒適，感傷，雜律。其中前二類是他自認爲主要的作品，後二類是自認爲不必保留的。前二類中，諷諭詩顯然是早年積極態度的表現，而閒適詩則顯然是晚年消極態度的表現。

說到諷諭詩，我們不能不述一述他對於詩歌的主張和計劃。他的主張見於他的寄唐生詩中：

不能發聲哭，
 轉作樂府詩；
 篇篇無空文，
 句句必盡規。……
 非求宮律高，
 不務文字奇；
 惟歌生民病，
 願得天子知。

又見於讀張籍古樂府詩中：

爲詩意如何？
 六義互鋪陳，
風雅比興外，
 未嘗着空文。……
 上可稗教化，
 舒之濟萬民。
 下可理情性，
 卷之善一身。

這便是他與元九書所說的“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的意思。但是怎樣能達到“稗教化”與“得天子

知”的目的呢？他的計劃見於采詩官一篇中：

采詩官，
采詩聽歌導人言。……
周滅秦興至隋氏，
十代采詩官不置。……
諍臣杜口爲冗員，
諫鼓高懸作虛器。……
君兮，君兮，願聽此：
欲開壅蔽達人情，
先向歌詩求諷刺。

這便是策林之六十九說的“今欲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的意思。能尊重輿論而立采詩官的，是他理想中的政府；能歌詠民間疾苦以備天子采擇的，是他理想中的詩人。這是他基本的主張與計劃。

他自己呢，自然向着這目標走。諷諭詩便是他的成績。其中又可分成若干類。有的是以史事爲喻的，如：

楚王多內寵，
傾國選嬪妃。……
越國政初荒，

越天旱不已。……
吳王心日侈，
服玩盡奇瓌。……(雜興。)
特報後來姝：
不須倚眉首！
無辭插荆釵，
嫁作貧家婦。
不見青塚上，
行人爲澆酒！(青塚。)

有的是以動植物爲喻的，如：

百鳥豈無母？
爾獨哀怨深！
應是母慈重，
使爾悲不住。
昔有吳起者，
母沒喪不臨。
嗟哉！斯徒輩，
其心不如禽！(慈鳥夜啼。)
寄言遊春客：

乞君一迴視。
君愛繞指柔，
從君憐柳杞；
君求悅目艷，
不敢爭桃李；
君若作大車，
輪軸材須此。(杏園中棗樹。)

有的是以自己的生活爲喻的，如：

……家田輸稅盡，
拾此充飢腸。
今我何功德，
曾不事農桑，
吏祿三百石，
歲晏有餘糧？
念此私自愧，
盡日不能忘。(觀刈麥。)
乃知大寒歲，
農者尤苦辛。
願我當此日，……

坐臥有餘溫。……
念彼深可愧，
自問是何人！（村居苦寒。）

而最普通的是直刺時事，如：

長安多大宅，
列在街西東。……
連延四五主，
殃禍相繼鍾。……
人疑不敢買，
日毀土木功。……
寄語家與國：
人凶非宅凶！（凶宅。）
舉杯未及飲，
暴卒來入門。……
主人退後立，
斂手反如賓。……
主人慎勿語，
中尉正承恩！（宿紫閣山北村。）

以上不過略舉一二首，以見一斑。我們讀了，便可知道

他是怎樣的“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怎樣的“上可稗教化，舒之濟萬民”。這一條路，雖是由杜甫開端，然而寫作之勤，主張之力，則當推白居易爲首。

現在我們可以把諷諭詩中的傑作——秦中吟十首及新樂府五十首——提出來特別講一講。秦中吟序說：

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

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吟焉。

我們舉重賦爲例：

昨日輸殘稅，
因窺官庫門：
繒帛如山積，
絲絮如雲屯；
號爲羨餘物，
隨日獻至尊。
奪我身上暖，
買爾眼前恩；
進入瓊林庫，
歲久化爲塵。

又舉輕肥爲例：

朱紱皆大夫，
紫綬或將軍；
誇赴軍中宴，
走馬去如雲。……
飽食心自若，
酒酣氣益振。
是歲江南旱，
衢州人食人！

新樂府序說：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爲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有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我們舉新豐折臂翁爲例：

此臂折來六十年，
一肢雖廢一身全；

至今風雨陰寒夜，
直到天明痛不眠。
痛不眠，終不悔，
且喜老身今獨在；
不然當時瀘水頭，
身死魂孤骨不收，
應作雲南望鄉鬼，
萬人塚上哭啾啾！

又舉秦吉了爲例：

鳶掙乳燕一窠覆，
烏啄母雞雙眼枯；
雞號墮地燕驚去，
然後食卵攫其雛。
豈無雕與鷲？
嗟中肉飽不肯搏！
亦有鸞鶴羣，
閑立高巖如不聞！
秦吉了，人云爾是能言鳥：
豈不見雞燕之冤苦？

吾聞鳳皇百鳥主，
爾竟不爲鳳皇之前致一言，
安用噪噪閑言語？

其他如秦中吟中議婚之閔貧女，傷宅之譏豪貴，……以及新樂府中海漫漫之戒求仙，兩朱閣之刺佛寺……都是要實現他的“諷諭”的計劃的，我們不能一一徵引。只就上列四段而言，已夠使我們明瞭這六十首詩的性質和風格了。這類作品的短處，在語氣太質直，乏蘊藉之致；而千篇一律的“卒章顯其志”的辦法，也易引起一部分讀者的不快。不過如秦吉了之通篇用隱喻來寫——以鳶喻強梁者，以燕雞喻弱者，以雕鷲鸞鶴喻素餐的在位者，以鳳皇喻國君——不能不算這類作品中之傑出者。作者或許以“秦吉了”自比罷？

“採詩官”之議雖未行，而“秦吉了”之效則已睹。白居易的諷諭詩是如此的明白曉暢（老嫗解詩的故事可證），同時又是如此的風行一時（買人求市的故事可證），所以這些作品之深入人心是可想而知的。我們現在論他的詩，也只就這一類來研討；其他如閒適詩便無關宏旨，而感傷雜律則更不必提起了。雖然有些批評家要指

斥他的諷諭詩爲淺薄無聊之作，然其在詩史上自成一派而佔有一個特殊的地位，是無容致疑的。

白 派
詩 人

當時與白居易抱同一主張，而努力於諷諭詩的創作者，實不在少數。元稹是其中最重要最著稱的一個，所以習慣上總是“元白”並稱，好像“王孟”“高岑”“韓孟”一樣。元稹以外，如張籍，如李紳，也都是元白的同派，甚至時代較早的元結顧况等也和他們走的一條路。現在依次分述於後。

元稹（西歷七七九——八三一年）字微之，河南人（今河南洛陽附近）。他是北魏昭成皇帝的後裔。生八歲，父死，他——

蒙駭孩稚，昧然無識，遺有清白，業無樵蘇。（告贈皇考皇妣文。）

在這時，靠着他的母親——

備極勞苦，躬親養育；截長補敗，以禦寒凍；質價市米，以給脯旦。（同上。）

他從艱難困苦中奮鬪出來，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列

第一，除右拾遺。那時他年歲還很輕。尋以忤中人貶江陵府士曹參軍，移通州司馬。八一九年，監軍崔潭峻以他的連昌宮詞進呈，帝大悅，召回爲祠部郎中，知制誥，俄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八二二年，與裴度一同拜相；因二人不能相容，不久便一同罷相。他出爲同州刺史，轉越州刺史。八二九年，回京爲尚書左丞。八三〇年，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次年七月卒於武昌。

他是白居易的最忠實的朋友，嘗自述兩人交誼說：始予與樂天同校祕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獨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白氏長慶集序。）

又說：

頃年城南醉歸，馬上遞唱十餘里不絕。長慶初，俱以制誥侍宿南郊齋宮，夜後偶吟數十篇。兩掖諸公泊翰林學士三十餘人驚起就聽，逮至卒吏莫不衆觀；羣公直至侍從行禮之時，不復聚寐，予與樂天吟哦竟亦不絕。（爲樂天自勸詩序。）

而他論詩的主張尤其與白居易吻合：

予友李公垂賦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爲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予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爲不忌之時焉。

(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序。)

論到過去的詩人時，與白居易同樣的尊杜而抑李：

至於子美，蓋所謂……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李尙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唐故工部員外杜君墓係銘序。)

所以，我們即使未讀元稹詩，也可大略推知他的詩的內容與風格是什麼樣子。但爲更明瞭計，我們要舉一點實例。

首先提出來討論的，應該是這三十一首：樂府古題十九首及新題樂府十二首。牠們完全是白居易“新樂府”一流的作品。那十九首是和劉猛及李餘的，我們舉

田家詞爲例：

姑舂婦擔去輸官，
輸官不足歸賣屋。
願官早勝，讎早覆！
農死有兒，牛有犢，
誓不遺官軍糧不足！

那十二首是和李紳的，我們舉上陽白髮人爲例：

天寶年中花鳥使，
撩花狎鳥含春思；
滿懷墨詔求嬪御，……
閨闈不得偷迴避；
良人願妾心死別，
小女呼爺血垂淚。
十中有一得更衣，
永配深宮作宮婢；
御馬南奔胡馬蹙，
宮女三千合宮棄；
宮門一閉不復開，
上陽花草青苔地！

這三十餘首以外，尚有不少的“古諷”“樂諷”“律諷”等。

我們再舉兩首看：

有鳥——有鳥——如鶴雀，
食蛇抱罍天恣惡，
行經水滸爲毒流，
羽拂酒盃爲死藥。
漢后忍渴天豈知？
驪姬墳地君甯覺？
嗚呼！爲有白色毛，
亦得乘軒謬稱鶴！（有鳥之三。）
開元之末姚宋死，
朝廷漸漸由妃子；
祿山宮中養作兒，
虢國門前鬧如市。
弄權宰相不記名，
依稀憶得楊與李；
廟謨顛倒四海搖，
五十年來作瘡痍。（連昌宮詞。）

從這些實例上，我們很可相信他是與白居易走一條路

的。

兩人的優劣，似不易斷定。蘇軾是瞧不起這一派的，故有“元輕白俗”之譏。然就這譏評言，却給我們一個暗示，使我們明白兩人的高下。白之俗是志在廣布，是有意爲之的，似乎不足爲大病。但元之輕却是不可救藥的不可諱飾的技術上的劣點。我們對於“輕”字，解作不鄭重，不深刻。元稹雖與白居易主張相同，然工作似不及白之努力（觀其諷詩的篇數較白爲少便是明證。）他的觀察既不能如白之深入，而表現又不能如白之淺出，故沈德潛以“纖”“澀”二字評之。但無論如何，他總是白的一位有力的助手。

我們因爲元稹在白派詩人中地位最高，故首先講他。事實上，他的輩分是最晚。現在我們要追溯上去，從比元白早生五十年以上的元結顧況講起。

元結（西歷七二三——七七二年）字次山，河南人（今河南洛陽附近）。少不羈，年十七始折節讀書。天寶十二載，擢進士第。國子司業蘇源明薦之，他上時議三篇，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

參謀，討賊有功。代宗立，授著作郎。尋拜道州刺史，政績很好，流亡歸者萬餘，進容管經略使。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他與當時的文人——除了他的饒中集裏的幾個作者外——很少來往。白居易生的一年便是他死的一年，元稹之生更在他死後七年，自然沒有友誼，即與同時的杜甫似也無甚關係。但是杜甫却很能賞識他及他的饒中集裏的幾個人。杜甫作同元使君春陵行，有序云：

覽道州元使君春陵行兼賊退示官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得矣。不意復見此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由此可知杜甫如何的欽佩他。他這兩首詩是七六三年做的。春陵行述亂離後百姓不能負擔賦稅的痛苦：

朝餐是草根，
暮食仍木皮。
出言氣欲絕，

意速行步遲。

追呼尙不忍，

况乃鞭撻之？

賊退示官作說賊來尙憐小民，官吏反不如賊：

城小賊不屠，

人負傷可憐。

是以陷隣境，

此州獨見全。

使臣將王命，

豈不如賊焉！

此外，他還做了二風詩十首，補樂府十首，系樂府十二首，以及閔荒詩，忝官引等等。所以，他雖生在盛唐，然與杜甫同屬七五五年以後的作風。技術雖較元白爲低，他們的主張却是相同的。

顧况（西歷七三〇？——八二〇年？）字逋翁，海鹽人（今浙江海鹽附近）。肅宗至德中，舉進士，爲韓滉節度判官。他性好談諧，雖王公之貴，與之交必被戲侮。初與柳渾李泌相友善，後渾輔政，以校書徵泌爲相，而以况爲著作郎。他頗悒悒不樂，求歸。李泌卒，人勸他有調

笑的話，貶饒州司戶參軍。晚年隱居茅山，自稱華陽真隱。他的詩存者不多，但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確是元白新樂府的同調。其中技術較佳的是第十一章困：

困生閩方，
閩吏得之，
乃絕其陽。
爲臧爲獲，
致金滿屋；
爲髡爲鉗，
如視草木。……
郎罷別困：
“吾悔生汝。……”
困別郎罷，
心摧血下：
“隔地絕天，
及至黃泉，
不得在郎罷前！”

“困”是子，“郎罷”爲父。應用方言來寫一種民間的痛苦，確是很難得的，可惜此外的詩未能稱是。

現在要述與元白同時的作家了。他們的朋友中，如唐衢，李餘，劉猛，李紳，張籍等，都是在“諷諭”一方面創作的。可惜的是唐衢，李餘和劉猛的詩完全亡佚了，我們無從研究。李紳詩雖還存幾卷，然元稹所賞識的新題樂府已不可復見，（現存詩中只有一二首如聞里謠效古歌之類有一點諷刺的意味，但技術既劣，數量又少，似不必鄭重討論）。所以，我們在此只提出張籍來研究一下。

張籍（西歷七六五？——八三〇年？）字文昌，東郡人（今河北濮陽附近）。也有說他是和州烏江人的，也有說他是蘇州吳縣人的，我們不易斷定。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授太常寺太祝。到了五十歲的時候，還是一個太祝。後來，轉國子助教，秘書郎。韓愈薦他為國子博士。他又做過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時人稱為張水部。晚年為國子司業，時人稱為張司業。他喜歡提攜後進，朱慶餘司空圖是其中最著稱的。

他的作風與杜甫白居易為近，有三點可以證明。第一，他很欽佩杜甫。雲仙雜記記一段故事：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第二，白居易很欽佩他，其讀張籍古樂府說：

張君何爲者？
業文三十春，
尤工樂府辭，
舉代少其倫。……
上可稗教化，
舒之濟萬民；
下可理性情，
卷之善一身。

第三，後代批評家亦以他與元白並論：

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歲寒堂詩話。）

但是，我們不如直接讀他的作品，更可給我們一個明白的證據。

白居易曾說他的學仙“可諷放佚君”，董公“可訶貪暴臣”，商女“可感悍婦仁”，勤齊“可勸薄夫敦。”後二篇

已亡佚。現在錄前二篇中幾句爲例：

藥成既服食，
 計日乘鸞鳳。
 虛空無靈應，
 終歲安所望？
 勤勞不能成，
 疑慮積心腸；
 虛羸生疾疹，
 壽命多天傷。
 身歿懼人見，
 夜埋山谷傍！（學仙。）
 公衣無文彩，
 公食少肥濃。……
 輕刑寬其政，
 薄賦弛租庸。（董公。）

這兩首在技術上都未成功，然而他確如白居易所說的“未嘗著空文”的。

其技術較高明的是下列幾首：憫農夫的如野老歌與山歌鹿等，譏權貴的如沙堤行與傷歌行等，刺用兵的

如寄衣曲與征婦怨等，以及攻擊社會上惡風俗的離婦與北邙行等等。然而諷刺最激烈的要算廢宅行：

胡馬崩騰滿阡陌，
 郡人避亂唯空宅。
 宅邊青桑垂宛宛，
 野蠶食葉還成繭。……
 亂後幾人還本土？
 唯有官家重作主！

表情最深婉的則推烏夜啼引：

少婦起訴夜啼烏，
 知是官家有赦書，
 下牀心喜不重寐，
 未明上堂賀舅姑。
 少婦語啼烏：
 “汝啼慎勿虛！
 借汝庭樹作高巢，
 年年不令傷爾雛！”

前一首說話的大膽，真可與杜甫“唐堯真自聖”句相並。後一首根據“烏夜啼則遇赦”的傳說來暗示少婦之夫之

冤枉，尤其懇摯動人。在白派詩人中，張籍的位置視元稹是無庸多讓的。雖然他與白居易的友誼或不如元與白之深而且久，然其詩的技術則或許還在元之上。

以上已把白派詩人大略敘完了。雖然他們詩集中除諷諭詩外還有許多其他題材的作品，但我們都略去不提了。一來因為要使讀者明瞭這派的情形，非將注意力集中於這一點上不可；二來因為別的題材的作品是無關宏旨的，甚或作者自己也沒有重視的。

章四終

章五 其他詩人

中 唐
詩 人

七五五年安史之亂以後，至唐亡尚有一個半世紀。這一個半世紀中，產生的詩人真不在少數。最重要的，當推上文所述的韓白兩派詩人。此外，還有幾位第二流的詩人，我們也不能一概抹煞的。在本章內擬分兩個部分去講：當八世紀末年的，稱為“中唐詩人”；當九世紀中年的，稱為“晚唐詩人。”

現在我們先研究中唐詩人。韓白兩派以外的中唐詩人還是很多，我們自然不能一一論列。其中地位較重要的。大約是這五個人：劉長卿，韋應物，劉禹錫，柳宗元及李賀。以下便依次敘述。

劉長卿（西歷七一〇？——七八〇年？）字文房，河間人（今河北河間附近）。他的生年不可知，但他是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年）的進士，故暫假定為七一〇年左

右生。至德（七五六——七年）中，爲監察御史，檢校祠部員外郎，出爲海鹽令。他“有吏幹而犯上”，故貶潘州南邑尉。後有人爲之辨白，遂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他是當時的一個知名的作家，以詩馳聲上元寶應間。相傳皇甫湜曾有“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爲老兵矣”的話，其爲人推重如此。時以“錢郎劉李”並稱，他似羞與爲伍，說：

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予齊稱耶？（范攄雲溪友議引。）

其自負又如此。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所列大歷十才子名單，以他爲領袖；除上述錢郎李三人外，又加皇甫冉，司空曙，韓翃，盧綸，李端及李益六人。恐怕他還是不承認罷？

在中唐時，除韓白直接出於杜甫外，似還有一個支派是受王維的影響的。韋應物柳宗元輩固然如此，即劉長卿亦是如此。王維作品以五言爲主，而長卿是被權德輿稱爲“五言長城”的。王維好佛，在輞川別業裏做隱士，而長卿也有個碧澗別墅，且常與“上人”來往——如送方外上人，送靈澈上人，招明契上人，送少微上人，寄

普門上人，和靈一上人，送道標上人，題靈祐上人，頌微上人，寄一上人等詩可證。風格近王維者如下列幾首：

隱隱見危閣，
隔河映青林，
水田秋雁下，
山寺夜鐘聲。
寂寞羣動息，
風泉清道心。(龍門雜詠。)
秋月照瀟湘，
月明聞蕩漿。
石橫晚瀨急，
水落寒沙廣，
衆嶺猿嘯重，
空江人語響。
清暉朝復暮，
如待扁舟賞。(浮不瀨。)

不過他與王維微有不同處。他比王維更注意修飾，而沒有王維那麼渾厚。如上引“新月”二句，及宿懷仁縣南湖的“千峯隨客船”等句，便不是王派嫡系的作風。（但此

詩首段“浮雲自來去，此意誰能傳”幾句，則完全是王派靜觀自然的意味。)他還特別長於五言律詩。我們舉兩首爲例：

一路經行處，
 莓苔見屐痕。
 白雲依靜渚，
 芳草閉閒門。
 過雨看松色，
 隨山到水源。
 溪花與禪意，
 相對亦忘言。(尋南溪常道士。)
 荒村帶晚照，
 落葉亂紛紛。
 古路無行客，
 空山獨見君。
 野橋經雨斷，
 澗水向田分。
 不爲憐同病，
 何人到白雲？(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

訪。)

集中五律最多，幾在二百首以上，可見作者用力所在。所以有些批評家便說“五言長城”乃是指五言近體而言，却也不是虛語。

韋應物（西歷七三五？——八三〇年？）字未詳，京兆長安人（今陝西長安附近）。他的生年也不易斷定。傳說他少年時以三衛郎事明皇。明皇於七五五年去位，則他之生當不能在七三五年以後。（韋氏本爲大姓，二十歲爲郎是很可能的。）晚年折節讀書，至七六五年授京兆功曹，遷洛陽丞。七七九年，自鄂令制除櫟陽令，以疾辭不就。七八二年，拜比部員外郎，尋出爲滁州刺史。好久，又調江州；追赴闕，改左司郎中。最後做蘇州刺史。其卒年不易確定，據疑年錄續錄引宋沈明遠所作傳，在太和（八二七——八三五年）中，年九十餘。

關於他的詩，我們要指出三點來討論。第一，我們應該知道他是長於五言詩的。他的五言古體與劉長卿的五言近體，是中唐時的二絕。我們隨便舉兩首爲例：

悽悽去親愛，

泛泛入烟霧；
 歸棹洛陽人，
 殘鐘廣陵樹。
 今朝此爲別，
 何處還相遇？
 世事波上舟，
 沿洄安得住？（初發揚子寄元校書。）
 今朝郡齋冷，
 忽念山中客：
 澗底東荆薪，
 歸來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
 遠慰風雨夕；
 落葉滿空山，
 何處尋行跡？（寄全椒山中道士。）

集中無論就量或質言，都推五言爲第一，從前的批評家，也都注意在這一方面。所以白居易有“韋蘇州五言高雅閒淡，自成一家”的話，蘇軾再三稱頌“韋郎五字詩”，而葛立方也說“韋應物……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

徑之外”。第二，他的作風，於古人中與陶潛爲近，於唐人則近王維。他自己說“慕陶真可庶”，說“嘗愛陶彭澤”，而集中擬陶之作尤多。我們錄一段如下：

始自玩芳物，
行當念徂春；
聊舒遠世蹤，
坐望還山雲。
且遂一歡笑，
焉知賤與貧？（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而喜歡用“靜”字則完全是王維的影響，如：

水性自爲靜，
石中本無聲。（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
歛來客河洛，
日與靜者論。（送李十四山東遊。）
方耽靜中趣，
自與塵事遠。（神靜師院。）
繚繞西南隅，
鳥聲轉幽靜。（澄秀上座院。）

至於他與陶王兩人微有不同之處，則歲寒堂詩話與四

庫提要所說的是不錯的。第三，他喜歡擬古。除擬陶潛外，還擬無名氏古詩：

有客天一方，
寄我孤桐琴。……
弦以明直道，
漆以固交深。（擬古。）

又擬謝朓：

崖傾景方晦，
谷轉川如掌。
綠林含蕭條，
飛閣起弘敞。（藍嶺精舍。）

他不長於七言，有時却要擬鮑照的行路難：

豈不見：古來三人俱弟兄，
結茅深山讀仙經。
上有青冥倚天之絕壁，
下有颼颼萬壑之松聲。（學仙吟。）

七五五年的漁陽鞞鼓，似乎沒有驚破他的懷古幽情。在中唐時，他可算個復古派。

劉禹錫(西歷七七二——八四二年)字夢得，彭城人(今江蘇銅山附近)。貞元九年(七九三年)，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後從事淮南幕府，又入爲監察御史。貞元末(八〇四年?)王叔文用事，尤荷知獎；引入禁中，言無不從。是時他做屯田員外郎，又擢度支員外郎。叔文敗，他坐貶連州刺史；未至，又改朗州司馬。朗州接近夜郎諸夷，風俗甚陋，他落魄不自聊。居十年，召還，將置之郎署，以詩涉譏忿，復出爲播州刺史，改連州，又徙夔州和州。太和二年(八二八年)徵入爲主客郎中，又以作詩不慎，出分司東都。裴度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後徙汝州同州，遷太子賓客分司。會昌時(八四一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卒贈戶部尚書，年七十一。

他也是以“善五言詩”著稱當時的。集中作品，以五言與七言較，則五言佔三分之二；以古體與近體較，則近體佔四分之三。就這一點看，他似與劉長卿爲近。我們現在舉幾首爲例：

秋次池上館，
林塘照南榮，

塵衣紛未解，
幽思浩已盈。(秋晚題湖城驛池上亭。)
水平苗漠漠，
烟火生墟落，
黃犬往復還，
赤雞鳴且啄。(插田歌。)
家山見初月，
林壑悄無塵。
幽境此何夕？

清光如爲人。(平泉潭上喜見初月。)

然而劉禹錫在詩史上佔地位，却不僅爲了一般人所稱誦的五言詩。當他遠竄南荒之時，他的作品中便滲入了不少的“武陵夷俚”的體裁與題材。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今錄他改民歌作成的竹枝詞二首，以見一斑：

楊柳青青江水平，
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晴還有晴。(竹枝詞二首之一。)
山桃紅花滿上頭。

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紅易衰似郎意，

水流無限似儂愁。(竹枝詞九首之二。)

竹枝詞便是一種新的體裁，詩亦充滿了新的情趣。此外如蠻子歌，武陵觀火詩，競渡曲，採菱行等詩，則完全以土風作題材。這都爲唐代詩人所不常有的。

柳宗元(西歷七七三——八一九年)字子厚，河東人(今山西永濟附近)。貞元初(七九五年?)登進士第，中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十九年(八〇三年)，爲監察御史裏行。順宗卽位(八〇五年)，王叔文章執誼用事，很看重他，引入計事，擢禮部員外郎。及叔文敗，他貶爲邵州刺史，半路上又改貶永州司馬。這個遭遇與劉禹錫是相同的。元和十年(八一五年)，移柳州刺史。他放浪山水間，以詩文自娛。江嶺間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之遊。在柳州時，頗有政聲；年四十七，卒於官；柳人頗懷念他，建廟事之如神。

他的詩中有不少的四言詩，如皇武，方城，貞符，畎民等，都是模仿詩經的，沒有什麼價值。還有雜言的唐

饒歌十二篇，也是歌功頌德，毫無文學的意義。我們撇開了這些，來看他的五七言的古近體，其中却有不少的佳作。就大體論，作風也近王維。集中五言古體最多，幾佔全體三之一。他的五古大都是描寫自然的美（正如王派一樣）。我們舉幾段為例：

道人庭宇靜，
苔色連深竹；
日出霧露餘，
青松如膏沐。（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鶴鳴楚山靜，
露白秋江曉；
連袂渡危橋，
縈迴出林杪。（與崔策登西山。）

我們要注意兩首裏都有“靜”字，（此外如“嘯歌靜炎燠”之類還不少）。但他似比王維更清更峭，江雪一絕可證：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還有一點，我們也要附帶提一提。他與劉禹錫同樣的爲王叔文事遠貶南方，所以作品中也頗有以異鄉風物作吟咏的資料的。例如：

山腹雨晴添象跡；
潭心日暖長蛟涎；
射工巧伺遊人影；
鷓母偏驚旅客船。（嶺南江行。）
青竊裏鹽歸峒客；
綠荷包飯趁墟人；
鵝毛禦臘縫山罽；
雞骨占年拜水神。（柳州峒氓。）

不過他喜歡掉書袋，（如“射工”出於博物志，“雞卜”出於漢郊祀志之類），不能如劉禹錫之盡量吸收民歌與土語。

李賀（西歷七九〇——八一六年）字長吉，是唐室的支裔，籍貫未詳。他七歲便能辭章。韓愈皇甫湜等起初聽了還不相信，親到他家中，他拿起筆來便成一首詩，名曰高軒過。二人大驚，於是名重一時。此說確否不

可知，但他生有夙慧則是事實，觀年僅十餘歲，已與李益齊名可知。元和初（八〇八年？）應進士舉入京。他的父親名晉肅，元稹等便倡嫌名之說，以爲“晉”“進”同音，他不該考進士。韓愈爲之辯護，終於失敗。後官奉禮郎，協律郎等職，卒年僅二十七，（一說二十四，誤）。

他作詩的情形是很特殊的。相傳他每晨必騎弱馬出去，命小奚奴背古錦囊從之。如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日暮歸家，方分別足成篇章；並非如一般人那樣先有題目，然後作詩。這種生活，非大醉或有喪弔，不間斷的。其母鄭夫人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便又憐又恨的說道：

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

這種“嘔心”的傳說，與賈島“推敲”的故事，孟郊“詩囚”的混號，其風趣是很相近的。同時，韓愈也很賞識他，故一般批評家常列他入韓派詩人中。這却是個錯誤的觀察。正如張籍一樣，雖爲韓愈的至友，且當時有“韓張”之稱，然其“篇篇無空文”的“樂府辭”實與元白同其旨趣。李賀呢，其作品大都可以當得起個“艷”字，而這個字便非韓派所能包括。我們先看這一首：

西施曉夢消帳寒，
香鬢墮髻半沉檀；
轆轤啞啞轉鳴玉，
驚起芙蓉睡新足。
雙鬢開鏡秋水光，
解鬢臨鏡立象床；
一編香絲雲撒地，
玉釵落處無聲膩；
纖手却盤老鴟色，
翠滑寶釵簪不得。
春風爛熳惱嬌慵，
十八鬢多無氣力；
妝成髮髻欹不斜，
雲裾數步踏雁沙。
背人不語向何處？

下塔自折櫻桃花。（美人梳頭歌。）

這種詩在中唐時是獨創一格的，與韓白章劉都無牽涉。不過他的“艷”不是“香艷”，而是“幽艷”或“古艷”，甚且是“怪艷。”例如：

台前鬪玉作蛟龍，
綠粉掃天愁露溼。……
芙蓉凝紅得秋色，
蘭臉別春啼脈脈。(梁台古愁。)
一聲似向天上來，
月下美人望鄉哭。……
寒碁能擣百尺練，
粉淚凝珠滴紅線。(龍夜吟。)

這類作品並不能提高作者在詩史上的地位。“古血”“愁紅”之辭，“石破天驚逗秋雨”“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誠然是新奇可喜，但他的作品就全體看來，却是太不渾成了，太不俊逸了，而且常常還要有晦澀和堆砌的毛病，所以終於不能算第一流的作家

以上，我們已將中唐次要的詩人——劉長卿，韋應物，劉禹錫，柳宗元，李賀等五人——大略論述過了。綜合說來，前四人的作風近於前期的王維一派，而李賀則導晚唐溫(庭筠)李(商隱)等人的先路的。

晚 唐
詩 人

晚唐數十年中，也頗產生不少的詩人。有的繼承韓愈一派的，如李洞方干等；有的繼承白居易一派的，如聶夷中鄭嵎等。此外如三羅（隱，虬，鄴），則接近白派；皮（白休）陸（龜蒙），則接近韓派。這些，這些，我們却沒有餘暇去詳述了。現在只挑出較重要的三個人來講一講：杜牧，李商隱與溫庭筠。

杜牧（西歷八〇三——八五二年）字牧之，京兆萬年人（今陝西長安附近）。年二十六歲，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為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為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尋擢監察御史，移病分司東都，以弟顥病棄官。後復為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不久，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出為黃池，陸三州刺史。晚年，入為司勳員外郎，兼史職，尋改吏部。後又乞為湖州刺史，踰年拜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卒年五十。

他的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豪邁的詩。他的性質本來剛直有奇節，善論古今成敗。他的從兄更歷將相，而

他則困躓不自遇，故頗快快不平，借詩篇來發洩牢落之氣。我們舉兩個例子：

長空澹澹孤鳥沒，
 萬古銷沉向此中！
 看取漢家何事業，
五陵無樹起秋風！（樂遊原。）
 寒燈思舊事；
 斷雁警愁眠；
 遠夢歸侵曉；
 家書到隔年。（旅宿。）

這裏一是弔古，一是自傷，都極沉痛。他還有一方面，是香艷的詩。例如：

玉質隨月滿，
 艷態逐春舒，
 絳唇漸輕巧，
 雲步轉虛徐。（張好好詩。）
 娉娉嫋嫋十三餘，
 荳蔻梢頭二月初。
 春風十里揚州路，

卷上珠簾總不如。(贈別。)

此類詩很多，不及多舉。相傳詩人喻鳧以詩謁他，他不理。喻鳧說：

吾詩無綺羅鉛粉，宜其不售也！

這句說便指他的香艷一方面的作品。無論內容是香艷抑是豪邁，形式上却都是以七絕爲最成功。除上引樂遊原及贈別二絕外，我們再舉兩首：

烟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泊秦淮。)
青山隱隱水迢迢，
秋盡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教吹簫？(寄揚州韓綽判官。)

這些都是膾炙人口的。託興幽微，辭句華秀，誠足上配王李而無愧。

李商隱(西歷八一三——八五八年)字義山，懷州

河內人(今河南沁陽附近)。年十六，能作聖論才論，爲時賢所重。翌年，以白衣參令狐楚幕於太原。屢應舉，不取；至開成二年(八三七年)以令狐綯的獎舉，始擢進士第。次年，試宏詞，不中選；赴涇原王茂元幕，娶其女。令狐與王氏素不相能，因此便不喜歡商隱。及釋褐，爲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宏農尉。會昌二年(八四二年)，以書判拔萃，重入祕書省，不久卽遭母喪。大中元年(八四七年)，鄭亞廉察桂州，請掌書記。三年，還京，選爲藍屋尉；京兆尹奏署掾曹，令典奏章。四年，盧宏正鎮徐州，奏爲判官。六年，入朝以文章干樞，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爲東川節度使，辟爲書記，檢校工部郎中，又改判官。十一年，返京；翌年卒，才四十六歲。

關於他的詩，我們要指出兩點：一是精麗，一是晦澀。我們先舉一點“精麗”的例子：

鼙鼓沉沉虬水咽，
秦絲不上蠻弦絕。
嫦娥衣薄不禁寒，
蟾蜍夜艷秋河月。
碧城冷落空濛烟，

簾輕幙重金鉤欄，
靈香不下兩皇子，
孤星直上相風竿。(河內詩。)
相見時難別亦難，
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
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
青鳥殷勤爲探看。(無題。)

我們所謂“精麗”，即石林詩話所謂“精密華麗”：

唐人學老杜，惟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

批評家說他學杜甫者很多，王安石賀裳等都如此說。他集中也有明白擬杜之作，如蜀中離席之類。其“華麗”則另有一個來源——李賀。集中亦多擬賀之作，如“長長漢殿眉”等篇。但因作者刻意求工之故，便現出“晦澀”的缺點來了。他的詩的晦澀，大半由於隸事太多，如：

玄武湖中玉漏催，
鷄鳴埭口繡襦迴。
 誰言瓊樹朝朝見？
 不及金蓮步步開。
 敵國軍營漂木檣，
 前朝神廟鎖烟煤。
 滿宮學士皆顏色，

江令當前只費才。(南朝。)

這裏首句用宋文帝事，次句用齊武帝事，四句用齊東昏侯事，餘均用陳後主事。這樣一句包含一個典故，簡直不成詩。而最令千古讀者索解無從的，則推錦瑟一篇：

錦瑟無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胡蝶，
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此詩從黃庭堅劉貢父起，直到近人孟森蘇梅，解者紛紛，終無是處。南朝用典尚可尋繹，錦瑟命意竟不能知，所以元好問有“只恨無人作鄭箋”之嘆，而王士禛也說“一篇錦瑟解人難。”然而他的精麗的詞句是富於誘惑性的，晦澀的詩篇也易使人感到神祕性，所以他的詩倒也風行一時——尤其在宋初。那時楊億錢惟演們所謂“西崑體”，即完全學商隱的，引得優人也以“掃摻”爲譏。

溫庭筠（西歷八二〇？——八七〇年？）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今山西陽曲附近）。他是宰相溫彥博的裔孫。少敏悟，才思艷麗，韻格清拔，工爲辭章小賦。當時與李商隱齊名，稱“溫李”。然薄於行，無檢幅；喜作側辭艷曲，與貴胄令狐瀉裴誠等蒲飲狎昵。數舉進士，不第。他的文思頗速，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成，時人號爲“溫八叉”。自己雖不第，却常替人代作文。大中末（八五九年？）試有司，廉視尤謹，他不高興，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者無可如何。徐商鎮襄陽，署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後商知政事，要提拔他；適商罷相，楊收貶他做方城尉。後又遷隋縣尉，卒。花間

集稱他爲助教，不知在何年任此職。相傳宣宗愛唱菩薩蠻，丞相令狐綯請他代作以進，戒令無泄，而他却不能守祕密，故令狐綯很不喜歡他。此說不知確否，然他終身落魄却是事實。

他雖與李商隱齊名，但作風却不甚近。李有類杜處，而溫則完全與杜無關。若要找個與“溫”相近的“李”，那應該是李賀而不是商隱。我們現在隨便舉一點風格近李賀的例子：

長釵墜髮雙蜻蜓，
碧盡山斜開畫屏。……
鸞咽妊唱圓無節，
眉斂湘烟袖迴雪。(夜宴謠。)
玉妃喚月歸海宮，
月色澹白涵春空，
銀河欲轉星壓壓，
碧浪疊山埋早紅。(曉仙謠。)
簷柳初黃燕新乳，
曉碧芊綿過微雨，
樹色深含台榭情，

鸞聲巧作烟花主。(醉歌。)

他與李賀同樣的多麗句，而這種麗句的來源亦相同：一是古樂府，一是齊梁詩。李賀集中多樂府舊題（如神弦歌之類），溫庭筠亦然；溫庭筠之效齊梁體則在題目上已注明（如春曉曲，邊笳曲，俠客行等題下均有注），李賀亦然。不過他們也有相異處。李賀多怪句，溫庭筠則較平易（雖然也偶有不易解處如郭處士擊甌歌之類）；李的艷麗是普遍的，而溫則麗句多在古體中，近體風格又不同。我們再舉一點近體的例：

波上馬嘶看櫂去，
柳邊人歇待船歸。(利州晚渡。)
出寺馬嘶秋色裏，
向陵鴉亂夕陽中。(開聖寺。)
樹凋窗有日，
池滿水無聲。(早秋山居。)
鷄聲茅店月，
人跡板橋霜。(商山早行。)

這些都很清疏可誦，爲李賀所沒有的。

以上我們把晚唐的三位重要詩人論述過了。這是中代詩史上最後的一幕。自此以後，狹義的詩便沒有光榮時期了，（雖然有人很推崇宋以後的詩），同時另一種體裁“詞”却正在發揚滋長中。中晚唐的詩人常兼作詞，而溫庭筠尤其著稱。關於這新體裁的起源和演進，近代詩史裏將有詳細的論述。

卷二終

